羊 泉 村

人　　物

国王堂费南多

王后堂娜伊萨倍尔

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堂曼里克　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队长

劳伦夏　埃斯特万的女儿

弗隆多索　红头发胡安的儿子

帕斯库阿拉　农村姑娘

哈辛塔　农村姑娘

奥图尼奥　骑士团队长的家仆

弗洛雷斯　骑士团队长的家仆

埃斯特万　羊泉村村长

阿隆索　羊泉村村长

红头发胡安　农民

门戈　农民

巴里尔多　农民

莱昂内洛　大学生

辛布拉诺斯　兵士

法官一人

男孩一人

参议员甲、乙　雷尔城参议会参议员

参议员丙、丁　羊泉村参议会参议员

农夫和农妇

兵士数人

乐师数人

侍从

地　　点

羊泉村和其他地方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阿尔马格罗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府邸。

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弗洛雷斯，奥图尼奥。

队长

我已经来到本城，

团长是否知晓？

弗洛雷斯

他已经知晓。

奥图尼奥

年纪轻轻，

架子倒不小。

队长

他是否知晓

我是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弗洛雷斯

他是个初生犊儿，不怕虎。

队长

他也许不知道我的名姓。

对于我这堂堂骑士团队长的头衔，
难道就不给些许尊敬？

奥图尼奥

有人还称赞他彬彬有礼，
这简直是多余。

队长

他不会得到人们的爱戴。
礼貌是开启
好感的钥匙；
愚蠢的傲慢是开启
敌意的钥匙。

奥图尼奥

他若真是个不懂礼貌的人，
惹得人人讨厌，
不等他自杀，
人们就把他碎尸万段。

弗洛雷斯

这样傲慢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太不象话，也太过分！
若是出于地位平等的人，
这可以说是礼貌不周；
偏偏地位不同，
这就真是目中无人。
现在他绝不会待您客气，
因为他还是个不会笼络人心的
乳臭未干的孩童。

队长

自从他腰间

佩上宝剑那天，

自从他把卡拉特拉瓦十字章

佩戴胸前那天，

他就该学学礼貌。

弗洛雷斯

他是否谦恭有礼，

您立刻就会知道。

奥图尼奥

您若不信，

就等着瞧。

队长

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及其侍从上。

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请您千万原谅，

我刚刚听说

您驾临本城。

队长

您是卡拉特拉瓦的团长，

我是您部下的队长，
我有充分理由
把您抱怨；
我应该为您效力，
不该受到藐视和冷淡。

团长

完全不是这样，费尔南，
您驾到，
我万分欢迎，
请允许我把您热烈拥抱。

队长

这个荣誉是我应得，
因为在那么多的困难中，
我为您舍生忘死，
直到教皇出来，
庇护您年幼。

团长

这是真的，
神圣的十字章
佩到咱们俩胸前的时候，
我曾宣誓要尊敬您，
跟尊敬我的生父一样。

队长

如此说来，
现在我就对您满意。

团长

那儿的战况怎样？

队长

请您倾听，

听明白您应负的责任。

团长

您说吧，

我洗耳恭听。

队长

骑士团团长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您那赫赫有名的父亲，

凭借自己的功劳，

享受着崇高的地位，

崇高的荣誉，

八年以前，

令尊把统帅卡拉特拉瓦的权力

交您掌管；

后来予以追认，

国王们和队长们，

都立誓赞同。

最神圣的教皇庇护二世，

以及后继的保罗，

也颁发这样的圣谕：

任命您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堂胡安·帕切科当副手。

现在堂胡安已经归天，

您虽然年轻，

但已独揽统帅大权。
您看，在这个事件中，
站到您亲戚那边，
这是您的荣誉。
因为卡斯提尔国王——
亨利四世驾崩时候，
他们认为葡萄牙王阿尔丰索，
由于他的王后，
可以继承卡斯提尔的王位，
就应该对他效忠；
虽然亚拉冈亲王堂费南多，
由于伊萨倍尔，
也作这个打算；
但是您的亲戚们
认为他显然没有这种权利；
因此，到最后，
在您表兄权力监护之下的胡安娜，
毫无疑问会得到继承权。
由于这个原因，
我来向您劝告：
快把卡拉特拉瓦的骑士，
召集到阿尔马格罗城来，
一举攻取雷尔城，
（那个安达卢西亚和卡斯提尔之间的要隘）
坐观双方的成败。
这个行动无需大军，

因为守城的只是当地居民，
以及几个士绅，
他们支持伊萨倍尔，
还向费南多称王。
罗德里戈，
您虽然还是个孩童，
现在也该吓唬一下
那些说您肩膀软弱，
负不起这个十字章的人。
请看您那光辉的祖先——
乌鲁埃尼雅的伯爵们，
正在从坟墓里
向您显示他们挣得的桂冠；
还有比列纳的侯爵们，
以及其他军人，
荣誉的翅膀，
几乎不能载他们飞翔。
拔出您这把白剑，
让它在战斗中，
变得和您的十字章
一样血红。
您胸前戴着红色的十字章，
腰间却佩着一把白色的宝剑，
您就不配叫作
红十字骑士团团长。
一个在腰间，

一个在前胸，
两者都必须血红；
您若作到这种地步，
至尊的希隆，
就会给您祖先不朽的太庙，
添上更大的光荣。

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
我向您保证，
我一定这样作；
因为我看到，
在这场战争中，
我和我的亲族
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如果您认为，
攻取雷尔城
十分要紧，
我就一定以雷霆万钧之力，
摧毁这个坚固的城堡。
不要让自己人和外人
都认为我年纪太小，
由于我的叔父已经去世，
我的斗志也云散烟消。
我要拔出我的白剑，
让它染满鲜红的血，
和卡拉特拉瓦十字章的颜色比美。

您现在哪儿驻扎？
有没有带着兵卒？

队长

很少几个，
但都是我的家仆，
如果让他们为您效力，
打起仗来真象雄狮。
我的羊泉村里
尽是驯顺的人，
简直找不到一个战士，
他们只会牧羊种地，
不识军旅。

团长

您就驻扎那个地方？

队长

就在那个地方。
如今混乱时代，
只好找几间屋子
暂时呆一呆。
您的臣民都编入名册，
一有号召，
都能投入战斗。

团长

我今天就备好战马，
整顿兵械盔甲。

（同下）

第　三　场

羊泉村广场。

劳伦夏，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他可永远别回来啦！

帕斯库阿拉

我相信，

只要一谈到他，

你心里就十分愁闷。

劳伦夏

祈祷上天，

我永远别在羊泉村

再把他看见。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我见过一个女人，

也这么聪慧，

这么大胆；

可是她的心

象油脂一样柔软。

劳伦夏

难道我的心

跟枯干的橡树一般？

帕斯库阿拉

得啦，谁也不会说：

这种水我不喝。

劳伦夏

虽然人们把我议论纷纷，

我还一定这样说。

要我去爱费尔南，

给他当老婆，

会有什么好结果？

帕斯库阿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劳伦夏

村子里有多少姑娘，

相信了这位队长，

结果都遭了殃。

帕斯库阿拉

我看，

你能逃出他的掌心，

这个事儿真太惊人。

劳伦夏

你算是没看准，

他已经追求了我一个月，

完全是白费。

弗洛雷斯那个皮条匠，

奥图尼奥那个狐狸精，

他们给我看一条项链，

一把梳子和一件紧身衣；
他们对我说起，
他们的老爷费尔南如何如何，
信口开河，想吓倒我，
可是他们费尽牛劲，
也休想打动我的心。

帕斯库阿拉

他们在哪儿对你说的？

劳伦夏

就在那儿，
那条小溪岸边，
六天以前。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我怀疑，
他们已经欺骗了你。

劳伦夏

欺骗了我？

帕斯库阿拉

不是你，
而是神父。

劳伦夏

我虽然还是个年轻姑娘，
对待这位大老爷可十分倔强。
告诉你吧，帕斯库阿拉：
我喜欢在黎明时分，

取一小块火腿，
放在火上烤一烤，
跟我亲手做的
刚出炉的面包，
夹在一起吃个饱；
然后不让妈妈知晓，
从酒坛里倒一杯，
品品味道。
我更喜欢在中午时候，
看着牛肉在甘蓝菜中间，
发出协调的响声，
在锅里缩成千百个小卷。
如果一路上
走得又累又饿，
我就吃个炒鲜茄，
搁点儿肥腊肉。
下午过去，
做晚饭的时候，
就吃一串我自己种的葡萄，
上帝保佑，
没有雹子打伤葡萄。
晚饭吃的是生菜，
加点儿香油和辣椒拌一拌；
然后心满意足上了床，
好好祷告一番，
把“邪恶的诱惑”避免。

这些流氓说的那套，
什么爱情，什么熬煎，
全是鬼话连篇。
他们只惦着一件事：
就是怎样折磨我们。
天黑睡觉时候欢欢喜喜，
天亮醒来把我们厌弃。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你言之有理，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时候，
比麻雀这样的坏东西
还忘恩负义。
冬天严酷的寒冷，
把田野全部冻硬。
它们上了房顶，
一声声叫唤：
“叔叔，叔叔！”
一直叫到讨得了
桌上掉下的面包屑。
但是寒冬刚过，
春暖花开，
它们就把一切恩义忘怀，
在房顶上跳来跳去，
不再叫喊“叔叔”，
却叫“吝啬鬼，吝啬鬼！”
男人就是这样：

他们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命根子，
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心肝；
他们的欲火一灭，
便叫我们吝啬鬼。
好听的话没有了，
只剩下难听的辱骂。

劳伦夏

你谁都别信。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门戈，巴里尔多，弗隆多索上。

弗隆多索

巴里尔多，
你在这场争论里边，
未免过分固执己见。

巴里尔多

现在至少总有一个人，
能够判定我们谁是谁非。

门戈

那么在逢到这人之前，

我们得先讲定：

倘若结果是我胜利，

你们都得给我彩头，

作为这场争论的奖赏。

巴里尔多

我们完全同意，

可是如果你输了，

你给什么东西？

门戈

我就拿出黄杨木的三弦琴，

它的价值抵得上一个谷仓，

所以我把它十分看重。

巴里尔多

我完全同意。

弗隆多索

那么我们逢到啦。

美丽的小姐们，

上帝保佑你们。

劳伦夏

弗隆多索，

你怎么把我们叫做美丽的小姐？

弗隆多索

我喜欢这样说话：

看见学士，叫成硕士；

看见瞎子，叫做独眼；
看见独眼，叫做斜眼；
看见瘸子，说他老迈；
对于一个粗心大意的人，
说他老好人；
对于一个无知的人，
说他是聪明人；
坏骑士算有军人气概；
大嘴算是有生气；
小眼，那就有神；
爱打官司的人，是勤奋；
好管闲事的人，有礼貌；
唠叨不休的人，有学问；
傲慢不逊的人，有勇气；
怯懦的人，是小心；
鲁莽的人，是豪爽；
把唠叨的人叫做伙伴；
说疯子是心平气和；
说怨气冲天的人是严肃认真；
说秃顶是德高望重；
说愚昧无知的人是独具才华；
说脚大的人是基础良好；
说酒鬼是头脑清楚；
说高傲的人，谦逊；
说有恒的人，固执；
说驼背的人，能负重。

我就是仿照这个样子，
把你们叫做小姐。
这样的例证，
真是多不胜举。

劳伦夏

在城市里，弗隆多索，
人们用这种方式称呼，
是为了礼貌；
可是我相信，
他们另有一套
十分粗俗刻薄的词汇，
用来说没有礼貌的话。

弗隆多索

我倒愿意听你说说。

劳伦夏

一切恰好与此相反：
严肃的人，说是讨厌鬼；
坦率的人，说是厚颜无耻；
性情恬静的人，说是抑郁寡欢；
要求严格的人，说他十分讨厌；
提出忠告的人，说他刚愎固执；
慷慨大方的人，说他脑筋简单；
公平正直的人，说他冷酷残忍；
心地慈祥的人，说他软弱无能；
意志坚强的人，说他脑筋迟钝；
彬彬有礼的人，说他谄媚奉承；

恻隐同情的人，说他假冒为善；
虔诚的基督教徒，说他有所图谋；
真正的功绩，说成是运气；
确实的真情说成是虚假；
忍耐说成了懦弱；
把不幸的人说成是犯罪；
把忠贞的女人说成是傻瓜；
谈到美丽和美德，说是坏事；
谈到光荣……
这就够啦，
足够作为回答。

门戈

我看，你真是个傻丫头。

巴里尔多

而且真会开玩笑。

门戈

神甫给你行洗礼的时候，
手里准是握着一把盐。

劳伦夏

能不能让我知道，
你们争论的是什么。

弗隆多索

你就听听吧。

劳伦夏

说啊。

弗隆多索

劳伦夏，你听了，

你就得帮助我。

劳伦夏

我一定帮助你，

从现在起，

为你效力。

弗隆多索

我信任你的判断。

劳伦夏

你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

弗隆多索

我和巴里尔多

反对门戈。

劳伦夏

门戈怎么说？

巴里尔多

有件东西，

本来毫无疑问，理所当然，

可是他偏否定。

门戈

我还是要否定，

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

劳伦夏

他说什么来着？

巴里尔多

他说爱情这东西是没有的。

劳伦夏

　　这话有点儿过分。

巴里尔多

　　这不只是过分，而且是胡说。
　　倘若没有爱情，
　　那就没有世界。

门戈

　　我不会讲哲理，
　　我一个字也不识。
　　那么请听！
　　一切元素，
　　因为永远互不协调，
　　我们才能从这里面，
　　得到身体需要的营养，
　　愤怒和忧郁，粘液和血液；
　　很明显，就是这样。

巴里尔多

　　门戈，
　　这个世界，
　　无论什么地方，
　　一切都在和谐之中，
　　和谐就是纯粹的爱情，
　　因为爱情就是协调。

门戈

　　讲到自然的爱情，
　　请你注意，

我不否认它的价值。
这种爱情是存在的，
它统治着一切事物；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
这种爱情彼此之间的协调。
我从来没有否认，
每个人都有
和他本人气质相符的爱情，
保存在他的身体里面。
我的手，
有人要打我的时候，
会伸出来保护我的脸；
我的脚，
也会使我避开遭到的危险；
眼睛遇到什么损伤，
眼皮就会立刻合上。
自然的爱情就是这样。

帕斯库阿拉

那么你用什么
让我们不受骗？

门戈

那就是：
除了自己，
谁都不爱。

帕斯库阿拉

请原谅，门戈，

你在撒谎；
牲畜也渴求异性。
难道男人追女人，
能算空话？

门戈

这叫做
自私之情，不是爱。
到底什么是爱情？

劳伦夏

爱情
是对于美丽的追求。

门戈

那么，为什么
爱情要追求美丽？

劳伦夏

为了享受。

门戈

我相信你这句话。
那么这样寻欢作乐，
不是为了自己？

劳伦夏

是这样。

门戈

为了爱自己，
然后就去寻找
使自己满足的东西？

劳伦夏

对了。

门戈

那么，归根结柢，

除了我说的那种爱情，

就没有别的爱情；

为了我自己的享受，

我才追求，

让我得到我追求的一切东西。

巴里尔多

本村的神甫，

有一天布道时说起，

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

教给我们怎样恋爱：

只爱灵魂，

只爱人品。

帕斯库阿拉

你讲的这个题目，

也许是从学院里、学校里

那些博学之士的头脑里

提炼出来的。

劳伦夏

你说得对，

你也别自找麻烦

去说服你的对手了。

门戈，你应该感谢上天，

感谢它没使你有爱情。

门戈

那么，你爱吗？

劳伦夏

当然爱啦。

弗隆多索

上帝要用嫉妒来折磨你。

巴里尔多

这到底是谁输谁赢？

帕斯库阿拉

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问教堂执事，

因为他或者神甫

能让你心满意足。

劳伦夏无所偏袒，

我又缺乏经验，

怎么能下判断？

弗隆多索

干吗这样瞧不起人？！

第　五　场

人物同前；弗洛雷斯上。

弗洛雷斯

上帝保佑良民！

帕斯库阿拉

骑士团队长的家仆来了。

劳伦夏

凶恶的老鹰！

你从哪儿来？老总！

弗洛雷斯

你没看见我这全副武装？

劳伦夏

堂费尔南是否也回来了？

弗洛雷斯

我们虽然损失了鲜血和弟兄，

这场战争终究打赢。

弗隆多索

把经过的情形给我们说说吧。

弗洛雷斯

是我亲眼看见，

谁能说得象我这般？

为了出兵攻打

号称雷尔的这座名城，

英名的骑士团团长，

从他的英勇的部下

调集了两千出色的步兵，

三百有职衔和没有职衔的

骁勇善战的骑士；

因为凡是胸佩红十字章的人

都有圣职在身，

他们心里很明白，
这场战争比打摩尔人还要紧。
英武的年轻团长出发的时候，
穿着一件绿色战袍，
浑身镶满了金绣，
只能从敞开的袖口
看见臂铠上
那六枚金钮扣。
他骑着一匹骏马，
银灰色的毛片发亮，
饮的是贝蒂斯河的清水，
吃的是沿岸茂盛的芳草；
披的是麋皮做的马被，
马鬃编成白色的花结，
仿佛片片雪花，
落在细心梳理的
洁白毛片之上。
他身旁就是我们的上司——
费尔南·戈麦斯，
他骑的是
一匹矫健的黄骠马，
乌黑的鬃毛，白嘴巴。
他穿着土耳其的锁子甲，
护胸和边饰闪闪发光，
显出一身橘黄色的打扮，
用黄金和珍珠嵌上了花样。

一丛白色的羽毛
在他的头盔上耸起，
好似从这橘黄色中
滋生出一朵白花。
他那绕着红白饰带的胳膊，
拔起一株白腊树当长矛；
直到格拉纳达，
没有人不怕他。
雷尔人武装起来应战，
他们宣布：
他们不愿意脱离国王，
要为国王保卫疆土。
团长粉碎了防御，
冲进城里，
把所有叛乱的人
以及当时侮辱他的人，
都砍了脑袋；
对于那些低贱的老百姓，
就把他们的嘴堵住，
一个个鞭笞示众。
现在那儿的人都怕他，
也都爱他；认为：
象他这样年纪轻轻，
能征善战，赏罚分明，
将来到了成年，
准能成为肥沃非洲的雷神。

多少蓝色的月亮，
都得向他那红十字称臣。
他对队长和其他一切人，
十分慷慨仁慈：
谁在城里抢到东西，
这东西就归谁。
现在乐声已经响起，
兴高采烈去迎接吧！
对于胜利归来的人，
最好的桂冠就是殷勤。

第　六　场

羊泉村广场。

骑士团队长，奥图尼奥，红头发胡安，埃斯特万，众乐师和众农民。

众乐师　（唱）

欢迎我们的队长，
征服领地，
杀戮敌人，
胜利归来。
古斯曼的英雄万岁！
希隆的英雄万岁！
平日多么和蔼可亲，
多么斯文；

但是出征摩尔人，
就力大无穷，
象个巨人。
他从雷尔城归来，
显出胜利者的姿态，
拖着敌人的军旗，
向羊泉村班师奏凯。
费尔南·戈麦斯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队长

老百姓们，
你们对我如此爱戴，
我谢谢你们。

阿隆索

这仍然不足以表示
我们区区之意，
真不知您应得到
多少爱戴。

埃斯特万

羊泉村和羊泉村的参议会，
十分荣幸地请大人
收下这些小小的礼物，
不要嫌弃；
我们十分惭愧，
这些大车里装的
不过是我们一点儿心愿和土产，

比不上什么宝贵的财富：
先是两筐装得满满的酒罐，
然后是整整一埘的白鹅，
它们都伸出头来，
歌颂您的英勇战果。
还有十头腌猪，
只只肥壮，
没有风干，
都去了内脏，
它们的皮，
比琥珀熏的手套还香。
还有一百对阉鸡和母鸡，
这是附近各村送来的，
现在那里只剩下了公鸡。
这儿没有武器，
没有骏马，
没有纯金镶边的马具，
只有臣民的爱戴，
比纯金还可贵。
谈到可贵，
您可以放心，
这十二张毛皮就是证明，
严寒的正月，
您可以把它们当一垛墙，
如果您的战士穿上，
比给他钢制的武器还强，

比陈酒更使人精神昂扬。
还有干酪
和其它微不足道的东西，
就不再细讲。
这一些出于心愿的贡献，
请您赏脸，
祝您禄位高升，阖府康健！

队长

诸位，我非常感谢。
请吧，祝你们平安。

阿隆索

大人！
现在请您进去休息。
我们竭诚欢迎：
愿您看见的门楣上，
不是香蒲和灯心草，
而是东方贵重的珍珠，
这才能配得上
您驾临寒村。

队长

先生们，
我相信是这样。
回去吧，
上帝保佑你们。

埃斯特万

喂，乐师们，

把回旋曲再唱一遍。

众乐师 (唱)

欢迎我们的队长

征服领土，

杀戮敌人，

胜利归来。

(齐下)

第 七 场

队长，劳伦夏，帕斯库阿拉，奥图尼奥，弗洛雷斯。

队长

你们俩别走。

劳伦夏

大人有何吩咐？

队长

看上帝的面上，

你就改日对我

表示轻蔑吧！

劳伦夏

帕斯库阿拉，

是跟你说的吗？

帕斯库阿拉

没有的事，

才不跟我说呢。

队长

我是跟你说，
冷酷的美人儿；
也是跟那个姑娘说。
你们不都是属于我的吗？

帕斯库阿拉

是的，大人，
但可不是这种事儿啊。

队长

进去吧，进屋里去，
里面有人，不用畏惧。

劳伦夏

要是村长他们也进去——
因为其中有个村长是我父亲，
那么我也进去；
要是不……

队长

弗洛雷斯……

弗洛雷斯

大人……

队长

为什么他们不听我的命令？

弗洛雷斯

那么，快进去吧。

劳伦夏

别来抓我们。

弗洛雷斯

进去，你们这些傻瓜。

帕斯库阿拉

不行。

你们会马上把门关上的。

弗洛雷斯

进去吧，

他是要让你们看看

他从战场上带来的战利品。

队长

（向奥图尼奥旁白）

如果她们进去了，

奥图尼奥，

你就把门关上。

（下）

劳伦夏

弗洛雷斯，让我们走吧。

奥图尼奥

你们不是当作礼物

和别的东西一起送来的吗？

帕斯库阿拉

这是什么话！

让开，不然给你……

弗洛雷斯

得啦，你们太过分了。

劳伦夏

送了那么多的肉，

你们的老爷还嫌不够？

奥图尼奥

他喜欢的是你的肉。

劳伦夏

我的肉，

吃了叫他肚子疼死。

（劳伦夏和帕斯库阿拉下）

弗洛雷斯

这下子咱们可得小心，

咱们没有按照他的吩咐，

把这两个娘儿们弄到手，

他可能忍耐不住。

奥图尼奥

当差侍候人，

就不得不如此。

如果为了图点儿好处，

要么低头忍受，

要么立刻溜走。

（同下）

第　八　场

美狄纳城国王行宫。

国王堂费南多，王后堂娜伊萨倍尔，堂曼里克和侍从等。

伊萨倍尔

陛下，由于我们

对这件事未加注意，

没有看到阿尔丰索的这一着，

他的军队都已准备就绪。

现在我们必须取得上风，

才能避免损失；

若不马上采取对策，

眼前就是恶果。

国王

从纳瓦拉和亚拉冈，

毫无疑问会得到援助；

就是卡斯提尔，

也在作妥善的布署；

要进行这场战争，

一定能够成功。

伊萨倍尔

陛下既然这样自信，

定能得到良好结局。

曼里克

雷尔城来了两位参议员，

等待觐见陛下，

准他们进来吗？

国王

召他们进见。

第 九 场

人物同前；两位参议员上。

参议员甲

天主教国王费南多陛下
奉上天旨意，
从亚拉冈来到卡斯提尔，
保护我们的利益。
我们谨以雷尔城的名义，
向陛下崇高的威望
致以诚笃的敬意，
并且请求陛下的荫庇。
我们万分有幸，
隶属于陛下的尊号之下，
但是我们的厄运，
剥夺了我们这种荣幸。
著名的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他的极度鲁莽
就是他的力量。
他年纪轻轻，
当了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野心勃勃，
想扩张领地，
向我们猛烈围攻。

我们奋勇抵抗，
阻挡他的军队，
直杀得死尸遍地，
血流成渠。
雷尔城终于被他攻取。
其实若无费尔南·戈麦斯
给他献计出谋，
给他帮助，
他不能实现他的企图。
现在他把雷尔城盘据，
我们若不马上得到援助，
我们——您的臣民，
就只好向他忍受屈服。

国王

费尔南·戈麦斯在什么地方？

参议员甲

我想他是在羊泉村，
那是属于他的村镇，
有他的城堡，他的地产。
我们敢说，他在那里，
对待他的属下为所欲为，
没有人对他满意。

国王

你们有没有军官？

参议员乙

陛下，我们确实没有军官，

我们的贵族死的死，伤的伤，
没有一个幸免。

伊萨倍尔

形势危险，
不可迟缓，
否则会使他们的气焰
更为嚣张；
而且那个葡萄牙国王
得到了一个可靠的门户，
进入埃斯特雷玛杜拉，
使我们陷入困境。

国王

堂曼里克，
您立刻出发，
率领两中队人马，
去制止他们的胡作非为，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卡勃拉伯爵跟你同往，
他的军威，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目前情况紧急，
这是最好的补救之计。

曼里克

我看这个决定，
真是非常英明。
只要我一息尚存，

一定把他严惩。

伊萨倍尔

您去执行这个任务，

准能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同下）

第 十 场

羊泉村附近田野。

弗隆多索和劳伦夏。

劳伦夏

洗的衣服还没有拧干。

勇敢的弗隆多索，

为了避免闲话，

我从河岸，

拐到这边。

告诉你，

你切勿放肆。

全村的人都在轰传，

说你我眉目传情。

大家都对咱们冷眼相看。

因为你是个年轻小伙，

在弯腰屈背的人们中间，

你精力饱满。

你的面貌又英俊漂亮，
谁都比你不上；
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姑娘，
森林或田野里没有一个小伙，
不在肯定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双。
他们天天在盼望：
有一天，
胡安·卡莫罗神甫会放下笛子，
把咱们俩拉到神坛前面。
你最好照料你的谷仓，
秋收时候装满金黄的新粮。
然后酿制葡萄美酒，
把你的酒坛子装满。
那些捕风捉影的话，
可能令人恼怒，
但是我没有痛苦，
我也没有失眠，
这种流言，
我毫不放在心间。

弗隆多索

你怎么把我这样小看，
美丽的劳伦夏，
我冒着危险和你见面，
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感到欢欣。
莫非你不知道，

我渴望作你的丈夫，

可是我的爱情，

却得到这样的报酬。

劳伦夏

我不知道

该给什么别的酬报。

弗隆多索

我整天整夜想着你，

不吃，不喝，不睡觉，

你看见我如此热诚，

难道无动于衷？

你那天使般的面容，

难道这样冷酷无情？

苍天在上，

我真要发疯。

劳伦夏

弗隆多索，

那么就治你的疯病吧。

弗隆多索

若治好我，得请求你，

让我们两个象对鸽子，

那样地嘴对着嘴，

响亮地咕咕叫，

然后就到教堂去……

劳伦夏

你去对红头发胡安大叔讲吧，

虽然我不大爱你，

但也许有回心转意的余地。

弗隆多索

我的天哪！

大人来啦。

劳伦夏

他也许是来猎鹿的。

你快藏到那个树丛里去。

弗隆多索

唉，无穷的嫉妒折磨着我的心！

（藏入树丛）

第十一场

人物同前；队长执弩上。

队长

我追赶一只胆小的公鹿，

却碰上了这么美丽的雌鹿一只，

这也是我运走应时。

劳伦夏

我在河边洗了几件衣服，

来这里休息休息，

倘若大人吩咐，

我就回到河边去。

队长

美丽的劳伦夏，
你这种粗俗的冷淡，
有损你那天赐的娇艳，
而且使你变成魔鬼一般。
我好几次向你求爱，
你总是远远避开；
现在这片田野
可不愿意当个孤寂的朋友；
虽然你还十分骄矜，
田野不欢迎你独自一人；
你的脸还想避开
跟你很少见面的大人。
你知道吧：
彼得罗·雷东多的妻子——
塞瓦斯提安娜，
他们刚刚结婚，
就向我依从；
还有马丁·德尔·波索的妻子，
订婚不过两天，
也向我……

劳伦夏

大人，
她们两人早就跟别人
走上您所喜爱的那条道路。
村里许多年轻小伙，
受过她们的诱惑。

我求你继续去追鹿吧！
您若这样逼我，
我就不把您看作佩带十字章的人，
却把您看作一个魔鬼。

队长

如此怒气冲冲，
算是什么风度！
我把弩扔在地上，
……①
动起手来，
消除你的娇态。

劳伦夏

什么！
你敢？你疯啦？

（弗隆多索出来）

队长

不许反抗！

弗隆多索

（旁白）

只要把那支弩拿到手，
老天保佑，
我怎能不把它举上肩头！

（把弩拿起）

队长

---

① 此处原作缺一行。

得啦，你依从了吧！

劳伦夏

老天爷！

救救我吧！

队长

别害怕！

只有咱们两个人。

弗隆多索

尊贵的队长大人，

把姑娘放开！

请您相信：

虽然您挂着那吓人的十字章，

我的轻蔑和愤恨的目标，

就是您的胸膛。

队长

恶狗，你这乡下佬……

弗隆多索

这儿没有恶狗。

逃吧，劳伦夏。

劳伦夏

弗隆多索，

小心你自己哪！

弗隆多索

快跑吧！

（劳伦夏下）

第 十 二 场

队长，弗隆多索。

队长

唉！我真傻干胡干，

竟然解掉了佩剑！

只因担心吓了胆小的猎物，

我才没有把它系在身边。

弗隆多索

告诉您，大人，

我只要一扣扳机，

您的性命就算完蛋。

队长

无耻的叛逆，

她已经走了；

赶快把弩放下。

放下，你这个乡下佬！

弗隆多索

什么！您想要我的命？

我警告您，

爱情是聋子，

只要它一天占着我的心灵，

谁的话我也不听。

队长

我这样高贵的人，
竟把背脊转向一个乡下佬。
叛逆，你发箭吧！
发吧，你该仔细，
我要打破骑士的规矩。

弗隆多索

这不行，
我得按我的处境办事，
我必须保全自己的生命。
只好把弩带走。

（下）

队长

多么奇怪而重大的危险！
对于这样奇耻大辱，
我一定狠狠报复。
上天见证，
如果不跟他死拚，
我就誓不为人！

（下）

第　二　幕

羊泉村广场

第　一　场

埃斯特万，参议员丙。

埃斯特万

现在看来不会再从仓库提粮。
这倒是件大喜事，
但是年景不好，
越来越糟；
应该把剩下的都予以储藏，
虽然已经糟踏得不同寻常。

参议员丙

我一向抱有这样的目的：
就是使村里经常保持安谧。

埃斯特万

我们得向费尔南·戈麦斯
陈述这些情况。
他反正不操心
去管那些对未来毫无所知的星相家。

星相家唠叨不休，
劝我们相信
对上帝才重要的秘密。
他们假装神学家，
把前世和来世
说得头头是道；
可是一问他们最重要的现世，
他们最聪明的也变成最无知。
难道他们家里真藏着云彩，
他们真有呼唤雷电的本领？
天空中的东西往什么地方去，
就该给我们压上什么重负？
播种时他们给定下规矩：
什么地方种小麦，燕麦和蔬菜，
什么地方种黄瓜，胡椒和南瓜……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笨南瓜。
他们说某某人死了，
后来那个人却在特兰西瓦尼亚；
他们说酒不会多，
可是德国到处有啤酒；
他们还说加斯库尼亚樱桃要冻坏，
伊尔加尼亚有许多老虎。
归根结柢，不管下种不下种，
十二月过去，一年就结束。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莱昂内洛,巴里尔多。

莱昂内洛

我相信他们都在抢先,

因为这闲聊的地方已经挤满。

巴里尔多

你在萨拉曼加怎样?

莱昂内洛

说起来,话可长呢。

巴里尔多

我看你成了个巴尔图洛① 了。

莱昂内洛

连个理发师都够不上。

我对你说的这个大学里的事情,

已是众所周知的丑闻。

巴里尔多

然而你却是个高材生啊。

莱昂内洛

我不过学到了一点主要的东西。

巴里尔多

现在印出了那么多的书,

---

① 巴尔图洛(1313—1357):意大利古代法学家。

谁都可以成为学者名流。

莱昂内洛

我认为，

正是由于印书没有限制，

无知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书的内容混乱，

达到极点，

原来的意图，

就付诸东流。

这些所谓读了有用的东西，

只要看看书名，

就令人头疼。

我不否认，

由于印刷这个艺术，

从粗纸里涌出上千的天才，

把他们的作品

保存在安全地点，

受不到时间的摧残，

并且到处散播流传。

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谷腾堡，

他是德国梅茵茨望族的后裔，

他享受到崇高的声誉。

但是许多声誉很好的人，

因为印了自己的作品，

丢了盛名；

有人凭借自己的名声，

把毫无意义的东西印行；
另外有些心怀妒忌的小人，
写了许多疯疯癫癫的蠢言，
用了被妒忌者的姓名，
印出来作为笑谈。

巴里尔多

我不赞同你的意见。

莱昂内洛

愚者向智者报复，
是理所当然。

巴里尔多

莱昂内洛，印刷术是重要的。

莱昂内洛

没有印刷术已过了不少世纪，
现在有了它，
我们也没看见
……①
一个圣赫罗尼摩或圣奥古斯丁出现。

巴里尔多

既然你不高兴，
那就别说了，坐下吧。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红头发胡安和农民一人。

---

① 此处原作缺一行。

红头发胡安

若要讲排场，

四座庄园也不够一份嫁妆。

好奇人一目了然，

这种事儿城里乡下一样叫人麻烦。

农民

队长怎么样？

没有跟你吵架吗？

红头发胡安

还有谁在田间

想把劳伦夏强奸？

农民

除了他，

还有谁敢这样野蛮淫荡？

我真想把他吊死在那棵橄榄树上。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队长，奥图尼奥，弗洛雷斯上。

队长

上帝保佑你们这些良民。

参议员丙

大人来了！

队长

喂，别客气啊！

干么老站着。

埃斯特万

大人坐着吧。

我们还是站着好。

队长

我说，大家都坐下吧。

埃斯特万

对于仁慈的人要尊敬，

对于不仁慈的人

想尊敬也不可能。

队长

大家都坐下来谈谈。

埃斯特万

大人，您见过长腿猎狗没有？

队长

村长，我听见那些仆人说，

他们见过

这种快步如飞的猎狗。

埃斯特万

真是奇特的东西，

说老实话，它能够

找到潜藏的罪犯，

也能找到有嫌疑的胆小鬼。

队长

如果它能这样，

那倒可以让它去追
那只一看见我
就撒腿逃跑的母兔。

埃斯特万

那么我去追。
唉呀，可是她在什么地方？

队长

就在您女儿那里。

埃斯特万

我的女儿！

队长

对了。

埃斯特万

您要追她。
那还象话吗？

队长

村长，看上帝面上，
好好管教管教她。

埃斯特万

为什么？

队长

她给我惹了麻烦。
她是个头号儿姑娘，
我刚想动手，
却出来一个家伙，
把我的好事冲破。

埃斯特万

真不害臊，

大人，您说话这样随便，

算不得行为良善。

队长

这个乡下佬话太多！

喂，弗洛雷斯，

把《政治学》给他读一读，

让他懂点儿亚里士多德。

埃斯特万

大人，

我们老百姓

只求在您的荣誉下生活。

请看，在羊泉村，

有的是十分可敬的人。

莱昂内洛

从未见过这样无耻的恶棍！

队长

那么参议员，难道我

说了什么得罪你们的话？

参议员丙

您说的话不成体统，

您别再说了；

这样侮辱我们的荣誉

太无道理。

队长

你们还有荣誉？

那么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员算什么？

参议员丙

有的人，

他的血并不那么纯洁，

却因为偶然戴了十字章，

就自鸣得意。

队长

把我的血和你的血联结，

难道就弄脏了你们的血？

参议员丙

既然是坏事，

就只会弄脏，不会纯洁。

队长

不管我的血怎样，

女人算是沾了光。

埃斯特万

这些话简直无耻之极，

别的话，谁也不相信。

队长

跟乡下佬打交道多么无聊！

唉，城里的情况可不这样，

只要是高贵的男人，

都会受到欢迎；

那儿凡是结了婚的男人

最重视的

就是有人拜访他们的夫人。

埃斯特万

您想用这种话

让我们鬼混。

城里也有上帝，

他马上会降罚于人。

队长

你们都走吧。

埃斯特万

那您为什么说，

两点钟时接见群众？

队长

立刻离开广场，

一个也不许留下。

埃斯特万

我们这就走。

队长

可是不许这样走。

弗洛雷斯

请您千万克制自己。

队长

我已经忍无可忍，

连自己都吃惊了。

你们各人自管走开，

回到自己家里去。

莱昂内洛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埃斯特万

我立刻就走。

（农民们下）

第　五　场

队长，奥图尼奥，弗洛雷斯。

队长

你们看这些乡下佬怎么样？

奥图尼奥

您不懂得容忍。

也不愿意听听

他们的不满之声。

队长

难道他们能和我平等？

弗洛雷斯

这与平等无关。

队长

还有那个坏蛋，偷了弩，

就让他逍遥法外？

弗洛雷斯

昨天晚上，

大概是在劳伦夏的门口，

我遇到一个人，

包着头巾，

好象是他，

我便左右开弓，

给了他一顿耳光。

队长

那个弗隆多索在哪儿？

弗洛雷斯

听说躲藏在附近一带。

队长

躲藏在附近一带。

这家伙是想暗算我。

弗洛雷斯

他会象鸟儿投网，

鱼儿上钩那样，

突然之间到来。

队长

我是一个军官，

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的战士，

谁见了我的宝剑，

都要抖颤；

如今一个乳臭未干的农夫，

用弩瞄准了我的胸脯。

弗洛雷斯，这世界可完蛋啦！

弗洛雷斯

爱情能够使人这样。

奥图尼奥

你现在还这样活着，

我怀疑是你

欠了他深情厚谊。

队长

我已经竭力忍耐，奥图尼奥，

否则，我巨掌一挥，

用不了两个钟头，

就把这个地方荡平。

直到这个时候，

我还用理智克制自己，

不雪恨报仇。

帕斯库阿拉怎么样？

弗洛雷斯

她回答说，

她不久就要结婚。

队长

她到哪一天才决定？

弗洛雷斯

只要您让她满意，

她也会答应您的。

队长

奥拉亚怎么样？

奥图尼奥

她回答说：谢谢队长。

队长

真是个活泼姑娘，

她到底怎么说？

奥图尼奥

这几天，

她的未婚夫把她紧跟，

恼恨我去得太勤。

恼恨您带着随从，

到她家里访问；

倘若她稍不留神，

您就能是第一个人

把她弄到手。

队长

凭我这骑士身份，

我敢说：这太好啦。

可是那个乡下佬紧跟着……

奥图尼奥

紧紧跟着，寸步不离。

队长

伊奈斯怎么样啊？

弗洛雷斯

哪一个伊奈斯？

队长

安东的伊奈斯。

弗洛雷斯

随时都可以。

她已经献了殷勤。

我已经和她说妥在畜棚里，

您如果愿意，
就到那里去。

队长

让她们知道，
容易到手的女人，
我固然很爱，
可是报酬甚微。
喂，弗洛雷斯！
让她们自己估计估计……

弗洛雷斯

拒绝她们的垂青，
简直是莫大的愚蠢。
心里的希望能够实现，
谁不立刻屈从，
女人也是如此；
有个哲学家说过：
她们渴望男人，
就象形式需要内容。
事情就是这样，
您不必吃惊。

队长

一个正在狂恋的人，
最喜欢有个偶然的机会，
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可是弄到手的为数极微。
一个轻于许诺的人，

忘掉诺言的最好办法，
就是花费最少的代价，
得到他想望的东西。

第　六　场

人物同前；辛布拉诺斯上。

辛布拉诺斯

骑士团队长在这里吗？

奥图尼奥

你没看见他在那儿？

辛布拉诺斯

啊，勇武的费尔南·戈麦斯！
请摘下绿色的软帽，
换上银白色的钢盔，
脱下长袍穿起新的铠甲；
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偕同卡勃拉伯爵，
奉卡斯提尔王后之命，
把堂罗德里戈·希隆，
围困在雷尔城中；
要不是卡拉特拉瓦的人马，
付出大量鲜血的代价，
恐怕早已失守。
从高高的城墙雉堞上，

可以望见阳光中
绘着城堡、狮子、方块的
亚拉冈的纹章。
葡萄牙国王虽然愿意
前来援救希隆，
团长也不见得
能活着回到阿尔马格罗。
大人，请您跨上战马；
只有看到您已出马，
他们才会退回卡斯提尔。

队长

不用再说。
不能再等待，
赶快！
奥图尼奥，到广场上，
立刻把军号吹响！
我这里有多少兵士？

奥图尼奥

大概有五十名。

队长

全体上马出发。

辛布拉诺斯

如果不赶快启程，
雷尔城就要落到国王手中。

队长

不用担心。

雷尔城不会落入国王手中。

（同下）

第　七　场

羊泉村附近田野。

劳伦夏和帕斯库阿拉奔逃上；门戈。

帕斯库阿拉

你千万别离开我们。

门戈

你们怕什么呢？

劳伦夏

门戈，最好是

咱们一起回到村里，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碰见他就会倒霉。

门戈

这个残忍的魔鬼，

把我们骚扰不休。

劳伦夏

不论日夜，

他对我们都不放松。

门戈

啊，天上的雷电，

降下来劈死他这个疯魔吧！

劳伦夏

他是只嗜血的野兽，

这个地方的

瘟疫和毒药。

门戈

我听说，

劳伦夏，就在这片牧场上，

弗隆多索为了把你救援，

差点儿对准胸口

给他一箭。

劳伦夏

我一向讨厌男人，

门戈，但是从那一天起，

我对男人就另眼相看。

弗隆多索真是非常勇敢，

我想，他确实

冒着生命的危险。

门戈

他只好离开此地。

这也是出于无奈。

劳伦夏

虽然我很喜欢他，

也曾这样劝他；

可是他显出气愤、暴怒、轻蔑的神情，

接受我的劝告。

骑士团队长还在发誓，

要把他吊起一只脚绞死。

帕斯库阿拉

应该把队长绞死。

门戈

莫如用石头把他砸死。

我向天发誓，倘若我

拿起一件耕田的家伙，

劈哩啪啦

敲碎他的头盔；

纵使罗马人萨巴洛[1]，

也不会长得象他这样丑恶。

劳伦夏

你该说：埃辽加巴洛[2]，

他比没有人性的野兽还凶恶。

门戈

我虽然不懂历史，

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伽尔文[3]的，

看来比你说的那个

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世界上，还有

象费尔南·戈麦斯这样的人吗？

帕斯库阿拉

没有。

---

① 萨巴洛：原意是一种鱼。

② 埃辽加巴洛：公元三世纪初罗马暴君。

③ 伽尔文：原意是秃头。

他那副凶相
跟恶虎一样。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哈辛塔上。

哈辛塔

友谊为重。
哎呀,救救我吧!

劳伦夏

哈辛塔,我的好朋友,
怎么啦?

帕斯库阿拉

我们两个在这儿,
我们是你的亲人。

哈辛塔

骑士团队长的仆从,
一路到雷尔城去,
他们那卑劣的天性,
玷污了武士的光荣:
竟然要把我带上
送给他们的队长。

劳伦夏

说起来,哈辛塔,
上帝保佑了你,

上帝对你宽容，

对我却残酷。

（下）

帕斯库阿拉

哈辛塔，

可惜我不是个男子汉，

我该怎样保护你呢？

（下）

门戈

那么就得由我来。

我是个男子汉，

保护你，

责无旁贷。

哈辛塔，

到我这里来。

哈辛塔

你有武器吗？

门戈

我有世界上

第一流的武器。

哈辛塔

你带着就好啦！

门戈

哈辛塔，你看，

这里有的是石头。

第 九 场

人物同前;弗洛雷斯,奥图尼奥,兵士。

弗洛雷斯

靠两只脚,你想跑掉吗?

哈辛塔

门戈,我活不成了。

门戈

诸位大人……

我们都是可怜的乡下人……

奥图尼奥

怎么?

你要保护这个女人吗?

门戈

我请求诸位,

让我来保护她;

我是她的亲属,

我要尽力把她卫护。

弗洛雷斯

你若保护她,

马上就要你的命。

门戈

我对太阳发誓:

我要是动了火,

我就解下马肚带，
拚个你死我活！

第　十　场

人物同前；队长和辛布拉诺斯上。

队长

怎么了？什么讨厌的事，
非得叫我下马不可！

弗洛雷斯

这个坏地方的居民，
因为不欢喜您，
变得非常桀骜不驯，
胆敢冲撞咱们大军。

门戈

大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若能打动您的恻隐之心，
请您处罚这些士兵。
他们今天借着您的名义，
从她正直的未婚夫和父母那里，
抢走一个民女；
请您允许，
让我把她送回家去。

队长

为了向你报复，

我准许他们……

放下你的投石器。

门戈

大人……

队长

弗洛雷斯，奥图尼奥，辛布拉诺斯，

用投石器把他的双手捆住。

门戈

您就这样，

不顾您的荣誉？

队长

羊泉村和它的刁民，

打算怎样摆布我？

门戈

大人，村里的居民，

怎样冒犯了您？

弗洛雷斯

要不要把他杀死？

队长

不要弄脏了武器，

要在更适当的地方，

好好地使用这些武器。

奥图尼奥

怎样处置他，

请您立刻吩咐。

队长

把他的衣服剥光，
绑在那棵橡树上，
用缰绳抽他……

门戈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您是个高贵的人！

队长

狠狠地抽他，
抽到缰绳断了为止。

门戈

天哪，为了这丑恶的事情，
您就给我这么重的惩罚？

（弗洛雷斯，奥图尼奥，辛布拉诺斯拖门戈下）

第十一场

队长，哈辛塔，兵士。

队长

你这个村姑，为什么逃跑？
难道一个庄稼汉，
胜过我这样威风的队长？

哈辛塔

赶快放我回去，
他们替你把我抢来，
损坏了我的名声。

队长

他们想抢你？

哈辛塔

是呀。

我父亲是个正直的人，

虽然比不上你出身高贵，

他的品德

却超过了你。

队长

这种侮辱

和粗野的胆大妄为，

越发令人生气。

快到那里去。

哈辛塔

跟谁一起去？

队长

跟我一起去。

哈辛塔

你再仔细考虑考虑。

队长

我用不着考虑。

纵然你不属于我，

你也得属于我的军队的辎重。

哈辛塔

世界上谁也不会

叫我活受罪。

队长

喂，村姑，走吧！

哈辛塔

可怜可怜吧，大人！

队长

没有什么可怜的。

哈辛塔

我要把你的凶横强暴，

向天上的神明控告。

（队长拖哈辛塔下）

第十二场

羊泉村大街。

劳伦夏，弗隆多索。

劳伦夏

你怎么敢到这里来，

难道你不怕被害？

弗隆多索

我是来证明，

由于你而产生的热情，

能起多大的作用。

我从那个山坡上看见

骑士团队长走了；

我信赖你的勇气，

我丢掉了一切恐惧。
他大概是到
永远回不来的地方去了。

劳伦夏

不用咒他。
因为：越被人咒死，
越活得长久。

弗隆多索

如此说来，
他得活一千年。
不过纵然他无恶不作，
只要咱们大家不许可，
他就无法作恶。
劳伦夏，我想知道：
我的关心，
你是否在意；
我的忠诚，
是否找到了栖息之所。
你看，全村的人，
把我们看作天生的一对，
可是全村的人也都奇怪，
为什么咱们还不成亲。
请你别再这样高傲，
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劳伦夏

那么我可以对着全村和你，

回答说：我完全同意。

弗隆多索

为了你对我的慈心，
我要伏下来吻你的脚；
得到你这样的信任，
就是获得了新的生命。

劳伦夏

少来这些礼节吧，
为了更加妥当，
弗隆多索，去对我父亲说明，
因为这是最关重要；
他正好和我叔父一起来了。
我相信，弗隆多索，
我们一定能顺顺利利，
结成百年之好。

弗隆多索

但愿上天保佑。

（劳伦夏走进自己家里）

第 十 三 场

埃斯特万，参议员丙，弗隆多索。

埃斯特万

这是他暴行的顶峰，
广场上都引起了骚动；

结果是所有的人
都变得十分粗鲁。
他横行不法，
谁都为之惊讶；
可怜的哈辛塔，
牺牲在他的淫荡之下。

参议员丙

整个西班牙，
立刻就会受到
天主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法治。
堂曼里克已受命为司令，
跨上了战马，
前去攻打
希隆盘据的雷尔城。
想起哈辛塔这个好姑娘，
我就感到悲伤。

埃斯特万

后来还把门戈毒打。

参议员丙

把他打得皮肉青紫，
墨水和黑呢子都比不了。

埃斯特万

别说啦。只要一想起
他的恶行和丑名，
我就怒火填膺。
我手里拿着权杖，

这权杖还有何用！

参议员丙

也许这种事是他的仆从干的，

你何必这样生气？

埃斯特万

我听说：

胖彼得的妻子，

有一天在山谷深处，

被他们撞见；

他把她侮弄了一番，

然后把她给了仆从。

参议员丙

这儿有人。

谁啊？

弗隆多索

是我，

等候你们的许可。

参议员丙

在我家里，弗隆多索，

不需要什么许可；

生你的是你的父亲，

疼你的是我。

我把你抚养成人，

爱你如同亲子。

埃斯特万

那个疯子费尔南·戈麦斯，

欺凌了你吗？

弗隆多索

欺凌得很凶哪！

埃斯特万

我心里也这么想。

弗隆多索

那么，老大爷，

您对我既然如此爱护，

我就向您剖白：

我热爱劳伦夏，

一心要娶她为妻。

我用这样的话来请求

显得太鲁莽，

还请您原谅。

因为除了这样坦率说话，

我没有别的办法。

埃斯特万

我心里感到，

最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你来得正是时候，

这会延长我的寿命。

孩子，我感谢苍天，

你这样恢复了我的荣誉；

我还感谢苍天，

你那纯洁的爱情

是出自忠诚。

现在最重要的，
是把这件事告诉你父亲。
我已经说过，
我很想知道他的意见。
如今能得到这样结果，
我感到十分快乐。

参议员丙

我看您在满口应允之前，
还是先问问姑娘的意见。

埃斯特万

您不用为此担心，
这件事已经决定。
在这样谈起之前，
他们早已心心相印。
如果你愿意，
现在就能谈谈嫁妆问题；
我想我可以
拿出几个铜币。

弗隆多索

您不必为此费心，
我不需要嫁妆做亲。

参议员丙

既然成亲也有几文，
你也可为此欢欣。

埃斯特万

最好同她本人相商，

看她是不是同意。

弗隆多索

对呀，拒绝这番盛意，

未免不识抬举。

埃斯特万

劳伦夏，我的女儿……

第十四场

人物同前；劳伦夏上。

劳伦夏

爸爸……

埃斯特万

她答应得多么干脆，

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女儿劳伦夏，我的宝贝，

我叫你来是要问问你，

——你到这边来，

倘若把你的朋友希拉，

嫁给弗隆多索，怎么样？

在咱们羊泉村，

他是个正派的小伙子……

劳伦夏

希拉要出嫁吗？

埃斯特万

就看谁跟她相配。

劳伦夏

爸爸，我看他们挺相配。

埃斯特万

可是她长得丑，

最好还是把你，劳伦夏，

配给小伙子弗隆多索。

劳伦夏

您到了这把年纪，

怎么还没忘掉

开这种玩笑？

埃斯特万

你爱他吗？

劳伦夏

我心里有他，

他心里有我；

可是您说的这种事儿……

埃斯特万

你愿意我开口答应吗？

劳伦夏

爸爸，您就替我说吧。

埃斯特万

我？那么钥匙在我手里，

由我办了——走吧，咱们到广场去找我的亲家。

参议员丙

咱们走吧。

埃斯特万

女婿，关于嫁妆的事，

我是怎么对你说的？

一点儿不用怀疑，

我就给你四千铜币。

弗隆多索

大爷，您怎么跟我说这个呢？

您这是损害我的诚意。

埃斯特万

得啦，女婿，这种事情，

只要一天就会过去；

若是没有嫁妆，我相信，

日后会不够用的。

（埃斯特万和参议员丙下）

劳伦夏

你说，弗隆多索，

现在满意了吧？

弗隆多索

岂止满意而已！

我所感到的幸福，

使我高兴得几乎发疯！

我的劳伦夏，

这么甜蜜的独占，

真叫我心坎里的微笑，

从欢乐的双眼向外涌现。

（同下）

第 十 五 场

雷尔城附近的田野。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骑士团队长，弗洛雷斯，奥图尼奥，兵士们。

队长

大人，逃走吧，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团长

敌人兵力强大，

咱们工事薄弱，

才落得这样的结果。

队长

他们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

团长

可是他们的战利品里，

有我们卡拉特拉瓦的军旗

赞扬他们的战绩。

队长

希隆，您的计划失败了。

团长

如果盲目的命运，

今天叫你得意，

明天叫你失意，

你有什么办法呢？

台后人声

卡斯提尔国王胜利万岁！

团长

雉堞上火光烛天，

高高塔楼的窗口，

密布胜利的旌旗。

队长

他们付出那么多鲜血，

才得到如此结局；

我看这不是节日，

倒象是悲剧。

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

我回卡拉特拉瓦去。

队长

我也回羊泉村。

不过请您定夺：

是保有您这部分臣民，

还是向天主教国王归顺。

团长

怎么决定，

我给您写信。

队长

时间会给您教训。

团长

唉，我年纪轻轻，

就受到这样严重的欺蒙！

（同下）

第 十 六 场

羊泉村附近的广场。

结婚仪仗队，众乐师，门戈，弗隆多索，劳伦夏，帕斯库阿拉，巴里尔多，埃斯特万，红头发胡安。

众乐师　（唱）

百年合好，

新婚燕尔，

白头到老！

门戈

我相信，吟这种诗

用不着花多大力气。

巴里尔多

难道你吟诗

就比他们好？

弗隆多索

门戈对于鞭打

比对诗歌更有体会。

门戈

山谷里有个人，

你别嚷嚷，

他是队长派来的……

巴里尔多

求求你，别提他啦！

这个嗜血成性的恶棍，

什么人都要欺侮。

门戈

那天有一百个大兵，

用鞭子把我抽打……

就是因为带了一个投石器，

真够倒霉的。

可是他们向一个人

扔了一只灌肠器，

装满了漆黑的墨水；

虽然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却谁都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

他怎么能忍受得住？

巴里尔多

那是拿灌肠器开玩笑吧？

门戈

开玩笑不宜用灌肠器，

虽然这是有益健康的东西……

我宁愿立刻死去。

弗隆多索

我请求你，还是吟一首诗吧，

只是要合乎情理的词句。

门戈

“我向上天祈求，
让新婚夫妇百年偕老，
没有嫉妒，没有气恼，
没有口角，也没有吵吵闹闹，
一直到活腻了，
一同魂归阴曹。
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弗隆多索

诗人吟出这样的诗来，
真该遭到天谴！

巴里尔多

他是为时间所限……

门戈

我倒想起了这么一种行业：
你们见过卖炸油饼的吗？
他把一个个面团，
扔到滚热的油里，
直到满了锅；
才看见有的面团膨胀，
有的歪歪扭扭，做出怪样，
或者拧往右边，
或者拧往左边，
有的炸得恰好，
有的炸得糊焦。
因此我在想象，
诗人吟诗也是这样。

他手里的题材，

就是他的面团。

他把诗句急急忙忙

扔进纸张的油锅；

相信糖浆会堵住

人家的嘲弄和讥笑。

但是等到他一拿出来，

却很少有人接受；

吃下这种东西的，

只是诗人自己。

巴里尔多

别疯说疯道了。

让新婚夫妇也讲一讲吧。

劳伦夏

把手伸给我们吻吧。

红头发胡安

儿媳，要我的手吗？

然后为了你和弗隆多索，

要你父亲的手吧。

埃斯特万

红头发，把手

伸给她和她的丈夫，

祈求上天永远赐福。

弗隆多索

两位长辈同向我俩祝福。

红头发胡安

喂，弹起来，唱起来吧，
咱们异口同声唱一支歌。

众乐师　(唱)

美丽的长发姑娘，
走下羊泉的山谷，
卡拉特拉瓦十字章的骑士，
在后面紧跟着。
姑娘又羞惭、又慌张，
进入树丛躲藏；
他装作没有看见，
停在树丛前面。
“美妙的姑娘，
你为什么躲藏？
我这锐利的情欲，
穿得透石墙。”
骑士走近前来，
姑娘惊慌失措，
打算把密茂的树枝
当成百叶窗遮挡。
但是欲火发作的人，
越海翻山都不费力量；
他又对她这样说：
“美妙的姑娘，
你为什么躲藏？
我的锐利的情欲，
穿得透石墙。”

第 十 七 场

人物同前；队长，弗洛雷斯，奥图尼奥，辛布拉诺斯，兵士们上。

队长

婚礼马上停止，

谁也不许走开。

红头发胡安

这件事不是儿戏，大人，

您发命令

也没有用。

要不要给您一个座位？

您率领大军归来，

是否得胜？

当然，不必再问。

弗隆多索

我完啦，天哪，救救我吧！

劳伦夏

弗隆多索，逃走吧。

队长

不行，抓住他，捆起来。

红头发胡安

儿子，蹲监狱去得啦。

弗隆多索

那么您愿意他们杀死我吗？

红头发胡安

为什么呢？

队长

我不是个乱杀无辜的人。

我若是这般，

我带的这些士兵，

早就把他碎尸万段；

我却命令把他监禁。

他固然犯罪，

他父亲也应受罚。

帕斯库阿拉

大人，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

队长

他结婚不结婚与我何干？

难道村子里除了他没有壮男？

帕斯库阿拉

如果他触犯了您，

请您原谅他，

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属下。

队长

帕斯库阿拉，

他触犯的不是我，

却是上帝保佑的

骑士团团长特列斯·希隆；

触犯了他的光荣

和他的整个骑士团，

所以把他惩办示众
是件十分重大的事；
否则将来就会有人
举起反对他的旗帜。
你们都知道有天下午，
这个家伙——什么忠实的臣民，
用一支弩，
对准了我的胸脯。

埃斯特万

倘若您肯恕他无罪，
我这个岳父不胜感谢。
为了这个原因，
您就破坏一个人的爱情，
未免有点儿过分。
因为您有意把他的爱妻抢走，
他只好把她尽力保护。

队长

村长，你真是个糊涂虫。

埃斯特万

多亏您啦，大人。

队长

我根本无意抢他的爱妻，
因为那时他尚未娶妻。

埃斯特万

只要您有此意图……
也就足够。

在卡斯提尔有国王，
国王敉平叛乱，
建立起新的秩序。
只因国王和王后厌于征伐，
才遭到如此恶果。
国王的许多城市和乡村，
才落入佩戴巨大十字章的
强横者的手心。
应该把十字章挂到国王胸上，
因为只有国王的胸上，
才佩戴这样的勋章。

队长

喂，把他手里的权杖拿下来。

埃斯特万

拿去吧，大人，好极啦！

队长

我要拿权杖来打他，
就象打一匹不驯的野马。

埃斯特万

您是大人，我只好忍受，
打吧。

帕斯库阿拉

你怎么用棍子打一个老年人！

劳伦夏

因为他是我生父，
你就打他，

你为什么不在我身上报复？

队长

把她带走，

派十个士兵把她看押。

（队长带随从押弗隆多索和劳伦夏下）

埃斯特万

求上天来主持正义。

（下）

帕斯库阿拉

简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

（下）

巴里尔多

怎么没有人去跟他讲理？

门戈

我已经挨过鞭子。

倘若有人想看红衣主教，

用不着特地到罗马①。

让别人去惹他的怒火吧。

红头发胡安

我们一齐去和他讲理。

门戈

乡亲们，

现在没一个人吭气。

这么多半圆鼓，

---

① 这是双关语，红衣主教和鞭痕原文是一个字。

变成了一群鲑鱼。

（同下）

第 三 幕

羊泉村参议会大厅

第 一 场

埃斯特万，阿隆索，巴里尔多。

埃斯特万

开会的还没有来吗？

巴里尔多

还没有来。

埃斯特万

现在灾祸临头。

巴里尔多

村子里大部分人已有所准备。

埃斯特万

弗隆多索戴上手铐脚镣被关在塔楼，
我的女儿劳伦夏也在危险之中，
倘若上帝不发慈悲，
不把他们保佑……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红头发胡安和参议员丙,然后门戈上。

红头发胡安

现在保守机密最关紧要、

埃斯特万,您怎么这样大嚷大叫?

埃斯特万

没人说话,

更加可怕。

门戈

我也来参加这个会议。

埃斯特万

我这个眼泪洗着白须的老人,

现在问问你们,

正直的农民,

对于惨遭侮辱的破灭的故乡,

所有的居民,

应该怎样表示怀念之心?

倘若荣誉在号召,

倘若我们之中,

没有一人未曾受过

这个野人的欺负,

我们将何以自处?

请回答我:

你们之中有谁
不为荣誉和生命而痛哭？
既然一切都已丧失，
还在等待什么？
要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灾难！

红头发胡安

我们这个地方受害最大。
国王颁发圣旨，
宣布卡斯提尔全境已经平定；
御驾即将行幸科尔多瓦。
我们派了两名参议员
前去伏求救援。

巴里尔多

国王费南多的敌人太多，
忙于应付战争，
可能自顾不暇，
不会给我们很多援助，
我们最好另想办法。

参议员丙

倘若你们愿听我的话，
我劝你们离开本村。

门戈

我相信，
他若知道我们逃跑，
参议会里某些人
就性命难保。

参议员丙

忍耐的桅杆已经完全朽烂，

恐惧的大船迷失了方向。

故乡的当权者——一个正直的人，

他的女儿被抢走，

他的头被权杖打破。

这样的奇耻大辱，

什么奴隶曾受过。

红头发胡安

您打算叫村子里的人怎么办？

参议员丙

让他们死掉，

还不如叫暴君死掉，

因为我们人多，

他们人少。

巴里尔多

拿起武器来打倒这个主人！

埃斯特万

除了上天，

只有国王是主人；

国王不是没有人性的野人。

倘若上帝支持我们的热情，

我们还怕什么牺牲？

门戈

乡亲们，

这种事情应该仔细考虑。

我是个无知的庄稼汉，
曾经受过更多欺凌。
我倒不是害怕，
而是担心。

红头发胡安

咱们既然碰上这个灾祸，
连性命都难保，
还等待什么？
他们烧光了
我们的葡萄园和房屋，
他们是暴君，
我们一定向他们报复。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劳伦夏披头散发上。

劳伦夏

让我进来吧，
我也能给男人的会议
出点儿主意；
女人没有表决权利，
也得有申诉权利。
你们不认识我啦？

埃斯特万

哎呀，天哪！

这不是我的女儿吗？

红头发胡安

难道您连劳伦夏

都不认识啦？

劳伦夏

难道我

真的完全变样，

你们认不出我是谁家姑娘。

埃斯特万

我的女儿！

劳伦夏

别再叫我女儿。

埃斯特万

为什么？我的心肝，

为什么？

劳伦夏

为了很多原因，

其中主要的是

您让暴君把我抢走，

落入奸徒之手，

不为我报仇。

我还没有成为弗隆多索的妻子，

他不能作为丈夫

出来为我复仇。

我到这里向您说明，

既然婚礼没有完成，

新婚之夜没有实现，
担当复仇责任的，
就不是丈夫，
而是父亲。
这就好比一件珍宝，
买下了却不交给我；
也不为我
看看谁是保护人，
谁是强盗。
费尔南·戈麦斯当着您的面，
把我抢到他的家里，
您就象胆小的牧人，
让绵羊任凭豺狼摆布。
我目睹多少把利刃
对准我的胸膛，
又是多少荒唐的蠢话，
多少甜言蜜语，
多少威胁恫吓，
多少暴行，
强使我的贞节
屈服在他的淫欲之下！
看我的蓬头散发，
还不够说明事实吗？
看看这里，
这是拷打的鲜血和伤痕。
你们不是高贵的男人吗？

你们不都是父老亲友吗？
你们看到我这么痛苦，
难道不心如刀割吗？
你们是一群羊，
这个地方叫羊泉村，
确实恰当。
把武器给我吧！
你们是石头，
是铁石心肠，是老虎……
不对，不是老虎，
因为老虎的幼子如果被夺，
它也会猛然暴怒，
在猎人逃到海上之前，
把他们咬死，
然后投海自尽。
你们生来就是胆小的兔子，
你们是野蛮人，
不是西班牙人。
你们是懦夫，
容忍自己的妻女供人取乐。
你们腰佩利剑是为的干什么！
倒不如把纺锤挂在你们腰间。
上帝已经安排妥当：
只让女人的手，
向暴君讨还荣誉，
向叛逆索还血债。

你们只会纺线！
你们这些纺线姑娘，
扭扭捏捏的懦夫，
娇嫩的人，
明天你们最好穿戴起
我们的头巾和衣裙，
涂抹上我们的胭脂香粉！
队长已经决定：
不予审判，不发告示，
就把弗隆多索
吊死在塔楼的雉堞上头。
你们这些半男不女的人，
都要遭到这样的下场。
我很高兴，
这个光荣的村子，
只剩下了女人。
亚马孙人①的时代，
就要重新出现，
世界陷入永恒的恐怖。

埃斯特万

女儿，
如此丑恶的头衔，
我决不让人家给我戴上。
倘若大家都不同意，

---

① 亚马孙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族女战士。

我就一个人独自前去。

红头发胡安

我也去。

敌人多么强大，

我也不怕。

参议员丙

我们大家决一死战。

巴里尔多

拿一块细麻布，

绑到杆子上。

迎风招展，

叫那些妖魔都完蛋。

红头发胡安

你们想想，

该摆什么队形？

门戈

用不着队形，

跑去就了结他的狗命。

一声呼喊，

全村就响应号召，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暴君就是死路一条。

埃斯特万

拿起剑来拿起矛，

拿起弓弩棍棒和梭标。

门戈

我们的圣上国王万岁！

全体

万万岁！万万岁！

门戈

杀死叛逆的暴君！

全体

杀死叛逆的暴君！

（除劳伦夏外，均下）

劳伦夏

去吧，

上天保佑你们。

喂，村里的妇女们！

集合起来！

为了恢复你们的荣誉，

全体集合起来吧！

第　四　场

劳伦夏，帕斯库阿拉，哈辛塔和其他妇女。

帕斯库阿拉

什么事？为什么喊叫？

劳伦夏

你们没有看见，

他们都去杀费尔南·戈麦斯，

老年人，小伙子，儿童，

都怒气冲天，飞奔而去？
难道只有男人才愿意
在这场伟业中争得美誉，
难道我们饱受暴君欺凌的女人
就不如男人？

哈辛塔

那么，说吧，你想怎么样？

劳伦夏

咱们都排好队伍，
起来干一件大事，
让全世界震惊不止。
哈辛塔，你受了奇耻大辱，
给你一个小队，
该你去领头。

哈辛塔

你受的侮辱也不少。

劳伦夏

帕斯库阿拉，你当旗手。

帕斯库阿拉

我就把长矛捆上头巾，
作成旗帜，高高举起，
看我配不配这个名义。

劳伦夏

现在已经来不及，
幸运会帮助我们，
我们只要扬起头巾，

就足可当作旌旗。

帕斯库阿拉

我们得派一个队长。

劳伦夏

用不着啦。

帕斯库阿拉

为什么?

劳伦夏

因为我的勇气,

连熙德和罗达孟特①

都不能相比。

(同下)

第 五 场

队长城堡大厅。

两手被绑的弗隆多索,弗洛雷斯,奥图尼奥,辛布拉诺斯,队长。

队长

我想就用这根捆他胳膊的大绳,

把他吊死,

以示严惩。

弗隆多索

---

① 熙德:西班牙民族英雄,史诗《熙德之歌》的主要人物。罗达孟特: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史诗《疯狂的奥兰多》中的主要人物。

大人，您这样干，

您的声名就要完蛋。

队长

马上把他吊上第一个雉堞。

弗隆多索

可是我从来没有

杀死您的念头。

（台后喧闹声）

弗洛雷斯

好大的喧闹。

队长

怎么回事？

弗洛雷斯

大人，您的审判，

看样子要被打断。

（喧闹声）

奥图尼奥

他们砸大门哪。

队长

砸我的大门，砸一个贵族城堡的大门！

弗洛雷斯

村里的人都冲过来了。

第 六 场

人物同前；红头发胡安（在台后），门戈（在台后）。

红头发胡安 （在台后）

砸啊，拆啊，毁啊，烧啊，放火啊！

奥图尼奥

一场遏制不住的暴乱。

队长

老百姓反对我啦！

弗洛雷斯

他们怒火冲天，

已经把大门推翻。

队长

把他释放！弗隆多索，

去安抚那粗野的村长。

弗隆多索

大人，我走了；

他们因为爱我

才起来反对你。

门戈 （在台后）

费南多和伊萨倍尔万岁！

杀死叛逆！

弗洛雷斯

大人，

您可千万别呆在这里了。

队长

随他们便。

这座房子还坚固，

还有守卫；

他们自然会知难而退。

弗洛雷斯

受害的老百姓

下了决心。

一旦起来，

不流血，不报仇，

不会罢休。

队长

咱们就将这大门

当作吊闸，

用武器来抵挡他们的狂暴。

弗隆多索 （在台后）

羊泉村万岁！

队长

压不倒他们的气焰，

我还算什么首领。

弗洛雷斯

大人，您的气焰，

也真令我惊叹。

第 七 场

人物同前；弗隆多索，红头发胡安，门戈，巴里尔多和农民们均携武器上。

门戈

暴君和他的爪牙都在这里，

羊泉村人，

把这些坏蛋都杀掉。

队长

老乡们，等一等。

全体

我们受了损害，

我们不能等待。

队长

告诉我，

是谁受了损害，

我以骑士的名誉保证，

给予赔偿。

全体

费南多国王万岁！

羊泉村人，

杀死这些叛逆，这些豺狼！

队长

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

告诉你们，

我是你们的主人。

全体

我们的主人

是天主教国王和王后。

队长

等一等。

全体

羊泉村人，

杀死费尔南·戈麦斯！

（厮杀。队长和随从退下，群众追下）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劳伦夏，帕斯库阿拉，哈辛塔和许多妇女，均携带武器上。

劳伦夏

咱们在这儿摆好阵势，

咱们是勇敢的战士，

不是娇柔的女人。

帕斯库阿拉

妇女们早就想喝他的血，

如今在这里等待复仇。

哈辛塔

咱们用长矛挑起他的尸首。

帕斯库阿拉

大家都想这么干。

埃斯特万　（在台后）

你这个叛逆的队长，

你死吧！

队长　（在台后）

我要死啦！

可怜我吧，老大爷，

我求您饶恕！

巴里尔多 （在台后）

弗洛雷斯在这儿。

门戈 （在台后）

揍这个坏蛋！

就是他，

打了我两千鞭子。

弗隆多索 （在台后）

他不断气，

我的仇就算没报。

劳伦夏

咱们进去吧。

帕斯库阿拉

甭麻烦啦。

把门守住就行了。

巴里尔多 （在台后）

我不心软。

娘儿们，

你们怎么掉泪了？

劳伦夏

帕斯库阿拉，我得进去，

否则剑就不听我的话，

不肯回到鞘里。

巴里尔多 （在台后）

奥图尼奥在这儿。

弗隆多索 （在台后）

砍下他的脑袋。

第　九　场

人物同前；弗洛雷斯跑上，门戈紧追着上。

弗洛雷斯

门戈，可怜我吧！

我可没有罪过。

门戈

你这无赖，

你干了拉皮条的事还不够？

用鞭子抽了我还不够？

帕斯库阿拉

门戈，把他交给我们妇女，

我们给你……

门戈

就交给你们吧。

我倒不想给他重惩。

帕斯库阿拉

他鞭打了你，

我们为你报仇。

门戈

我知道。

哈辛塔

嘿，杀死你这个叛逆。

弗洛雷斯

没想到竟然死在女人手里！

哈辛塔

怎么不神气啦？

帕斯库阿拉

怎么哭了？

哈辛塔

打死你这个荒淫无耻的家伙！

帕斯库阿拉

宰了你这个叛逆！

弗洛雷斯

饶了我吧，

太太小姐们！

（奥图尼奥跑上，劳伦夏紧追）

奥图尼奥

要知道，我不是……

劳伦夏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进去吧，用你们这些坏蛋的鲜血，

染红你们胜利的武器。

帕斯库阿拉

为了报仇，死也不惜。

全体妇女

羊泉村万岁！

国王费南多万岁！

第　十　场

托罗城国王行宫。

国王堂费南多，王后堂娜伊萨倍尔，堂曼里克。

曼里克

我们采取措施，
以防万一，
没有遇到多大阻碍，
就达到预期目的。
他们的抵抗微弱，
我估计那儿
敌人兵力无几，
的确不堪一击。
卡勃拉的部队
在那儿严加固守，
以防凶恶的敌人
进行反扑。

国王

这是精细的布置，
接应也很容易，
他可以进行休整，
占住这个要隘。
葡萄牙的阿尔丰索，

虽在集结兵力，
也不足为患。
卡勃拉伯爵的支援，
十分及时有力，
他的行动迅速灵敏，
无愧于他的英名。
他这种风格
保证我们未受损失，
他作为忠诚的哨兵，
确保王国的福祉安宁。

第 十 一 场

人物同前；受伤的弗洛雷斯上。

弗洛雷斯

天主教国王费南多！
上天把卡斯提尔的王冠
赐予陛下这样出类拔萃的人。
请听我谈谈，
从日出的地方
到日落的地方，
从未见过的最大惨案。

国王

你别过度紧张。

弗洛雷斯

至尊的王上，
我的重伤不允许我
再把这件事拖延不谈，
因为我的生命已很短暂：
我来自羊泉村，
那儿的老百姓，
怀着残酷的心，
杀害了他们的主人。
费尔南·戈麦斯
死在叛逆的臣民之手；
那些狂悖的百姓，
因为某些细故，
冒然骚动，
给他加上了
一个暴君的罪名；
凭借这样的号召，
他们干了残暴的事情：
他们冲进他的府邸，
不管他怎样以骑士的荣誉，
保证给受害的人
以应得的补偿；
他们不仅不听他的诺言，
而且怀着不能抑止的狂怒，
对准他佩戴十字章的胸部，
给了他无数重伤；
然后从高楼的窗口，

把他扔出去摔到地下，
那儿一群妇女，
用矛头和剑尖把他挑起。
她们把他的尸体拖进一间屋子，
争先恐后地
拔他的头发和胡须，
立刻毁了他的面容。
她们的忿怒越来越大，
连他的两只耳朵，
都被她们削成碎片。
她们还用长矛
戳掉了他的纹章，
同时叫嚷：
因为他的纹章侮辱了她们，
要把陛下的纹章换上。
他们洗劫他的府邸，
象对待敌人一样，
兴高采烈地
把他的财产分光。
我躲藏的时候，
亲眼看到这些情况。
由于我不幸的命运，
不允许我在这危急时刻，
拿我的生命来冒险；
因此我整整藏了一天，
直到天黑，

才从藏身之处逃出，
来向陛下禀述。
陛下，您公正贤明，
请您给造成这样严重事件的
这些野蛮的罪人，
予以应得的惩罚；
请看，
是费尔南·戈麦斯的鲜血
在祈求发挥您的威严。

国王

你可以相信，
他们决不能逍遥法外。
这样悲惨的事件，
真令我万分惊叹。
我立刻派遣一位法官，
去把真相调查清楚，
把罪犯惩处，
以儆效尤。
再派一位军官同往，
整顿地方治安。
如此严重的暴乱，
必须惩办，
以资示范。
这个受伤的兵士，
带下去给他医治。

（同下）

第十二场

羊泉村广场。

埃斯特万，弗隆多索，巴里尔多，门戈，劳伦夏，帕斯库阿拉，众乐师；农夫们和农妇们用长矛挑着费尔南·戈麦斯的头颅上。

众乐师 （唱）

把暴君都消灭。

伊萨倍尔和费南多，

万岁，万岁，万万岁！

巴里尔多

弗隆多索，朗诵你的诗吧。

弗隆多索

当然我要朗诵，

如果缺了什么韵脚，

你就用个最奇妙的字眼儿来补救。

“万岁！美丽的伊萨倍尔

和亚拉冈的费南多，

他和她是天生一体，

他里有她，

她里有他。

圣米盖尔用双手

把他们俩举到天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把暴君都消灭!”

劳伦夏

现在轮到巴里尔多了。

巴里尔多

好,好;

我早已想妥了。

帕斯库阿拉

你如果精心吟诵,

就会搞得好上加好。

巴里尔多

“英明的君王万寿无疆,

光辉的胜利已经到手,

他在凯旋声中驾临,

来当我们的主人!

不论敌人是侏儒,还是巨人,

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把暴君统统杀尽!”

众乐师 (唱)

“把暴君统统杀尽!

伊萨倍尔和费南多,

万岁,万岁,万万岁!”

劳伦夏

门戈,轮到你啦。

弗隆多索

该门戈啦。

门戈

对于诗，

我是个外行。

帕斯库阿拉

你最好是说说

屁股上挨的鞭子。

门戈

“有个星期日早晨，

他命令拿鞭子把我抽打，

一鞭鞭打在屁股上，

打的伤，肿得可怕；

可是现在我涂上了油膏。

天主教国王万岁！

把暴君都消灭！”

众乐师　（唱）

万岁，万岁，万万岁！

埃斯特万

把这颗头颅拿走。

门戈

这是张吊死鬼的脸。

参议员丙

王上的纹章拿来了。

第 十 三 场

人物同前；红头发胡安举着绘有国王纹章的盾上。

埃斯特万

把纹章拿到这儿来。

红头发胡安

放在哪里呢？

参议员丙

放到这儿参议会里来吧。

埃斯特万

好漂亮的纹章！

巴里尔多

多么令人高兴啊！

弗隆多索

我们的好日子，
将和纹章上的太阳
一起来到。

埃斯特万

万岁！
卡斯提尔和雷翁，
还有英勇的亚拉冈，
打倒了暴政。
羊泉人，
请你们听听老年人的话；
谁听老年人的话，
谁就不会吃亏：
王上对于这件事，
一定严加追查。
咱们这个地方，

又和他出征的必经之路很近。

你们得一致赞成

我对你们说的话。

弗隆多索

您的忠告是什么？

埃斯特万

到死也得咬定

一句话：羊泉村！

至于是谁，

一个也别提。

弗隆多索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干这事的人，

就是羊泉村。

埃斯特万

你们是否愿意这样回答？

全体

愿意。

埃斯特万

那么现在我就装作

那个审讯官，

先来让你们练一练。

第一个要查问的人

就是门戈。

门戈

您就找不到一个

更软弱的人吗？

埃斯特万

你以为我真是个审讯官？

门戈

那么您快说吧。

埃斯特万

是谁杀死了骑士团队长？

门戈

是羊泉村杀的。

埃斯特万

狗东西，要我给你动刑吗？

门戈

杀了我，也是这句话，大人。

埃斯特万

快招出来，强盗。

门戈

我招。

埃斯特万

那么，到底是谁？

门戈

羊泉村。

埃斯特万

再把他打一顿。

门戈

随您的便。

埃斯特万

审来审去，

没审出一个屁。

第 十 四 场

人物同前；参议员丁上。

参议员丁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弗隆多索

出什么事啦？

这么惊慌。

参议员丁

审讯官来了。

埃斯特万

所有的人都散开。

参议员丁

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官。

埃斯特万

魔鬼来了。

你们知道

应该怎样回答。

参议员丁

全村的人都要被捕，

没有一个逃得掉。

埃斯特万

没有一个人害怕。

喂，门戈，

是谁杀死了骑士团队长？

门戈

是谁？是羊泉村。

（同下）

第十五场

阿尔玛格罗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府邸。

团长和兵士一人。

团长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命运真是不幸。

因为你送来这样的噩耗，

我真该把你杀掉。

兵士

大人，我不过是个信使，

我的差事不会使您动气。

团长

一群狂怒凶恶的乡下佬，

竟敢这样胡闹！

我要带上五百人去，

把那个村子夷为平地，

让人们永远想不起来，

那个地方曾经有人定居。

兵士

大人，请您息怒。

因为他们是向国王效忠；

现在最要紧的，

是不要把国王触怒。

团长

那儿既是队长的领地，

他们怎能向国王效忠？

兵士

关于这个问题，

将来您可以申诉。

团长

申诉？

人家既然送到他手里，

他还肯松手放出来？

国王和王后掌握最高统治权。

现在我知道

他们向国王效忠，

我就不可怒气冲冲。

最合情理的办法，

还是去觐见国王。

在这个严重的事件中，

我虽然犯了错误，

他看我年轻无知，

也许把我宽恕。

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前往，
都是荣誉把我勉强。
要紧的是我未疏于职守，
对于我，
总会有点儿好处。

（同下）

第十六场

羊泉村广场。

劳伦夏上。

劳伦夏

有了爱情，
就为心爱的人担忧，
于是受到了爱情的
新的痛苦；
担心所爱的人会遭到损害，
于是在我的担心之上
又加惊骇。
日夜思念，
不能安眠。
越是提心吊胆，
越坐卧不安。
看到恐惧要夺走幸福，
坚定的爱情

受到的折磨越重。
我敬爱我的丈夫，
倘若好运不协助他，
我看见他受到损害，
那就是把我判了死刑。
我的愿望就是谋求他的幸福，
跟他在一起，
我快乐得出不上气；
跟他别离，
我就得死去。

第十七场

劳伦夏。弗隆多索上。

弗隆多索

我的劳伦夏。

劳伦夏

亲爱的丈夫，
你怎么敢到这里？

弗隆多索

这是出于关心和爱情，
你怎么反而责怪我呢？

劳伦夏

我的亲爱的，
你要警惕，

我真怕你吃亏。

弗隆多索

劳伦夏，

老天决不会让你担这分儿心。

劳伦夏

难道你没有看见

那个审讯官

对人那么严厉，

在审讯中那么暴戾？

保全生命要紧，

快逃吧，

别等人家来害你。

弗隆多索

你怎么要我干

这种不体面的事情？

别人都在危险中，

我却从你眼前溜去，

扔下大家，怎么行呢？

你别再叫我离开了，

在这危急的当口，

叫我躲避，只顾自己，

既违背我的秉性，

又不合乎情理。

（台后喊叫声）

弗隆多索

我听见一种声音，

倘若我没听错，

仿佛有人在受刑询。

咱们来仔细听听。

第 十 八 场

人物同前；法官、埃斯特万、男孩一名、帕斯库阿拉、门戈，都在台后的监狱里。

法官 （在台后）

说老实话吧，善良的老头儿。

弗隆多索

哎呀，我的劳伦夏，

他们在拷问一个老年人。

劳伦夏

那个老年人多么坚强！

埃斯特万 （在台后）

把我放松点儿。

法官 （在台后）

我就把你放松点儿。

快招，是谁杀死费尔南？

埃斯特万 （在台后）

是羊泉村杀的。

劳伦夏

爸爸，我永远忘不了您的英勇。

……①

弗隆多索

真是好样儿的！

法官 （在台后）

给那个男孩子上刑。
狗东西，我知道，
你晓得是谁干的。
不说吗？醉鬼，
把你用力夹起来。

男孩 （在台后）

是羊泉村，大人。

法官 （在台后）

我向国王保证：
你们这些乡下人，
我要亲手绞死你们！
是谁杀死骑士团队长？

弗隆多索

他们这样折磨那个男孩，
可是那个男孩什么也不吐露。

劳伦夏

真是勇敢的老百姓！

弗隆多索

勇敢而且坚强。

法官 （在台后）

立刻把那个女人

---

① 此处原作缺一行。

拖上拷问台，

狠狠地夹她。

劳伦夏

她已经气疯了。

法官 （在台后）

你们这些愚民，

告诉你们，

我要叫你们全都死在拷问台上。

是谁杀死骑士团队长？

帕斯库阿拉 （在台后）

是羊泉村，大人。

法官 （在台后）

把她使劲夹。

弗隆多索

这是白费劲。

劳伦夏

弗隆多索！

帕斯库阿拉不说。

弗隆多索

连孩子们也不说。

岂不令人惊奇？

法官 （在台后）

简直是鬼迷心窍！

把她紧紧夹。

帕斯库阿拉 （在台后）

哎哟，天哪！

法官 （在台后）

紧紧夹，

不要脸的东西，

还不招？

帕斯库阿拉 （在台后）

是羊泉村干的。

法官 （在台后）

把那个最胖的带过来，

把他剥光，露出肥肉。

劳伦夏

可怜的门戈，

他一准招认。

弗隆多索

我担心他会招认。

门戈 （在台后）

哎哟，哎哟！

法官 （在台后）

使劲夹起来。

门戈 （在台后）

哎哟！

法官 （在台后）

还要加劲吗？

门戈 （在台后）

哎哟，哎哟！

法官 （在台后）

乡下佬，快招，

是谁杀死骑士团队长？

门戈 （在台后）

哎哟，我招，大人。

法官 （在台后）

给他松一松。

弗隆多索

他要招了。

法官 （在台后）

让他背靠着柱子。

门戈 （在台后）

等一等，

我就说。

法官 （在台后）

是谁杀死他的？

门戈 （在台后）

是羊泉村，大人。

法官 （在台后）

竟然撒了这么大的谎。

什么痛苦不痛苦，

他们毫不在乎！

我原来期望他们招认，

结果却更顽强地予以否认。

算了吧，

我已经疲惫难忍。

弗隆多索 （旁白）

啊，门戈，

上帝保佑了你，

我只为两个人担忧，

现在我对你已经放心。

第十九场

巴里尔多和参议员丙上，偕同从监狱出来的门戈；劳伦夏，弗隆多索。

巴里尔多

好样儿的！门戈。

参议员丙

的确是好样儿的！

巴里尔多

门戈，你真行啊！

弗隆多索

说得对呀。

门戈

唉，唉！

巴里尔多

来吧，朋友，

吃点儿，喝点儿吧！

门戈

唉，唉，是什么？

巴里尔多

蜜饯香橼。

门戈

唉，唉！

弗隆多索

让他喝吧！

巴里尔多

……是这样①。

弗隆多索

喝得快，好得快。

劳伦夏

再给他来一杯。

门戈

唉，唉！

巴里尔多

为我喝这一杯。

劳伦夏

他在一本正经地喝呢。

弗隆多索

能缄默的人就能喝。

参议员丙

要不要再来一杯？

门戈

唉，唉！好吧，好吧。

劳伦夏

他们夹你几次，

---

① 此处原作缺半行。

你就喝几杯。

弗隆多索

给他盖上点儿，

他要受凉啦。

巴里尔多

要不要再来点儿？

门戈

好，再来三杯。

唉，唉！

弗隆多索

他问还有酒没有。

巴里尔多

有的是，你尽管喝吧，

缄默的人有酒喝。

这酒怎么样？

门戈

有点儿发酸。

咱们走吧，

我觉得有点儿凉。

弗隆多索

喝吧，这是最好的红白混合酒。

是谁杀死骑士团队长？

门戈

是羊泉村杀的。

（巴里尔多，参议员丙和门戈下）

第二十场

弗隆多索，劳伦夏。

弗隆多索

人们对你尊重，

是理所当然。

但是，亲爱的，

告诉我，

是谁杀死骑士团队长？

劳伦夏

我的亲爱的人，

杀死骑士团队长的是羊泉村。

弗隆多索

到底是谁杀了他？

劳伦夏

你真叫我惊奇，

当然是羊泉村。

弗隆多索

那么我，

我为什么给你找麻烦？

劳伦夏

为什么？

因为我太爱你。

（同下）

第二十一场

托德西亚斯城国王行宫。

国王堂费南多，王后堂娜伊萨倍尔上；堂曼里克随上。

伊萨倍尔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陛下，

这真是我的幸运。

国王

我每次见到您，

都看见您焕发了新的光彩。

我一路到葡萄牙去，

必须经过这里。

伊萨倍尔

陛下只要觉得方便，

不妨这样绕道前往。

国王

卡斯提尔情形怎样？

伊萨倍尔

那里安宁，而且平静。

国王

就是您，

使那里国泰民安；

这是理所当然。

曼里克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刚刚赶到这里，
朝觐陛下，
请赐予接见。

伊萨倍尔

我很高兴见他一面。

曼里克

王后陛下，
我向您保证，
他虽然年纪还轻，
却是个英武的军人。

（下）

第二十二场

人物同前；团长上。

团长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前来觐见圣明的陛下，
冒死祈求陛下的宽恕。
我承认我受了蒙骗，
听信了愚蠢的谗言，
潜越了正当的权限，
冒犯了陛下的天严。

费尔南用谗言把我蒙骗，
完全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
并非出自忠诚之心。
倘若我还配得到
陛下的恩典，
我保证今后
忠心耿耿为陛下效劳。
陛下统帅大军出征格拉纳达，
向那里进击，
我担保陛下将会看到
我的宝剑的威力。
我在哪里拔剑出鞘，
就给那里的敌人以可怕的威胁。
我要把我的红色十字章，
悬在他们高高的雉堞上。
我将跟随陛下出征，
率领五百多名士兵，
怀着忠诚的心，
为陛下献出生命。

国王

团长，站起来吧，
无论你什么时候到来，
都会受到热烈的接待。

团长

感谢陛下洪恩。

伊萨倍尔

凭着你的罕见的英勇，
你会知道如何言出必行。

团长

王后陛下是美丽的以斯帖，
王上就是圣明的赫尔海斯[1]。

第二十三场

人物同前；堂曼里克上。

曼里克

陛下，派往羊泉村的法官，
已经回转，
并且带来报告，
呈请陛下御览。

国王

你来当这些乱民的法官吧。

团长

倘若不是陛下在此，
由于他们杀死骑士团队长，
我一定狠狠教训他们一场。

国王

你还未试，就居然这样。

① 以斯帖和赫尔海斯：据《旧约·以斯帖记》说，以斯帖是犹太女郎，为亚哈随鲁王(即赫尔海斯)的王后，在她的影响下，亚哈随鲁治下的犹太民族得到安居乐业。

伊萨倍尔

我承认，
我已经看到
你的权力给你的责任；
然而上帝却要把这个权力
交到我手里。

第二十四场

人物同前；法官上。

法官

我奉圣旨，
到羊泉村去。
我特别细致小心，
而且十分勤恳，
把犯下的罪行，
经过一番审讯。
审得的口供，
连一张纸也没写满。
因为他们结成一条心，
既勇敢又坚定，
问到他们是谁干的，
都回答："是羊泉村。"
我费了不少力气，
审问了三百多人，

可是，陛下，
我向您禀复，
什么也没有问出。
甚至十岁的孩子，
拉到拷问台旁，
怎样把他骗，
怎样把他哄，
也没法探出究竟。
因此审讯用尽了办法，
却毫无结果，只得
或者都把他们处死，
或者都把他们饶恕。
现在已把他们带到这里，
来证明我的毫无所获的审讯。
陛下可以亲自审问。

国王

他们既然来到，
就召进来，
我对他们讲话。

第二十五场

人物同前；埃斯特万，阿隆索，弗隆多索，劳伦夏，门戈，以及农民农妇等上。

劳伦夏

这就是王上和王后吗？

弗隆多索

他们是卡斯提尔的至尊。

劳伦夏

凭良心说，

他们挺秀丽，

愿圣安东降福他们。

伊萨倍尔

这些人都是凶手吗？

埃斯特万

王后陛下，

羊泉村的老百姓，

今天特地前来，

向陛下表示崇高的敬意。

死去的骑士团队长，

十分残忍，

以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力，

干下了千万桩坏事。

他就是这个事件的祸首。

他强夺我们的财产，

奸淫我们的姑娘，

没有丝毫仁慈心肠。

弗隆多索

是这样，

上帝赐给我

这个年轻的姑娘，

我真是十万分幸福，
谁跟我都比不上。
但是就在她和我结婚的日子，
那第一天的夜晚，
他就把她抢入他的府邸；
这个生性坚贞的姑娘，
如何保全自己，
就不言而喻。

门戈

现在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
既然我已得到允许，
陛下知道了他怎样对待我，
一定大为惊奇。
我是为了保护一个少女，
免受他的爪牙卑鄙的欺凌，
强迫她干无耻的勾当。
那个邪恶的尼禄①，
竟然用残酷的手段对待我：
把我脸朝地，
仿佛一条沙门鱼，
然后三个人使足了劲，
鞭打我的屁股。
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浑身鞭伤累累。
我治伤花了不少钱，

① 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

因为皮开肉绽，

用了常春藤和桃金娘的药粉，

其价值超过了我的田产。

埃斯特万

我们愿作陛下的臣民，

陛下是我们天赐的贤君。

凭着您的名义，

我们树起陛下的纹章。

我们祈望陛下的仁慈，

恳求陛下把这个事件判明，

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无辜的百姓。

国王

虽然案情十分严重，

我也无法从文件

把经过详细查明。

因此只得把你们赦免。

既然你们向我要求庇护，

这个村子就归我管辖，

直到将来再有队长，

出来把它继承。

弗隆多索

陛下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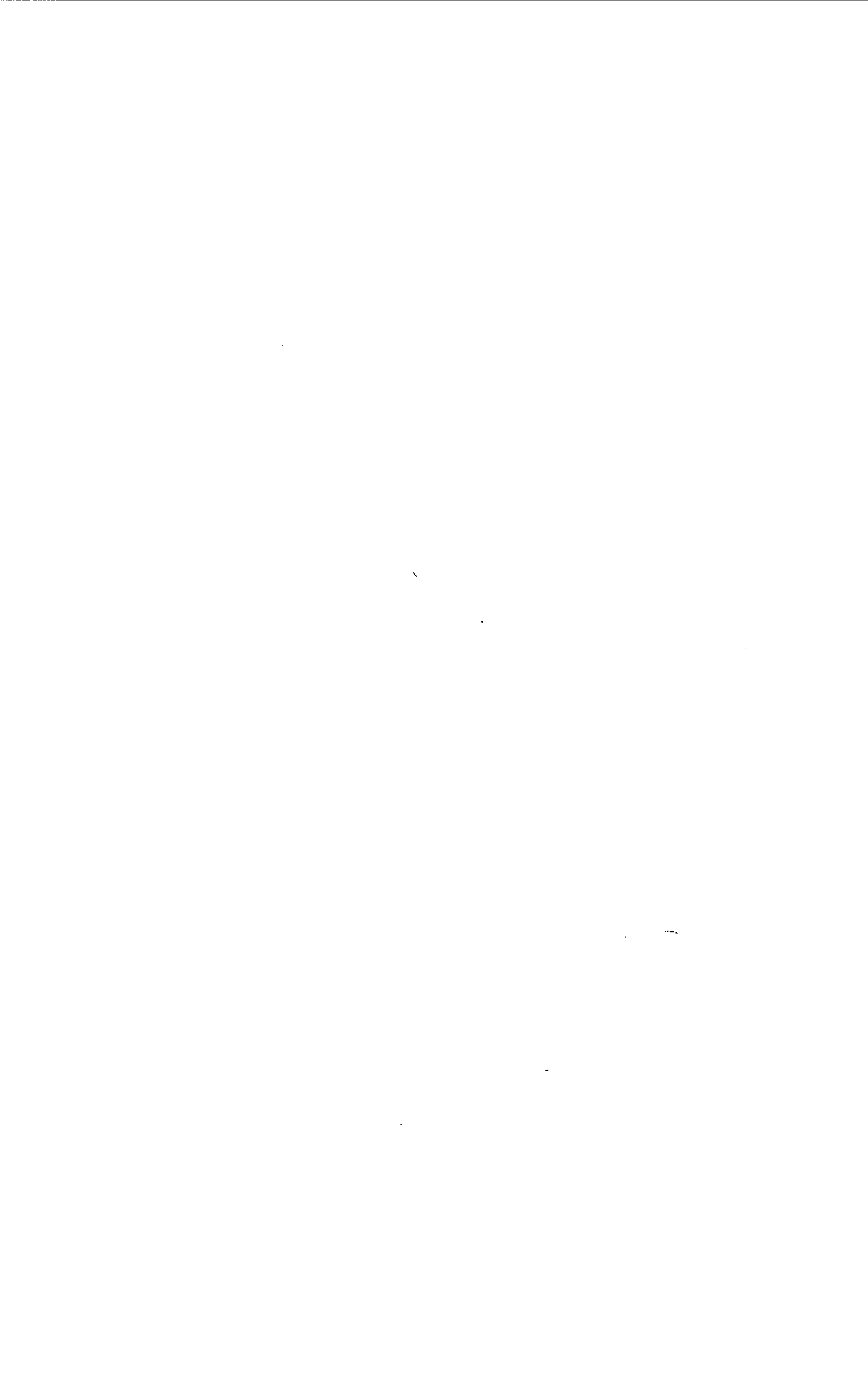
贤明公正。

我敬告尊贵的观众，

《羊泉村》就到此告终。

——剧终——

塞维利亚之星



人　　物

勇敢的国王堂桑乔

堂阿里亚斯

堂佩德罗·德·古斯曼　市长

发尔凡·德·里维拉　市长

堂贡莎洛·德·乌略亚

费尔南·佩雷斯·德·梅狄纳

堂桑乔·奥尔蒂斯

布斯托·塔贝拉

艾斯特雷丽雅　美女(布斯托之妹)

特奥多拉 } 艾斯特雷丽雅的侍女
玛蒂尔德 }

堂伊尼哥·奥索里欧

堂曼努埃尔

克拉林多　小丑

典狱长一人

扈从

仆人,乐师,和百姓若干人

地　　点

塞维利亚

第　一　幕

王　宫　大　厅

第　一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堂佩德罗·德·古斯曼，发尔凡。

国王

塞维利亚人对我这样关怀，
我深铭五内。
现在我已能够宣布，
我是加斯提尔的君主。
今天我开始称帝，
塞维利亚也从今天开始
保卫和崇敬我，
塞维利亚倘若没有皇帝，
加斯提尔就没有法律，
这是非常明显的事理。
为了我登极，
陈设、接待和安排，
耗费了不少钱财，
这些都须偿还，

否则我于心不安。
如今我把宫廷设在塞维利亚，
这比设在全西班牙
任何地方都了不起，
因为坐在塞维利亚称帝，
就能号令整个加斯提尔。

堂佩德罗

卑职塞维利亚市长
觐见陛下。
我代表全体市民
领受皇恩。
陪审员们和参议员们，
情愿把财富和忠诚献给陛下；
但有一项条件
市议会请求陛下履行：
就是不损害塞维利亚臣民。

国王

我对你们非常满意……

堂佩德罗

请陛下把手伸给我们，
我们要热烈地亲吻。

国王

你们真是赤胆忠心。
只要有你们保护，
直布罗陀也将被我征服。
不但我的财富可以增多，

我还能扬威耀武。

发尔凡

塞维利亚人，

对于这样的崇高事业，

甘心贡献一切，

他们为了向陛下效忠，

情愿献出生命。

堂阿里亚斯

国王对你们二人

非常满意，

对于你们的请求，

也予以注意。

国王

对于塞维利亚人，

我都信赖，我都了解。

你们下去吧。

（两位市长下）

第 二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

堂阿里亚斯

陛下，

您看塞维利亚怎样？

国王

今天我当了皇帝，

我看塞维利亚真是美妙无比！

堂阿里亚斯

陛下，

您对它的喜爱，

将会与日俱增。

国王

这个城市真是富庶美丽，

在这儿生活越久，

越对它赞叹惊奇。

堂阿里亚斯

建筑富丽，

街道宽敞，

不知罗马的奥古斯特

曾否见过这般堂皇，

曾否有过这般盛况。

国王

关于天生丽质的美女，

你怎么至今只字不提？

你哑然无语，

找不到赞赏她们的词句。

对于她们彩霞似的双颊，

你给予什么评价？

你说，

她们好似无数的阳光，

怎能不把你烧得滚烫？

堂阿里亚斯

可是一个莱奥诺尔夫人，
就好似整个穹苍；
从她的脸上
生出了春天的太阳。

国王

那倒真是太阳，
但只发出雪样的阳光，
所以不大值得赞扬。
因为太阳应该发热，
不该把人冻僵。

堂阿里亚斯

那个向您投掷玫瑰花的，
名叫科罗奈尔的堂娜门希雅，
您看怎样？

国王

倒是个漂亮姑娘。
可是我越看别人，
别人就越发漂亮。

堂阿里亚斯

您真叫我奇怪！
那么您看下面窗口那儿，
两个活泼的黑姑娘；
两个亲姐妹，
您看怎样？
她们的美丽，

难道不比白昼更亮？
您不动心，
真叫人纳闷！
她们的名字叫贝亚特里斯和安娜。

国王

怎么叫安娜的这样多！
简直令人腻味！
不过女人名叫贝亚特里斯的
倒还算是稀奇。

堂阿里亚斯

莫非您对女人的好恶，
全以名字为转移？

国王

男人总是有些怪癖，
寻花问柳尤其如此。
说来真也离奇，
有的名字令人作呕，
有的名字令人狂喜，
思恋不已！

堂阿里亚斯

那儿还有一个
淡黄头发的姑娘，
她生有白皙的面庞。

国王

想到她，
我由不得感到冷酷无情，

她是个镀金的大理石模型。
只有一个姑娘，
她的魔力令我迷惘；
你偏偏不谈起她，
却喋喋不休，
说那个淡黄头发。
你忘了那个
站在阳台上的
黑头发姑娘：
她亭亭玉立，
高傲无比。
你会看到，
我多么狂喜，
我要脱帽，
在她面前拜倒。
她还不知道
她那火辣辣的眼睛，
已经把我烧伤，
烧得我几乎丧命。
一切都黑沉沉的时候，
她比朝霞还亮。
黑黝黝的夜里，
她比白昼还美丽！
她穿着那身黑色的服装，
我看她
更显得十分漂亮；

她的美貌
压倒了西班牙光辉的太阳。

堂阿里亚斯

啊，就是那个围着花边黑披肩的吗？……

国王

猜起来不难，
就在那边，
她的美貌，
压倒群仙。

堂阿里亚斯

人们叫她塞维利亚之星。

国王

星？
这是多么大的诽谤！
应该叫她太阳。
难道塞维利亚人没有审美力？
她的美丽炙热世界，
太阳的放热和生存，
也要借助
她两颊的红润。

堂阿里亚斯

她的名字叫艾斯特雷丽雅，
意思就是星，
这个名字跟她十分相称；
因为她的相貌出众，
人们叫她塞维利亚之星。

国王

本来应该把她和太阳相比。

堂阿里亚斯

这位美人待字闺中，

她的哥哥

想在塞维利亚给她选个丈夫。

国王

她哥哥叫什么？

堂阿里亚斯

她哥哥名叫布斯托·塔贝拉，

他是塞维利亚参议员，

他的品格符合他的光荣头衔。

国王

他结婚了吗？

堂阿里亚斯

没有，他没有结婚。

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

她是星，

他是太阳，

他们的标致，

把塞维利亚的天际照亮。

国王

啊，我如今在这儿，

显然是吉星高照！

倘若这颗艳星

经常把我照亮，

那就是塞维利亚给我幸福。
怎样才能和她会面，
才能跟她畅叙衷肠？

堂阿里亚斯

陛下，
您把这颗吉星
看得比太阳还重。
对于她的哥哥
多多行惠，
不管他多么爱面子，
多么傲气凌人，
终有漏洞可寻。
陛下权力万能，而且巨富……
任何礼物，
都须偿付。
他一旦受礼，
就跟他算个清楚，
看他如何偿付。
欠下国王债务，
就象刻在铜牌上，
绝对不能磨光。

国王

赶快把他唤来，
我要相机行事，
以便今天夜间，
钻进闺房

跟艾斯特雷丽雅相见……

爱情之星烧得我心神不安。

（堂阿里亚斯下）

第 三 场

国王，堂贡莎洛·德·乌略亚着丧服。

堂贡莎洛

跪见陛下。

我吻陛下的脚。

国王

起来吧！

在这个欢腾喜庆的日子，

人人都兴高采烈的时候，

你怎么如此忧愁？

堂贡莎洛

昨天我父亲去世了。

国王

天呀，

我失掉了多么好的统帅！

堂贡莎洛

他去世真令人难过，

现在国门大敞，

谁去对敌奋战，

守护边疆？

国王

堂贡莎洛，

光荣的英雄逝去……

给了我多大打击！

堂贡莎洛

国难当前，

象我父亲那样的人实在罕见。

我父亲

把职位和光荣

遗留给我，

我是他的当然继承者。

陛下切勿把这个职位赐给别人，

接任这个职位是我的权利。

国王

我相信

你父亲把荣誉和豪气

遗留给你。

你须痛悼亡父，

待服丧期满，

我的宫院就是你家栖息之处。

堂贡莎洛

费尔南·佩雷斯·德·梅狄纳，

即将向您提出同样的请求：

他打算恳请陛下

剥夺我这个哀子的光荣继承权。

他固然有权期待嘉奖；

他当了十年司令，
长期使用无情的利剑，
给珠母色的格拉纳达
增添了红宝石似的
深红的光辉。
可是和他相比，
我超他有余。

国王

我该怎样处理，
你自己考虑，
这样重大事情，
我须召开枢密会议。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
费尔南·佩雷斯·德·梅狄纳上。

费尔南

陛下，
我向您致敬，
我来得太迟，
我吻您高贵的脚，
然后……

国王

你来也是枉然：

现在还没任何决定。
这样非常重大的问题，
必须通盘考虑：
需要召开枢密会议。
我召来皇位的支柱——枢密官，
我们商讨
由谁统治阿尔奇多纳更为可靠。
目前你暂时在这儿休息休息。

堂贡莎洛

陛下，这是我的条陈。

费尔南

这是我的条陈：
我的条陈象镜子一样，
照出我的业绩，
我的功勋，
我的光荣，
我对陛下的忠诚。

堂贡莎洛

看了我的条陈，
您会一目了然，
我有提出要求的特权。

（堂贡莎洛和费尔南下）

第 五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布斯托·塔贝拉。

堂阿里亚斯

陛下，跪在您面前的
就是布斯托·塔贝拉。

布斯托

陛下，
我很难用言语形容
我非常惶惑的心情。
谁想到王家礼法，
心里能不战战兢兢？
臣民面觐国王，
能不忐忑心慌？
尤其是受到这样崇高的
意想不到的恩宠，
陛下，我坦白说，
我心里十分不安，
心里加倍慌乱。

国王

起来吧。

布斯托

请陛下原谅
我不起来。

王家礼法既然是神圣的，

国君必须尊重。

我在这儿跪着，

还是合乎体统。

国王

武士，你真是个好样儿的！

布斯托

这我已向西班牙证明，

但是给我的荣誉，

不要超过我应得之分。

国王

我想把你提升。

布斯托

虽然天神地神，

把无上权力

赋予陛下；

但是臣民应该掌握分寸，

我应该自量，

应该谦虚，

我不求破格荣誉，

只求合法合理。

国王

谁不想飞黄腾达？

布斯托

我若想飞黄腾达，

早就冠带齐整，

出入这座大厅。
只因我目光短浅，
不爱直上青云，
陛下，
今天跪在您面前的塔贝拉
永远是个平民。

国王　（向堂阿里亚斯小声说）
这简直是把哲学和显贵
扯到一起！

堂阿里亚斯　（向国王小声说）
不是哲学——而是异想天开，
他到底看中什么职位，
我真不明白。

国王
塔贝拉！
我一定叫你冠带齐整，
站在我的面前。
我要提升你，
我先给你开拓走向功勋的道路，
让你先以英雄姿态踏上仕途。
凭恃你的高尚品格，
从今以后，
守土卫国，
就是你的职责。
你再不是平民塔贝拉，
而是阿尔奇多纳的省长。

你为我守卫那儿的边陲，

你是阿尔奇多纳的捍卫者，

你是那儿的光辉。

布斯托

陛下，

我为您立过什么汗马功劳，

您给我的职位这样崇高？

国王

为了保住我的领土，

需要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个职位对你特别合适。

已有两人提出请求，

可是我在给你保留。

我等待你的决定，

你先把这两份条陈读一读。

关于这个职位，

有两个人跟你竞争。

你先读这一份，

然后再读那一份。

布斯托 （读）

“全智全能的陛下，我——堂贡莎洛·德·乌略亚，恭请委任我担任阿尔奇多纳的省长，以纪念亡父效命陛下将近十五年，最后死于战场。”

贡莎洛

既然继承了亡父的勇武精神，

当省长就是相称。

国王

把第二份读一读。

布斯托 （读）

“陛下，

我——佩雷斯·德·梅狄纳。

我曾跟随先父，

效命二十年；

我誓以胳臂和宝剑，

保卫西班牙，

抵御异邦侵犯。

我曾任格拉纳达省长十年，

向摩尔人进行长期鏖战；

当了三年俘虏，

受过无数熬煎。

请您忆起这些往事，

论功行赏，

可否赐我统治阿尔奇多纳省的权杖？”

国王

说说你的功勋吧！

布斯托

我说不出我有什么功勋，

我没有权利享受皇恩。

我的伟大祖先，

确实给了我光荣。

我可以谈谈

他们攻占的城堡，

他们夺取的血染的旌旗，

陛下，

他们在世的时候，

到处受到高声的赞扬；

但是我不该为了他们伟大的事绩，

承受奖赏！

例如最高法庭处理案件，

需要法官公平裁判。

这件神圣的奖品，

十分美妙。

仿佛一根头发系着，

随时可能断掉。

现在您该权衡

他们二人的功绩，

予以选定。

您若把我任命，

那就有欠公正。

对于我这个塞维利亚人，

如此崇高职位，

不在应得之份。

从前我在战场上

是个普通的士兵，

现在平时不过是个普通的参议员。

我向陛下说真话：

梅狄纳胜任这个职务，

凭他的经验和年纪，
任命他，
边境就能安谧。
贡莎洛虽然年轻，
但是他全国驰名，
科尔多瓦人都知道
他勇敢忠诚，
可以让他当那儿的司令。

国王

我都按照你的心愿办理。

布斯托

我只求公正合理，
不求别的。
让他们两人效忠，
让他们两人满意。

国王

够了，够了，
你的良言，
等于把我责备一番。

布斯托

我不是责备您，
我只是给您一面真理镜子，
从镜子里
您可以看看自己。

国王

你真是个伟大的骑士。

从今以后，
我的宫廷，
你可以随时自由进出，
随时见我。
你结婚没有？

布斯托

没有，没有结婚，
陛下，
我和妹妹相依为命
我先把她嫁出去，
然后我才娶妻。

国王

布斯托，
最好让我把她嫁出去。
她叫什么名字？

布斯托

她叫艾斯特雷丽雅小姐。

国王

到哪儿才能找一个男子，
配给这颗美丽的星？
只有太阳才能和她相称。

布斯托

她不过是个地上的凡人。
陛下，
她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命运。
她呀——

也不是天上的星辰。

国王

你告诉她：

我来作媒，

给她找个相称的丈夫。

布斯托

我谢谢您！

国王

布斯托，

我要给她找个相称的丈夫。

你告诉她：

我一定当她的教父和媒人，

我还要送给她嫁妆。

布斯托

我始终忐忑不安，

陛下，您究竟为什么

把我召见？

国王

召见，塔贝拉，

是的，你说的对，

我想跟你谈……是的……

关于塞维利亚……这样的事……

但是还来得及，

往后再说。

现在没打仗，

正空闲，

我们休息休息，

一切事情，

先扔在一边，

不去料理。

从今以后，塔贝拉，

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卫。

再见吧！

布斯托

陛下，再见。

国王

不要忙，参议员，

你来拥抱我！

布斯托

这样的恩惠，

我怎样答谢？

（旁白）

我真是心慌意乱，

由不得疑猜，

他为何对我这样宠幸，

恐怕是要把我收买。

（下）

第 六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

国王

这个人非常聪明，

既有见识，

又很真诚。

堂阿里亚斯

所谓他的真诚，

倒令我怒气冲冲。

他既高傲，

又无礼貌。

若是处处真诚，

就不能处处聪明！

陛下，

经常聪明的人，

不见得事事聪明！

昨天膜拜顶礼，

今天就会窃窃私议。

时过境迁，

可资信守的国法，

就扔在一边。

您别轻信他的真诚，

您还要多给他赏赐，

多给他甜言蜜语和恩宠。

国王

我想把脸蒙住，

到她家里跟她会晤。

她虽然表面上是颗星，

实际上却是一轮红日，
把我烧炙。
我要和她幽会，
加斯提尔人的物议能把我怎样？
我这个国王已经失明，
我必须紧跟塞维利亚之星。

（齐下）

布斯托·塔贝拉住宅的大厅。

第七场

堂桑乔，艾斯特雷丽雅，玛蒂尔德，克拉林多。

堂桑乔

告诉我，我的神圣的天使，
什么时候
我才成为你的丈夫？
什么时候
才能解脱我的痛苦？
什么时候
洁白的露珠变成我的眼睛？
什么时候
你那好似太阳照的珊瑚的朱唇，
说声同我结婚？

什么时候
让珍珠悄悄地、轻轻地镶嵌我们的心？

艾斯特雷丽雅

倘若时间
象我的爱情一般，
急速流逝，
太阳会被丢在后边。
小斑鸠相爱的时候，
情意绵绵，语重心长，
在树洞里安排喜房。
我若懂得跟它们妒嫉，
塞维利亚人
早就给咱们举行盛大婚礼。

堂桑乔

为了得到你的应许，
我把整个生命献给你。
我一心想在战场上
建立丰功伟绩，
为的是把我的灵魂献给你。

艾斯特雷丽雅

我把终身付托给你，
我的爱情永世不移。

堂桑乔

啊，亲爱的艾斯特雷丽雅，
你是我的火，
你是我的光。

艾斯特雷丽雅

唉，你这个慈善的害人精！

堂桑乔

啊，你是神圣的光明，

你是北极星，

你照亮了我大海里迷航的眼睛。

克拉林多 （向玛蒂尔德）

喂，咱们俩也不错，

情火把咱们融成一个，

不妨按照主人的前例，

来点儿温柔的呼吸！

堂桑乔

你唠叨什么？

克拉林多

我们不唠叨了。

啊，美丽的鲜红旌旗（向玛蒂尔德），

令我心爱的人丧失勇气。

玛蒂尔德

啊，漂亮的仆人！

你听听马刷子的声音，

你就会变成马厩里的诗人！

克拉林多

哎呀，我的心肝！

玛蒂尔德

唉呀，别胡缠！

克拉林多

这就是咱们来点儿温存的呼吸。

堂桑乔

你哥哥到底怎么说的？

艾斯特雷丽雅

他说：

把一切安排就绪，

一时还来不及。

他一定加紧准备，

让我们早日成为夫妻。

只需几天工夫，

就安排妥当，举行婚礼。

堂桑乔

时间对于我无限的爱情

简直是个敌人。

恨不得今天举行婚礼，

现在就和你成亲。

夜长梦多，

好事多磨。

艾斯特雷丽雅

倘若他再拖延，

你就亲自和他去谈。

堂桑乔

一定去谈！

他碍我们的路，

他会把我们引入坟墓。

克拉林多

布斯托·塔贝拉回来了。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布斯托上。

布斯托

啊,桑乔,我的朋友,

你在这里。

艾斯特雷丽雅

我的天呀,他怎么啦?

堂桑乔

你在愁什么?

布斯托

我心慌意乱,

焦急不安!

一会儿是愁,

一会儿是喜。

艾斯特雷丽雅,

你先到里间去。

艾斯特雷丽雅

天呀,他是为我揪心!

我感到痛苦的时刻即将来临。

(艾斯特雷丽雅和玛蒂尔德同下)

第　九　场

堂桑乔，布斯托，克拉林多。

布斯托

罗埃拉①的桑乔·奥尔蒂斯……

堂桑乔

你怎么对我这样称呼，

难道不愿意叫我妹夫？

布斯托

我的命运有时象匹野马，

突然把我驮到……

有这么回事：

今天国王召我进宫，

为了何事，

我真弄不清。

我问他为什么把我召见，

他含糊其词，

不肯明言。

我并未求他委我司令，

他却把阿尔奇多纳的卫戍部队

交我统管。

我坚决不干，

他又委我……

① 罗埃拉是生金或生银制造的货币。

堂桑乔

说下去，

这些都是吉。

我倒想打听

究竟有什么凶？

让我知道

你为什么忧心忡忡？

布斯托

他委我加入他的枢密院。

堂桑乔

这也挺好。

布斯托

我不跟你辩，

现在咱们把愁事谈谈。

堂桑乔 （旁白）

我早有预感，

这件愁事

与我有关。

布斯托

国王对我说，

家妹尚未出嫁的时候，

他给找个中意的夫婿，

还愿送份阔绰的嫁妆。

堂桑乔

你刚才对我说，

你的命运里

忧和喜交织在一起。
其实你说得不对，
我得到的是忧，
你得到的是喜。
你看，
你受到这样恩宠，
你在宫廷里真是荣幸。
你可以给令妹找个丈夫，
我呢，陷入无尽的愁苦。
你是否记得我的权利，
是否忘掉神圣的义务和友谊。
你应该对国王说，
她的未婚夫是我。

布斯托

我当时心慌意乱，
想不出怎样答言。

堂桑乔

既然如此，
我和令妹结婚，
已成泡影。

布斯托

不会成为泡影，
我再去晋见国王，
对他说，
我已跟你有言在先，
绝对不能说了不算。

婚礼已经准备妥当，
他无权违犯法律，
也无权践踏我们的利益。

堂桑乔

国王为了惬意，
硬要歪曲法律，
谁敢不依？

布斯托

我们去对他明言，
他若这样办，
会引起麻烦。

堂桑乔

我准备一死！
我郑重说明：
人生真是捉摸不定，
眼泪和忧愁
是消遣的阴影。
国王若硬歪曲法律，
他就未必……

布斯托

国王总是国王。
奥尔蒂斯，你暂沉默，
不要着慌。

（下）

第　十　场

堂桑乔，克拉林多。

堂桑乔

谁经得住这样折磨？
谁受得了这样痛苦？
暴君忽然出头露面，
破坏我的甜蜜姻缘。
你固然得了勇敢桑乔的称号，
你固然当了君主，
可是你行为暧昧，
居心残酷，
你一定受到惩处。
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一个加斯提尔帝国，
你还嫌不够。
又把塞维利亚征服。
我们要从塞维利亚出走，
逃到直布罗陀；
为了塞维利亚，
献出我们的头颅！

克拉林多

在这儿摆不脱灾难，
只好往直布罗陀逃窜。

堂桑乔

艾斯特雷丽雅，

你曾用迷人的艳丽照耀了我，

现在凶星把我跟踪，

巨大的不幸折磨着我的心灵。

克拉林多

为了这颗美丽的星，

我们要象煎蛋一样送命；

不过幸亏没给做成圆形糕饼。

堂桑乔

一个加斯提尔，

他还嫌不够。

（齐下）

大　街

第十一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侍从；然后布斯托上。

国王

快去通报，

说我来到。

堂阿里亚斯

他们已经知道，

塔贝拉现在门口，

迎候圣驾。

（布斯托上）

布斯托

陛下驾临，

真是洪恩！

您是否想入寒舍，

休息片刻？

国王

我蒙着脸，

想把塞维利亚观览一番。

偶然经过你的住宅，

我想进来看看。

我听说，

你有一所漂亮的宅院。

布斯托

不过是一个战士的寒舍。

国王

那我们也进去。

布斯托

陛下，

寒舍十分狭小简陋，

不宜承受宠顾。

塞维利亚百姓一旦知道

国王驾临，

必然议论纷纷。

国王

布斯托，

我来，

不是为了塞维利亚，

我是为了你呀！

布斯托

陛下，

这是无上的恩宠，

我不敢承受。

国王不该探望臣属，

不该把这样的荣誉给予臣属。

我是您的臣属和奴仆，

倘若您想把我抬举，

将我召到宫里，

更为得体。

这样宠幸如果引起猜疑，

反而有害无益。

国王

猜疑？什么猜疑？

布斯托

人们会猜疑，

您驾临是为了

相看我妹妹；

这会伤害艾斯特雷丽雅的名誉。

她的贞洁是透明的水晶体，

只要哈口气，

就会把它弄碎。

国王

我来到此地，

有公事和你商议，

走，

我们先进去！

布斯托

陛下！

请允许我陪送您，

我确实没有准备，

迎接陛下驾临。

国王 （旁白）

（向堂阿里亚斯）

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抗拒。

堂阿里亚斯 （旁白）

（向国王）

您必须用车把他弄走，

我去和她会面，

替您游说一番。

国王

小声点儿，

别让他听见。

这个傻家伙

耳朵里荣誉装得太满啦。

堂阿里亚斯

也许把耳朵快胀破了。

国王　（向布斯托）

好啦，

随你的便！

我不硬要进入你的宅院。

布斯托

陛下，

等我出嫁艾斯特雷丽雅的时候，

寒舍张灯结彩，

把陛下殷勤招待。

堂阿里亚斯

车来了。

国王

布斯托，上车吧！

布斯托

陛下，

请饶恕我不能遵命，

我跟在您后面步行。

国王

不必啦，

我坐我自己的车。

堂阿里亚斯

车已备好。

国王

回宫里去。

布斯托　（旁白）

这是皇恩浩荡，

这都预示吉祥。

千谢万谢国王!

（齐下）

布斯托住宅里的大厅

第十二场

艾斯特雷丽雅，玛蒂尔德；然后堂阿里亚斯上。

艾斯特雷丽雅

你说什么？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

国王到这儿来过，小姐。

堂阿里亚斯 （上）

是呀，

国王到这儿来过。

因为星把国王引来，

因为美人迷住了他，

他才来到你们住宅。

他既是加斯提尔国王，

你就是美丽的王后。

我们的国王堂桑乔

骁悍无敌，

老百姓送了他一个绰号——

勇敢的桑乔。
摩尔人听到他的名字发抖，
可是他在您那非凡的美貌前面哆嗦。
他看见您
在阳台上伫立，
他就觉得
阳台俨似朝霞映照的金色宫殿，
那时鸟儿在玫瑰花和百合花里，
用响亮的致意的歌声，
唤醒了司晨女神；
女神从甜梦中惊醒，
她伤心，
她啼哭，
她的泪俨如珍珠。
国王情愿送您加斯提尔的一切财富，
可是您的千娇百媚，
超过那些财富万倍。
国王的意志就是这样，
倘若您顺从他的意志，
您就成为塞维利亚的太阳；
可是直到如今，
您不过是塞维利亚的一颗星。
他要送给您许许多多礼物，
送给您城堡和别墅，
您的未婚夫将成为西班牙豪门贵族，
塔贝拉家族也被提升，

您可以光宗耀祖。

现在看您怎样答复？

艾斯特雷丽雅

我怎样答复？

这就是我的答复！

（把脊背转向他）

堂阿里亚斯

咱们等着瞧吧！

艾斯特雷丽雅

对于这样的侮辱，

只能有一种回答，

就是把脊背给他。

（下）

第 十 三 场

玛蒂尔德，堂阿里亚斯。

堂阿里亚斯 （旁白）

兄妹俩真是大胆，

令我吃惊，

令我心烦意乱。

古罗马人的高贵品德，

又在他们俩身上复活。

看样子，

国王把他们无可奈何。

但是软磨和权力

能够移山，

能够摧毁岩石峭壁！

待我和这个丫鬟说说，

俗言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向玛蒂尔德）

你是这儿的丫鬟吗？

玛蒂尔德

是呀，是个不情愿的丫鬟。

堂阿里亚斯

怎么不情愿？

玛蒂尔德

我是个奴婢。

堂阿里亚斯

你是个奴婢？

玛蒂尔德

是呀，

我没有神圣的自由，

经常有死亡和监禁临头。

堂阿里亚斯

原来如此！

倘若你为国王效劳，

他可以把自由给你；

每年还赏你一千金币。

玛蒂尔德

为了自由，为了钱，
犯罪我也情愿。
您说吧，叫我怎么办？
只要力所能及，
我什么都干。

堂阿里亚斯
今天夜间，
你把国王引入宅院。

玛蒂尔德
只要您说话算话，
我可以把所有的门户敞开。

堂阿里亚斯
国王尚未进去，
先把签字盖章的圣谕给你。

玛蒂尔德
倘若他现在签字盖章，
我准保立刻把他搁到艾斯特雷丽雅床上。

堂阿里亚斯
布斯托什么时候睡觉？

玛蒂尔德
黎明时候他才睡觉，
他整夜吃喝玩乐；
男人一搞这种营生，
多少时光都被消磨。

堂阿里亚斯
那么什么钟点，

国王前来最为方便？

玛蒂尔德

就在十一点，

那时她已就寝。

堂阿里亚斯

这是绿宝石指环，

你先收下作个纪念；

以后还有许多赏钱。

（下）

王宫里的大厅

第十四场

堂伊尼哥·奥索里欧，布斯托，

堂曼努埃尔带着金钥匙。

堂曼努埃尔

老爷！

我把宫廷钥匙交给您，

收下吧。

您现在已经高升。

布斯托

我怎样报答这样的恩宠？

这完全是无功受禄，

我真弄不清楚。

堂伊尼哥

您一定立了丰功伟绩，

您要相信，

国王不会错打主意。

布斯托（旁白）

他把钥匙给了我，

让我自由进出宫廷；

我如此一步登天，

后面一定跟着巨变。

我只好等待：

既然受到意外的抬爱，

就会有意外的祸福到来。

第 十 五 场

人物同前；堂阿里亚斯上。

堂阿里亚斯

老爷们，

请退去！

国王还要签署圣谕。

堂曼努埃尔

好极啦，

良夜不可放弃，

我们一同退去。

（布斯托，堂伊尼哥，堂曼努埃尔齐下）

第十六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

国王

堂阿里亚斯，

今天夜里，

我能否拥有这颗明星？

堂阿里亚斯

那个小奴婢一定尽力而为。

国王

我得给她立个纪念碑。

堂阿里亚斯

您先签字盖印，

这比立碑要紧。

国王

堂阿里亚斯，

赶快准备圣谕，

我马上签字盖印，

我的爱情十万火急！

堂阿里亚斯

小奴婢真是走运，

既得自由，

又得金银。

国王

但是她把天上的日头，

变作塞维利亚之星，

向我出售。

第　二　幕

大　　街

第　一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玛蒂尔德站在布斯托宅院门口。

玛蒂尔德

您一个人进去更牢靠。
家里的人都睡了。

国王

艾斯特雷丽雅呢？

玛蒂尔德

她已就寝，
闺房里
一片漆黑。

国王

虽然我是金口玉言，
可是，丫头，
我还给你备妥这份文件。
凭这文件你得到自由；
至于布斯托，

我另外送他一个女奴。

堂阿里亚斯

钱也带来了。

玛蒂尔德

（向国王跪拜）

我真感恩不尽。

堂阿里亚斯

（对国王，旁白）

陛下，

财宝动人心，

人人这样，

她也如此。

国王

国王的统治是神圣的权力。

堂阿里亚斯

谁敢抗拒这种权力？

国王

现在我独自上去，

这样更易于隐蔽。

堂阿里亚斯

怎么？

您独自去冒险吗？

国王

我不明白

会有什么危险。

此事倘若不能办妥，

你陪我同往又将奈何？

你走开吧！

堂阿里亚斯

我在哪儿等您？

国王

找个离大街较远的地点，

我在那儿和你见面。

堂阿里亚斯

那么我到圣马尔柯斯教堂去。

（下）

国王

塔贝拉什么时候回来？

玛蒂尔德

鸟儿唱起来，

晨光熹微的时候。

整夜间只要他不回来，

大门就不上锁。

国王

这项猎艳，

惊险出奇，

欲火直给我打气。

玛蒂尔德

陛下，随我来，

沿着这条黑暗的走廊，

快，快！

（齐下）

第 二 场

堂曼努埃尔，布斯托，堂伊尼哥·奥索里欧。

布斯托

我到家了。

堂伊尼哥

再见啦。

布斯托

我今天回家真早啊！

堂曼努埃尔

咱们在这儿再消遣消遣吧。

布斯托

算了吧。

堂伊尼哥

咱们俩

还须来一次极其象样的访问。

布斯托

你看菲利夏娜怎样？

堂曼努埃尔

朋友，

明天咱们俩进了宫院，

把她仔细端详一番。

我不能否定她，

她值得大加称赞。

（堂曼努埃尔，堂伊尼哥·奥索里欧齐下）

第　三　场

布斯托。

布斯托

我今天早点儿睡觉。

（注视着宅院大门）

整个宅院一片漆黑，

奴仆们都溜到哪里？

鲁汉！

奥索里欧！

胡安尼柯！

安得烈斯！

都睡觉了。

胡斯达！

伊奈斯！

也睡觉了。

玛蒂尔德！

这个奴婢也睡了。

这儿睡梦笼罩了一切。

（走进宅院）

布斯托宅院的大厅

第　四　场

国王，玛蒂尔德，然后布斯托上。

玛蒂尔德

我想这是主人在呼叫，

糟糕！

我可完了！

国王

你不是说，

他总是在黎明时候

才回家吗？

玛蒂尔德

我可倒霉啦！

（布斯托上。国王遮着脸）

布斯托

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

天呀！

我溜走吧。

国王

（旁白，向玛蒂尔德）

别害怕！

（玛蒂尔德下）

第　五　场

国王，布斯托。

布斯托

是谁？

国王

是一个男人。

布斯托

男人？

你怎么深夜

闯入民宅？

赶快把姓名道来！

国王

走开！

布斯托

你真无礼！

你若想出去，

必须从这个剑尖儿过去。

虽然我的住宅是圣物，

现在也只好

用你的血来玷污。

国王

你别动剑！

布斯托

你钻进我妹妹的闺房，

你想把她玷污；

你到底姓甚名谁，

我要弄个清楚，

然后把你斩首。

国王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

你快放我走！

布斯托

这是我的宅院，

谁都得听我使唤。

国王

放我走吧，

告诉你，

我出身显贵；

我来不是居心污辱你的门庭，

却是想增高你家门声！

布斯托

我真弄不清，

污辱怎会增高我家门声？

国王

把你家的门声依托给我，

你自管放心。

布斯托

为了把我家门声保全，

还得依托这把利剑。

你既然为了增高我家门声，

才进入我的家门，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地来？

为什么用斗篷把脸遮盖？

你那慌里慌张的神气，

已经把你出卖。

你毫无廉耻，

毫无胆量，

缩在墙角，

象个小偷。

为了荣誉，

你拔出剑来，

咱们拚个死活。

国王

你这个傻瓜，

你别耍刀弄剑。

布斯托

我若不拿剑收拾你，

我就得任你无礼！

（拔剑）

国王

我还是说穿了吧。

（向布斯托）

你别动手，

我是国王！

布斯托

撒谎！

国王？

独自一个？

偷偷摸摸？……

胡说！

国王能给我带来羞辱？

不能！

你是个恶棍流氓，

你想糟踏国王？

你想用恶意诽谤

遮住国王的光芒？

国王不会玷污他的臣民。

你假冒国王，

令我怒火冲天，

我更要把你斩首。

对于我的侮辱，

我也许能够忍受，

我自己如何懊丧，

也可以一声不响。

但是你侮辱国王，

你就犯了滔天罪行，

无法原谅！

法律上明文规定：

谁要居心无视

国王的神圣，
谁就得受到严惩！

国王 （旁白）

眼前就是考验，
我该怎么办？

（向布斯托）

哎呀，我再说一遍，
我是国王。

布斯托

你别再向我说谎。
我不相信你；
国王的行径
只会给我们带来体面和光明，
你却居心污辱我们。

国王 （旁白）

他既愚蠢，又无礼，
我该怎么办呢？

布斯托 （旁白）

这个蒙头盖脸的家伙
确是国王，
我先把他放走，
然后追查他怎样败坏我的门声。
我怒火满胸。
荣誉好比年金，
给了你，
随时他能收回。

（向国王）

不论你是谁，

你走吧。

但是你要记住：

不管你是冒充国王，

还是无恶不作的流氓，

不许你再造谣中伤，

玷污国王！

你要当心，

说到国王，

人人闻声丧胆，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

你居然胆大妄为，

侮辱国王。

他把宫廷钥匙交我掌管；

我没把我家的钥匙给他，

他当然不会闯进我家。

你别践踏法律。

你要当心，

国王办事认真。

只因你冒充国王，

我才不向你发怒。

看在国王面上，

我把你饶恕。

以后你不准再触犯王法。

我是国王的臣属，

尊敬国王是我的义务。

臣属的名誉也不许侮辱。

国王

我再也不能忍受！

我真是惊慌失措，

羞愧难当。

你这个傻瓜！

因为我冒充国王，

你才把我放？

告诉你吧，

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国王，

我才扮作这般模样。（拔剑）

你要放我走，

必须让我摆出国王的姿态，

对我必恭必敬，

然后我才把你抬举。

我的称号给了我无限勇气，

看剑，

你这个混蛋，

国王现在把你斩。

布斯托

荣誉已经完全把我支配，

为了荣誉，

我死而无畏！

（用剑决斗）

第　六　场

人物同前;拿着灯火的仆人们上。

仆人们

这儿出了什么事?

国王　(旁白)

趁着他们还没把我认出,

我快点儿溜!

等着瞧吧!

这场屈辱,

我一定报复!

(下)

一个仆人

污辱您的那个家伙跑掉了。

布斯托

追!

不,仇人跑掉也好!

把灯烛给玛蒂尔德。

你们去吧。

(仆人们放下灯烛,下)

第　七　场

布斯托,玛蒂尔德。

布斯托　（旁白）

出卖我的原来是她！

怪不得她面无人色，

直打哆嗦。

我得问个水落石出。

（向玛蒂尔德）

把门锁上，

你休想逃命！

这桩事，

国王已对我说清。

玛蒂尔德　（旁白）

国王既不保密，

我可真是倒霉！

我还怎能隐匿？

（向布斯托）

国王的话都是真的。

布斯托　（旁白）

现在我明白

坏根儿在哪里。

（向玛蒂尔德）

那么是你把他放进来的？

玛蒂尔德

他许给我自由。

我为了得到自由，

您看看，

我才给他方便。

布斯托

艾斯特雷丽雅知道吗？

玛蒂尔德

我想她若知道我们的协议，

她早就用她的光芒，

把我烧成灰烬。

布斯托

噢，原来如此。

倘若这个意外事件

把星搞得暗淡无光，

星也会跟着死亡。

玛蒂尔德

她的红霞没有消逝，

她那太阳似的光辉没给遮暗，

国王刚到她的闺房，

刚把圣谕给我，

正要进去的时候，

您已来到他的背后。

布斯托

怎么？

国王给了你圣谕？

玛蒂尔德

圣谕里说

他给我自由，

每年还赏我一千金币，

只要我让国王溜进她的闺房里。

布斯托

哎呀，国王！

你损害我的体面，

原来还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向玛蒂尔德）

跟我走！

玛蒂尔德

到哪儿？

布斯托

跟我去见国王，

我要到那儿执行王法，

履行我的义务。

玛蒂尔德

哎呀，我这个小奴婢真命苦啊！

布斯托 （旁白）

国王想遮暗塞维利亚之星的光芒，

但是西班牙的荣誉

让艾斯特雷丽雅依旧发亮。

（齐下）

通向王宫的大街

第 八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

国王

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

堂阿里亚斯

您本来不该单独一人前往。

国王

他真是愚蠢，

真是桀骜不驯，

他不是唯命是从的子臣，

俨然他是国君。

他冷言热语，

指狗骂鸡。

当然他认出了我。

国王的尊严

逼得我无法克制自己，

我只好跟他死拚。

我拔剑向他扑去。

这时人们举着灯笼火把跑来，

我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用斗篷盖着脸，

匆忙离开他的宅院。

我和塔贝拉相遇的经过，

就是如此这般。

堂阿里亚斯

口出不逊，

亵渎圣上，

死有余辜！

明天日出时候，将他斩首。

叫人们看看放肆的家伙，

得到死刑的结果。

您有权这样处理：

因为在西班牙只有一种法律，

那就是国王的随心所欲。

国王

阿里亚斯，

倘若把他公开处死，

那是重大的失策。

堂阿里亚斯

他不过是个参议员。

您有充分理由

判他死刑；

咱们最大的明智和慎重，

就是根绝一切罪行；

提高咱们的威信，

显示咱们的威风。

国王

这儿的人机警多谋，

我们又找不到任何藉口。

堂阿里亚斯

那么就秘密把他杀掉。

国王

秘密杀掉？

成吗？

这个密谋，

委托谁呢？

堂阿里亚斯

我可以自告奋勇。

国王

我不愿意让你冒险。

堂阿里亚斯

那么我推荐一个人，

他勇猛无比，

堪称伟大的战士，

著名的骑士。

谈起他，

摩尔人发抖；

在直布罗陀的方尖塔旁，

他曾多次战果辉煌。

他是个常胜将军，

在塞维利亚，

他的英勇

排列第一名。

他是仕官学校的太阳。

国王

他姓甚名谁？

他在哪里？

堂阿里亚斯

他叫堂桑乔·奥尔蒂斯，

安达卢西亚的英雄。

国王

快去把他叫来！

直到天亮，

我也要在这儿等待。

堂阿里亚斯

现在已经深夜，

您去睡觉吧。

国王

阿里亚斯，

我还睡什么觉！

我的肺都要气炸啦。

立刻把他叫来！

堂阿里亚斯

宫墙那儿黑黑的，

一具尸体在空中摇摆。

国王

在空中摇摆，

那是谁？

堂阿里亚斯

我说的，

不是没有根据。

国王

你看看到底是谁？

堂阿里亚斯

是那个小奴婢，

手里还攥着您的圣谕。

国王

真是可恨！

堂阿里亚斯

真是丢脸！

国王

我要他兄妹俩死在我手，

塞维利亚人都闹起来，

我也不在乎！

堂阿里亚斯

您该马上发出圣谕，

为那小奴婢举行葬礼。

塔贝拉如此侮辱圣上，

万万不可让他再活下去。

（齐下）

布斯托宅院的大厅

第　九　场

布斯托，艾斯特雷丽雅。

艾斯特雷丽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布斯托

你先把门窗关上。

艾斯特雷丽雅

太阳刚刚出来，

晨曦沿着青玉栏杆

刚刚爬上阳台，

你便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

你脸色忧郁悲哀，

你神色恍惚不定，

为什么心情不宁？

为什么这样怒气冲冲看着我，

难道我犯了什么罪行？

布斯托

你若犯了罪，

你就告诉我吧！

艾斯特雷丽雅

我犯了罪？

这是从何说起？

你疯了吗？

你失掉理智了？

我犯了罪？

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只是猜疑，

你真对我不起。

难道你不了解我？

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难道你听过

我说过什么不体面的话？

若是没有说过，

你怎能猜疑我？

布斯托

猜疑是有原因的。

艾斯特雷丽雅

有原因？

布斯托

是呀，

艾斯特雷丽雅，

今天夜里，

咱们家里……

艾斯特雷丽雅

快说！

若是我有罪，

我马上就死去。
今天夜里怎么啦？

布斯托

今天夜里，
太阳离开了自己的轨道，
把星也引入歧途。

艾斯特雷丽雅

天文学的言语，
不宜用到贞洁问题上。
请你直截了当地说，
天上的太阳，
别去管它，
随它东走西撞；
我虽然是星，
我也不嫉妒太阳。

布斯托

库埃瓦斯教堂钟声响了，
令人愉快的寂静
宣告了黑夜的降临；
这时候我回到家里，
在你的闺房门口，
遇见了国王；
他单独一人，
用斗篷把脸蒙得十分严紧。

艾斯特雷丽雅

你说什么？

布斯托

我说的是真情实话。

这样夜深时候，

国王干吗到咱家里？

他就是为了你。

玛蒂尔德和他在一起，

我听清了他们的脚步和嘀咕。

荣誉的眼睛最锐利：

我嚷道："是谁？"

他答道："是个男人。"

他说他是国王。

我一下子认出是他，

可是我装作不信他的话。

我尽力克制自己，

他反而觉得受了委屈。

他暴跳如雷，

拔出剑来向我攻击。

我和他厮杀起来，

这时人们举着灯笼跑到这里。

他不愿意事情戳穿，

便悄悄溜走，

都没认出他是谁。

我叫那个奴婢发誓，

把真情对我说明；

没用拷问，

她立刻完全招认。

为了她的叛卖和玷污，
国王签署圣谕，
允许给她自由。
我把她带出家门，
为了防止她再败坏咱们家声，
我把这条毒蛇勒死，
命令仆人把她的尸体
挂上墙头。
我要让国王知道，
他要落到塔吉诺斯的下场，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咱们的名誉受到威胁，
我得远走高飞。
你需要有个保护人。
我想让你
和桑乔·奥尔蒂斯马上结婚。
他可以保护你，
使你免受国王蹂躏；
然后我启程远遁，
也就安心。

艾斯特雷丽雅

布斯托！
你对我无限爱护，
让我来拥抱你吧。

布斯托

现在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

准备吧，艾斯特雷丽雅，

但是不要声张出去，

因为我得保全我的名誉。

（下）

艾斯特雷丽雅

啊，亲人！

我多么幸福！

我和你是同胞兄妹，

永不分离。

现在我刚一出嫁，

你就远走高飞？

俗语说：

杯已到口，

还会失手。

（下）

宫廷里的大厅

第十场

国王手执两份文件，堂阿里亚斯。

堂阿里亚斯

堂桑乔现在前厅等待召见。

国王

偷香窃玉可以不择手段，
无奈好事未成，
搞得我心烦意乱！
这儿有两份文件：
一份里我写明塔贝拉的名字，
我命令把塔贝拉杀死；
另一份证明杀死他的骑士无罪，
我已经把文件盖印。
你去把骑士领来！
你先回避。

堂阿里亚斯

我不回避。

国王

你回避吧。
我想单独召见他，
让他注意，
这项密谋，
只有我们两人知悉；
人不知，鬼不觉，
我们两人单独安排好。
你快去把他叫来。

堂阿里亚斯

我去叫他来。

（下）

国王

我知道，

报复不会给我这偷香窃玉的行径
带来什么光彩和令名。

第 十 一 场

国王，堂桑乔·奥尔蒂斯。

堂桑乔

拜见陛下。

国王

起来吧，
我打搅你啦；
起来吧！

堂桑乔

谢陛下！

国王 （旁白）

真是个标致的小伙子。

堂桑乔

我不谙词令，
又不善辩，
您把我这样抬举，
我心里十分不安。

国王

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堂桑乔

您庄严威武，

我把您
看作神仙的形象，
您也确是神仙，
您的意志就是法典。
陛下，
我在这儿听您差遣。

国王

我把你召来，
你觉得怎样？

堂桑乔

今天陛下把我召来，
真是破格抬举！

国王

你谨慎聪明，
人人器重。
我对你十分钟爱。
你当然急想知道
为什么我把你宣召？
只因有件秘密事情，
我要和你商定。
你是我的伟大战士，
所以选中你：
塞维利亚有个人，
必须把他秘密杀掉。
这件事只能委托你，
只有你最可靠。

堂桑乔

他犯罪了吗？

国王

当然犯罪了。

堂桑乔

对于罪犯，

通常是公开处死，

以儆效尤。

现在为什么要秘密？

这样岂不令人怀疑

是乱杀无辜？

这样秘密，

不把罪行宣布，

没有丝毫好处。

陛下，倘若他的罪行

不该用死来偿付，

就请陛下把他饶恕！

国王

桑乔·奥尔蒂斯，

你别为他讲情，

我必须判他死刑。

因为事关我的荣誉，

这种办法我不得不用。

关于我这强硬的手腕，

不可泄露风声。

犯有辱君之罪者，

应该处以死刑。

难道你不赞同？

堂桑乔

是呀，把他火焚。

国王

倘若他犯了辱君之罪，

你看该怎么办呢？

堂桑乔

那就立刻把他处死。

陛下，

我高声向您请求，

他若果然如此，

我就把他铲除。

纵然他是我的亲兄弟，

我也毫不踌躇。

国王

伸过手来，

咱们一言为定。

堂桑乔

只要一息尚存，

拿我的忠贞保证。

国王

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叫他措手不及。

堂桑乔

陛下，

我是罗埃尔军人，
您怎么鼓励不义行为？
叫我偷偷摸摸去暗杀？
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要在所有塞维利亚人面前，
和他决斗，
不在决斗中进行击杀，
就不算光明正大。
倘若暗暗叫他死于非命，
我的良心感到沉痛。

国王

好，怎样杀他，
都由你吧。
这是给你的文件，
我已盖了印，
付与你全权。
你先念一念。

（把文件递给他）

堂桑乔

我就念。

（念）

“桑乔·奥尔蒂斯，
我委托你立刻去杀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
随后我告诉你。
让人们都知道，

你是为了我，
才把他杀掉。
你若受到威胁，
我亲自保护你。”
国王！
我怎能不信赖您！
您干吗给我文件？
干吗给我一个便条？
只要您对我说句话，
就足够足够。
我不相信文件，
我只相信陛下，
为了满足您的心愿，
我能够移山。
我现在撕碎这个文件。
（撕文件）
没有这个文件，
我可以放心大胆
投入决斗；
有了这个文件，
会给国王带来不便。
何必拿这个文件
证实国王的誓言！
咱们的条约
一定严格履行。
我为您报复，

您让我行动自由。
我要去了，
我只希望一项报酬，
一项奖励：
让我跟选定的那个姑娘，
成为夫妻。

国王

我还让你当加斯提尔的继承人，
我起誓，
我把加斯提尔送给你！

堂桑乔

谢谢陛下，
我将不遗余力，
辅佐您的王位……
……①

国王

桑乔，
我也无所吝惜；
你立下丰功伟绩，
应该受到奖励。
（把另一份文件递给他）
以后你看这份文件，
就知道，
你该把谁杀掉。

---

① 此处原文缺一行。

他的名字令你焦虑，
但是你已经不能后退。
我听说，
在塞维利亚，
他真是个人物。

堂桑乔

陛下，
不久就见结果。

国王

去吧，桑乔！
履行你的诺言，
条约必须信守。
只有你知我知，
还要小心慎重，
不可走漏风声！

（下）

第十二场

堂桑乔·奥尔蒂斯，克拉林多。

克拉林多

我拚命把您寻找，
好把最香甜的消息，
向您传报。
老爷，

您要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兴高采烈，
心花怒放！
我在等候您的奖赏！

堂桑乔

你干吗这样眉开眼笑？

克拉林多

难道您的心没有给您一点儿预兆？
您拿去看吧。

（把一封便函递给他）

堂桑乔

谁写的？

克拉林多

是那个使灿烂的太阳黯然失色的美人。
是星，是艾斯特雷丽雅，
亲自打发我
给您送来喜信。
我等候领赏。

堂桑乔

什么喜信？

克拉林多

布斯托把妹妹嫁给您，
你们的婚礼已经确定，
就在今天举行。

堂桑乔

你说什么？

啊，我真乐死了！

莫非她已经成了我的？

莫非我渴望已久的目的

终于达到？

我的星，我的朝霞！

光辉照耀着我的生命，

迷人的光辉淹没了

过去的苦闷。

她这封喜信里写些什么？

（念信）

“亲爱的未婚夫：

快乐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的哥哥在找你，

就是为了把生命给我，

同时为了奖赏你。

他急忙找你

择定举行婚礼的时间，

赶快，不要坐失良机！

你的艾斯特雷丽雅草此。”

我心爱的星！

我的梦想已经实现。

克拉林多！

你马上回到家里，

把这件喜事和我的欢欣，

告诉家里的人！

你告诉管家，

快把羽帽和堂皇的制服取出，
这是我早已保存，
为这吉日良辰使用的珍物；
你告诉所有的僮仆，
都穿上节日衣服。
赶快去执行我的吩咐。
你既等候犒赏，
你先把这块黄玉带上。
将来把太阳和黄玉镶到戒指里，
我把太阳一起送给你。

克拉林多

祝您寿比黄玉还长！
让娇妻搂抱着您，
象常春藤一样！
老爷，
我衷心向您祝祷，
祝您长生不老。

（下）

第 十 三 场

堂桑乔·奥尔蒂斯。

堂桑乔

我要赶快见布斯托去，
幸福和焦急，

搞得我喘不上气。
哎呀，我怎么忘了国王，
这真不可原谅！
我赶快打开文件，
看看国王叫我把谁杀？
看看姓什么，叫什么。

（念）

“桑乔，你必须把布斯托·塔贝拉杀掉。”
哎呀，我的天呀！
他居然叫我干这等事情！
我们的全部命运，
真是一场冒险的赌博；
有人洗牌，
有人出牌，
这是一张倒霉的牌，
这是灾祸和悲哀。
命运，命运，
无情的赌博！
本来眼前是无限欣欢，
一刹那，
我的命运就象黑夜一般。
现在只有一张牌，
出了这张牌，
便全盘输光，
我的生命也跟着死亡！
再念一遍！

我的手发颤。

莫非眼睛把我欺骗？

莫非我看花了眼？

没有，这儿写得清清楚楚……

（念）

“桑乔，你必须把布斯托·塔贝拉杀掉。”

完了！完了！

我该怎么办？

我已对国王许了愿……

……①

我只好放弃他的妹妹……

这样搞，

桑乔·奥尔蒂斯办不到！

把忠君和爱情对立，

不是正当行为。

布斯托，你死吧；

布斯托，你死吧。

但是别动手，

让布斯托活下去，活下去。

我若挽救我的爱情，

我就不能履行对于国王的忠诚。

但是爱情的力量，

谁能抵抗？

最好是我死，

---

① 此处原文缺一行。

或者我出走；
如此既可效忠国王，
布斯托也可免于死亡。
但是我还想讨好国王。

（念）

"桑乔，你必须把布斯托·塔贝拉杀掉。"
倘若国王为了艾斯特雷丽雅
把他杀掉，
塞维利亚人岂不群起大闹？
对，国王是为了艾斯特雷丽雅，
才决定把布斯托杀掉。
我想冒犯国王，
保护艾斯特雷丽雅；
然而我是一个骑士，
不可按照好恶行事；
而要看是否应该。
我该遵循什么呢？
法律第一。
关于这件事，
没有任何法律。
不过，有是有的，
那就是国王不公正的法律。
……①
上帝给布斯托这么重的处分，

① 此处原文缺一行。

我的疯狂的爱情逐渐消沉；
我虽然损失奇重，
挽救国王，
还是分所应当。
让布斯托死吧，让布斯托死吧。
现在没有人宣布：
“让布斯托活下去，
让布斯托活下去。”
美丽的艾斯特雷丽雅，
宽恕我吧！
我失掉你，
同时变成你的仇人，
这可不是轻微的处分。
我该怎么办呢？
我能有别的出路吗？

第 十 四 场

布斯托，堂桑乔·奥尔蒂斯。

布斯托

祝贺你，我的妹夫！
我见到你，
我感到多么幸福！

堂桑乔 （旁白）

然而我是何等不幸，

他给我带来生命，
可是，我的兄长，
我给你带来的却是死亡。

布斯托

啊，我的兄弟，
你们的佳期，
终于确定了。

堂桑乔 （旁白）

哪里是佳期！
简直是噩耗凶讯。
我的命运惨惨凄凄！
唉，命运的打击多么残酷无情！
杀……杀……天呀，
杀那个我最亲爱的人！
我将失掉他的妹妹，
唉，我的一切全告完结。

布斯托

你已经和艾斯特雷丽雅小姐订婚，
现在就须和她成亲。

堂桑乔

虽然你把她给我，
但是成不了亲。

布斯托

你认出我了吗？
你认出我是谁？

堂桑乔

我认出你是塔贝拉，

我才这样跟你说话。

布斯托

你既然认出我是塔贝拉，

你怎么还这样跟我说话？

堂桑乔

我所以这样跟你说话，

就是因为我认出你是塔贝拉。

布斯托

既然认出来，

你就该知道我的荣誉和出身；

我们的血统是多么高贵，

桑乔·奥尔蒂斯，

你不该这样口出不逊……

堂桑乔

我就这样。

布斯托

你！你说什么？

堂桑乔

我说的是你。

布斯托

你这样侮辱我，

你简直象个说谎的流氓，

我用耻辱把你埋葬！

（拔剑）

堂桑乔

流氓，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埋葬？

（旁白）

永别了，爱情！

我已心神狂乱！

国王，国王怂恿

我犯这样的罪行。

（互斗）

布斯托

我要死啦！

你住手吧！

（跌倒）

堂桑乔

天呀！

我干的是什么事！

我为什么这样疯狂，

把你杀伤！

我的兄长，

我祈求你

恢复理智，

把我杀掉。

举起你的剑，

对准我的胸膛——刺吧！

我向你请求，

给我这受尽折磨的心灵

打开一条出路！

布斯托

兄弟，

我把妹妹托付给你。

永别了！

（死）

堂桑乔

你这残酷的剑，

杀死兄长的、万恶的剑，

你赶快把我的生命结束，

我应该以血还血。

第十五场

两位市长：堂佩德罗·德·古斯曼和发尔凡·德·里维拉。其他骑士数人。堂桑乔，已死的布斯托。

堂佩德罗

这是怎么啦？

把剑收到鞘里去！

堂桑乔

怎么？

我杀了我最亲爱的人。

发尔凡

怎么这么乱呀？

堂佩德罗

这是怎么回事？

堂桑乔

我杀了我的兄长。

我是塞维利亚的该隐① 。

我真残忍可恶，

他是无辜。

你看，他当了报复的牺牲品。

他是为我而死，

我情愿为他死去。

你们快把我杀了吧！

第 十 六 场

人物同前；堂阿里亚斯。

堂阿里亚斯

这儿出了什么事啦？

堂桑乔

为了信守不幸的誓言，

我执行了可怕的任务，

保持了我的忠诚。

您告诉国王：

塞维利亚人是怎样说话算话。

他为了表示忠诚，

抛弃了艾斯特雷丽雅，

① 《圣经》中人物，曾杀死其弟亚伯。

也不考虑她哥哥的生命。

堂佩德罗

就是他把布斯托·塔贝拉杀了。

堂阿里亚斯

这真是罪大恶极！

堂桑乔

马上给我戴上手铐脚镣！
凶手应该处死。
虽然我的残忍行为
是遵照了别人的主意，
可是杀死他的既然是我，
死就是我的唯一结局，
死就是我罪有应得。

堂佩德罗

快把凶手逮捕，
快把凶手送进监狱。
看，老百姓
已经群情沸腾。

堂桑乔

我的朋友，
我的布斯托·塔贝拉……

发尔凡

他这个人疯了。

堂桑乔

冰冷的尸体，
浸在高贵的血里。

让我把他运走！

不幸的阿特兰特

把亲爱的人

举到天堂。

我恕他不死，

把我的生命给他。

堂佩德罗

他说胡话哪。

堂桑乔

这项犯罪

是为了忠诚，

可是两者不能并行……

老爷们，

想想我的话吧。

不管你们懂或不懂，

反正我不吭声。

我认识我的罪过。

为什么杀死他，

我不说。

我只告诉你们：

凶手是我。

（齐下，同时搬下布斯托尸体）

布斯托宅院里的房间

第 十 七 场

艾斯特雷丽雅，特奥多拉。

艾斯特雷丽雅

特奥多拉，

这样紧赶，

我不知道该怎样打扮！

快把镜子给我拿到跟前！

特奥多拉

小姐，

只好您自己端详仔细：

镜子不能传达

您那妙不可言的美丽。

镜子的力量不足以照出

您那千娇百媚。

艾斯特雷丽雅

我的脸色起了变化，

两颊热得酷似红霞。

特奥多拉

这是血向两颊奔流；

幸福已经临头，

幸福赶走处女的畏惧，
赶走处女的娇羞。

艾斯特雷丽雅

我仿佛看见
我笑容满面，
我的未婚夫
握着我的手，
他万般温存，
向我海誓山盟；
我们默默相视，
两对瞳孔含着无限衷情。
特奥多拉，
幸福的日子，
我永远不会忘掉。
特奥多拉，
啊，这就是我的星。

特奥多拉

喜乐已经响了，
哎呀，镜子掉在地下了。
（捡起镜子）
好似人声嘈杂。
镜子掉在地下。
由于爱恋殷切，
玻璃从一轮圆月，
变成无数繁星。

艾斯特雷丽雅

碎了吗?

特奥多拉

碎了,小姐。

艾斯特雷丽雅

好极啦!

特奥多拉,

什么镜子我都不要,

我只用他的眼睛来照;

让镜子碎了吧。

我若保全了玻璃镜子,

我就会打碎他的眼睛。

我要永远在他的眼睛里

照我自己。

第 十 八 场

人物同前;穿扮很漂亮的克拉林多。

克拉林多

小姐,

乐声宣布我们愉快的心情,

宽边帽的穗缨

预示佳期的来临。

我已经把信交给老爷,

他当时赏了我

这个镶着宝石的戒指。

艾斯特雷丽雅

我也赏你，

你先给我这个戒指，

然后我给你金刚石。

克拉林多

宝石里咔喳咔喳地响，

大概是由于悲伤！

黄玉治疗忧愁，

它自己却经常悲伤。

所以宝石的响，

一半是治疗，

一半是悲伤。

艾斯特雷丽雅

怎么，宝石何必愁得发响，

让悲伤在快乐和幸福的日子里

永远灭亡！

克拉林多，

幸福的日子，

我永远不会忘掉，

啊，这就是我的星！

特奥多拉

一大群人进了院子

嚷嚷吵吵。

克拉林多

他们沿着楼梯，

仿佛要上来。

艾斯特雷丽雅

人逢喜事精神爽，

谁有勇气把他们阻挡？

第十九场

人物同前；两位市长，几个抬着布斯托尸体的人。

艾斯特雷丽雅

这是怎么回事？

堂佩德罗

人生就是灾难和不幸。

我们的生活是泪海。

布斯托老爷已经丧命。

艾斯特雷丽雅

我的命运真是我的敌人呀！

堂佩德罗

有件事使你稍感心安，

就是凶手桑乔·奥尔蒂斯

已被拿获，

明天早晨就把他问斩。……①

艾斯特雷丽雅

走开，仇人，

你的恶毒的话，

---

① 此处原文不全。

烧伤我的胸膛！
哥哥被杀死了，
凶手是桑乔·奥尔蒂斯。
不可能，
这是谁说的？
听了这些话，
谁能不死？
如果我还活下去，
我就是铁石心肠。
这个极端可怕的日子，
我永远不能遗忘。
痛苦，苦痛，
这就是我的星！
倘若你还有一点点人心，
你就赶快把我杀死吧！

堂佩德罗

她难受得疯了，
当然……

艾斯特雷丽雅

我的星真是不幸！
哥哥被杀死，
凶手是我的桑乔！
我们曾是三人同心，
永不分离。
走开！
我完啦，完啦！

堂佩德罗

她陷入绝望了。

发尔凡

真是红颜薄命！

堂佩德罗

（向克拉林多）

你去照拂她一下。

克拉林多

小姐……

艾斯特雷丽雅

走开！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才，

你是杀死我哥哥的凶手的奴仆！

既然人世上一切已经完了，

我的生命也告结束！

极端可怕的日子

永远把我摧毁。

特奥多拉，

这就是我的星！

第 三 幕

宫廷里的大厅

第 一 场

国王，两位市长，堂阿里亚斯。

堂佩德罗

他承认是他杀的，

为什么杀，

他不愿意说。

国王

他隐瞒他杀人的动机？

发尔凡

他只说：

“我不知道。”

堂佩德罗

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国王

他也没说，

是谁叫他干的？

堂佩德罗

没有，
陛下，
根本没有。

堂阿里亚斯

这真是一场毫无线索的无头案。

发尔凡

他只说：
他杀了布斯托，
他杀得对不对，
他也不清楚。
他只承认杀死布斯托，
是因为他发了杀他的誓言。

堂阿里亚斯

想必是他受了侮辱，
他才进行报复。

堂佩德罗

不是，
他一口否认报复。

国王

你再去找他一趟，
赶快传达我的意旨：
你说是我命令他来，
马上把他犯罪经过说个清楚。
你告诉他，
说我是他的朋友；
但是现在，

他若不向我坦白
他杀死布斯托的原因，
我就成为他的敌人。
叫他不要沉默，
等死，
叫他说出真话，
为什么，
是谁逼他下此毒手，
或者是他为谁报复。
叫他向我讲明他的行凶原因，
否则死就是他的命运。

堂佩德罗

他希望的正是死，
他只求死，
他十分悲痛；
他已失却理智，
他极度震惊；
他精神失常，
他咒骂自己的行凶勾当。

国王

他没埋怨什么人吗？

发尔凡

没有，
陛下，
他万分悔恨，
感到极端沉痛。

国王

这样优异的勇敢，

真是罕见！

发尔凡

他不谈别人有何罪过，

他一味自责。

国王

象他们这样两个，

我从来没有见过。

告诉他，

我在等候他。

叫他立刻禀告我，

对于这项罪行

谁应负责；

不管是谁，

纵然是我，

也一样解送法庭审判！

他若不说出，

明天就在全塞维利亚人面前

把他问斩，

以儆效尤。

堂阿里亚斯

我马上就去。

（堂阿里亚斯，两位市长齐下）

第　二　场

国王，堂曼努埃尔。

堂曼努埃尔

塔贝拉的妹妹，

要求觐见陛下。

国王

好，召她进来。

堂曼努埃尔

陛下，

她后边还跟着老百姓呢。

国王

她来得正好！

给我摆好安乐椅，

召她马上进来。

堂曼努埃尔

我去唤她。

（下）

国王

不幸的美人，

好象天上的星，

暴风雨之后，

又闪闪发光。

（堂曼努埃尔复上）

堂曼努埃尔

她已来到，

她仪态万方，

恰如夏季的太阳，

虽然光线惨淡，

她依旧天仙模样。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艾斯特雷丽雅由市民陪同上。

艾斯特雷丽雅

虔诚的基督徒，

勇武的加斯提尔国王——

堂桑乔。

您有过无比的功勋，

您是心地善良的伟人！

苦命的星，

怀着悲哀忧愁的心情，

拜谒陛下。

她的遭遇遮暗了她的光辉。

她的黑色丧服，

恰似可怕的乌云。

我请求公正裁判，

但是不由您来主持，

让我自己

根据杀人偿命原则，
进行审判。
伤心之泪未干，
我已淹没在泪里边。
我何等痛苦绝望，
您可以一目了然。
我疼爱我的哥哥塔贝拉，
但是悲惨的命运，
忽然把星蹂躏。
他象父亲一样疼爱我，
我也尊重他，
处处都听他的话。
我跟他一起生活，
十分幸福；
他甚至紧紧关起闺房窗户，
不让太阳的无情光线
烧伤我的皮肤。
塞维利亚人看着我们，
都感到惊奇，
把我们兄妹俩视为一个天体。
但是残忍的凶犯
对他暗下毒手，
致命的剑击
毁灭了我们的幸福。
我一下子失掉了
亲爱的哥哥和未婚夫，

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请您履行国王职责，
不要拒绝我的要求。
把凶手交给我，
由我把他判处。

国王

你把怒火稍予平息，
别把我的宫院点燃。
要知道，星是太阳的眼泪，
群星的光线能把一切烧完。
所以把绮丽的朝霞付予群星，
才算尽美尽善。
让万道红霞在天上燃烧，
那儿有熊熊烈火发威的地方，
在这儿地上
就不要浪费它们的光芒！
这是我的戒指，
你带到监狱里，
监狱里的人见到戒指，
都唯命是从。
只要你一声令下，
他们就把犯人交你审问。
你想向仇人报复就报复吧！
我知道你的愤怒，
不会把仇人饶恕。
但是要记住：

甚至飞禽走兽
也有善良的时候。
咱们不妨向它们求教。

艾斯特雷丽雅

善良，
实在无从谈起……①
陛下，
现在我有一个主意。
我只对名誉感到兴趣。
一个塔贝拉死了，
另一个塔贝拉还活着。
既然我的美丽是万恶之源，
就让我的美丽烟消云散。
我要亲自动手，
破坏我的容颜。

（除国王外，其余的人齐下）

第　四　场

国王。

国王

我担心若是由她审判，
她要亲手把他问斩。

---

① 此处原文不全，可能是古本中被删去，删去原因不明。

一个极端美丽的容器
怎能装下如此残酷的事物？
这会造成多大的错误！
我要把他搭救，
因为一切是我之咎。
心爱的人儿，
尽管你践踏国王的朱衣，
可是我要否认你的权力。

（下）

监　　狱

第　五　场

堂桑乔·奥尔蒂斯，克拉林多。

堂桑乔

克拉林多，
你怎么不为了纪念我，
写点儿诗歌？

克拉林多

没有得赏的希望，
谁肯胡诌诗行？
为了各式各样的盛宴，
人们请我写过许多诗篇。

人们在街上看见我，
恰似见了裁缝老师傅，
急急忙忙向我喊叫：
"喂，我预定的是否做好？"
是呀，
但愿我有天分，
我的智慧可以超过
阿那克萨哥拉①，
希腊和拉丁的天才
也要受到嘲弄。

第 六 场

人物同前；两位市长，堂阿里亚斯。

堂佩德罗

进来吧。

克拉林多

老爷，
他们是来
把对凶犯的判处
通知您。

堂桑乔 （向歌手们）

喂，我请求你们，

① 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约500—前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马上为我歌唱吧！

在我这最后的时刻，

用歌唱来表现欢乐。

让人们都知道，

我在死的面前，

我的心没有打颤。

死不能够

把我英勇的胸怀征服。

克拉林多

这是何等雄壮的气魄！

若是爱哭的德国人到了这样时刻，

会多么悲哀！

歌手们 (唱)

倘若生活最可怕，

倘若生活里只有折磨；

那么我就等待死亡，

死亡是摆脱。

死亡，

你怎么姗姗来迟，

一拖再拖。

克拉林多

这是快乐的歌！

堂桑乔

而且既真实，

又合适。

歌手们 (唱)

生活是死亡之前的折磨，

死亡是对生活的摆脱。

堂佩德罗

哎呀，这是唱歌的时候吗？

（歌手们下）

堂桑乔

难道犯人不能从音乐里

找点儿更好的休息？

发尔凡

现在死亡威胁着你，

意外的判决

也许象霹雷。

你怎么还顾得听歌自娱？

堂桑乔

我要象天鹅一样，

临死的时候，

还甜美地歌唱。

发尔凡

时候到了，

死亡在等待你。

堂桑乔

为了这个快乐的消息，

我吻您的脚和手！

甜美的时刻就在眼前，

我的求死梦想就要实现。

堂佩德罗

桑乔·奥尔蒂斯，
你要讲清楚，
你为什么杀死布斯托？

堂桑乔

杀死布斯托。
我大声招认：
我是凶手。
任凭您怎么野蛮刑讯，
任凭您发明什么新的酷刑，
反正我不承认其中有任何原因。

发尔凡

难道你杀他，
无缘无故？

堂桑乔

我只承认：
是我杀的。
至于原因，
我只字不提。
谁若知道，
就让谁去说吧。
我只知道杀他。
至于原因，
我不知道。

堂佩德罗

无缘无故行凶，
是奸险的行径。

堂桑乔

无缘无故，

他就不会死啦。

堂佩德罗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

他跟谁有仇？

堂桑乔

他得罪了那个人。

为了那个人，

我才站在你们面前受审，

等候最后时刻的降临。

堂佩德罗

那个人是谁呢？

堂桑乔

我没有权利说出，

我有保密的义务。

国王怎样办理，

我默默承受；

把我处死，

如此而已。

塔贝拉是我杀的，

至于为什么，

你们不必问起。

堂阿里亚斯

堂桑乔·奥尔蒂斯，

国王派我来见您，

我以国王的名义，
向您提出请求：
请您说出
那件莫明其妙的凶杀的原由，
是否为了朋友，
是否为了女人，为了金钱，
还是有更重大的原由。
这是国王的文件，
里边写着：
只要你说出全部真情，
而且履行了你的义务，
你就会得到自由。

堂桑乔

倘若我说出真情，
我就无法履行我的义务。
朋友，请您回报国王，
我一向信守约言；
他既号称“勇敢”，
这个称号，
我也受之有权。
让他收回他的文件。
请您转达国王：
他派您把文件交我，
我认为这是侮辱。
难道他忘却，
他曾亲眼见过

我怎样把他的文件扯碎？

我杀死塔贝拉·布斯托，

虽然付出的代价是自由，

可是我没有违背誓言。

国王在上，

我应承的事，

我都做了。

不管谁怎么说，

我只该沉默。

堂阿里亚斯

既然解罪的全权在你手里，

你这样固执，

就是不识抬举。

堂桑乔

但是我，

我完全被沉默战胜。

有个人，

他在受着沉默的谴责。

不论谁，

该怎样沉默，

就沉默。

我们两个人必须忠实信守。

堂阿里亚斯

您说的这些话，

我都要向国王转达。

堂佩德罗

桑乔·奥尔蒂斯，
你作事不深思熟虑，
现在你还是不懂道理。

发尔凡

你不听塞维利亚人的劝告，
激怒法庭，
你把自己的生命
付诸严刑。

（两位市长和堂阿里亚斯齐下）

第 七 场

堂桑乔·奥尔蒂斯，克拉林多。

克拉林多

你怎能忍受
这样的侮辱？

堂桑乔

让他们把我惩处，
让我遭受天罚。
克拉林多，
赎罪已经开始！
你听，你听见了吗？
旋风呜呜地响，
雷在轰轰地鸣，
闪电阵阵发光，

蛇落到我的身上。

吓人的火焰飞扬。

克拉林多

哎呀，他精神错乱了。

（旁白）

我就跟他随声附和吧。

堂桑乔

我烧起来了！

克拉林多

我烧旺了！

堂桑乔

火焰到你身上了吗？

克拉林多

我完全烧光了。

堂桑乔

上帝救救我吧！

克拉林多

老爷，我象枯枝儿一样，

一下子就烧成灰儿了。

堂桑乔

我们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克拉林多

不是别的什么世界，

正是地狱！

堂桑乔

克拉林多，为什么到了地狱？

克拉林多

老爷，

这个堡垒是个真正的地狱。

堂桑乔

你说对了，

我们到了地狱。

这个可怕的地狱里，

一切都在燃烧，

一切都完了。

妄自尊大的人，

骄傲自满的人，

野心把他们

引入这烈火熊熊的深渊。

克拉林多

前面还有一大群车夫。

堂桑乔

倘若车来了，

那就是地狱要毁灭了。

此地既是地狱，

怎么没看见法官？

克拉林多

为了消除争讼，

没让他们到这儿来。

堂桑乔

既然没有争讼，

在地狱里倒也蛮好。

克拉林多

好？……①

这儿暴君最尊贵，

疯子和糊涂人多得很，

他们为了虚荣受罪。

堂桑乔

我和他们凑在一起。

虚荣！

高贵的傻子愿意当你的奴隶，

愿意遵守你的清规戒律！

糟糕，朋友，

你这样行事……

现在真正的荣誉，

就是不守信义。

你怎么到这儿找我？

我早已死了，

死了一千世纪啦。

朋友，

你最好去寻求金钱！

荣誉就是金钱。

你干了什么？

你想守信吗？

唉，傻瓜，

在我们这个时代，

---

① 原文此行不完整。

不守信义才算高贵。

我发了杀人的誓言。

我怒气冲冲，

杀死了最好的朋友。

糟糕！糟糕！

克拉林多

这不怎么好。

堂桑乔

这不怎么好。

当然，他是傻瓜！

把他关到监狱里！

他毁了光荣——他的妹妹，

同时也毁了自己。

我痛苦。

痛苦算得了什么。

克拉林多

（旁白）

天呀，

我怎么叫他疯癫到如此程度，

他完全精神错乱；

我得想法儿给他解解愁。

（喊叫）

堂桑乔

这是谁喊叫？

这是谁喊叫？

克拉林多

这是怪犬赛伯拉斯①，
它是这座宫院的守卫。
您不认得我吗？

堂桑乔

仿佛认识。

克拉林多

那么，您，
您是谁？

堂桑乔

我吗？
我是个正直人。

克拉林多

您怎么到了这里？
快出去！

堂桑乔

你说什么？

克拉林多

出去！
这儿没有正直人立足之地！
赶快把他捉住，
送到阳间去，
搁到塞维利亚的监狱里。
疾风刮起来！
怎么？

① 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门的三头蛇尾的怪犬。

把他的眼睛蒙得严严的，

让他飞的时候不畏惧。

现在已经蒙好了。

瘸腿魔鬼把他扛往塞维利亚。

好啦！

飞吧！

把他扔下去吧。

（转了一圈，放开桑乔）

现在您回到阳间，

呆在这儿吧，

我的朋友，

上帝保佑！

堂桑乔

"上帝保佑"，

是他说的吗？

克拉林多

是呀！

这个魔鬼受过基督教的洗礼，

还有个绰号

叫法兰克人的灰的加斯提尔人。

堂桑乔

我在哪儿？

我怎么啦？

我仿佛疯了，

说了什么胡话。

现在我清醒过来，

上帝救我。

艾斯特雷丽雅！

没有你，

我多么不幸！

我把你毁了，

应该把我处以极刑。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典狱长和用斗篷蒙着脸的艾斯特雷丽雅。

艾斯特雷丽雅

立刻把犯人交给我。

典狱长

小姐，

既然国王有令，

我马上就把囚犯交给您。

堂桑乔·奥尔蒂斯！

国王有令，

立刻把你交给这位小姐。

艾斯特雷丽雅

你跟我来。

堂桑乔

若是叫我去死，

我真感恩不尽。

现在我只求速死。

艾斯特雷丽雅

把手递给我，

咱们走吧。

克拉林多

（旁白）

这是一种什么魔法？

艾斯特雷丽雅

谁都不许跟着我们！

克拉林多

是，听明白了。

（艾斯特雷丽雅和堂桑乔下）

哎呀，岂有此理！

我们气味相投，

我们从地狱来到了塞维利亚，

现在又从塞维利亚飞进地狱！

天呀，快让艾斯特雷丽雅

变成堂桑乔的指路明灯吧！

（下）

田　野

第　九　场

用斗篷蒙着脸的艾斯特雷丽雅和堂桑乔·奥尔蒂斯。

艾斯特雷丽雅

我已经把你释放了。

走吧！

你眼前没有一点儿障碍。

正大光明的遗训，

要求仁慈为怀。

上帝保佑你！

路是畅通的。

你是自由的。

你怎么不走？

为什么迟迟疑疑？

你等待什么？

快点儿！

时间飞也似地过去；

走吧！

马已备好，

你可以骑马逃走。

仆人也带足了钱，

供你路上使用。

堂桑乔

小姐！

我向您跪拜。

艾斯特雷丽雅

走吧！

现在不是跪拜的时候。

堂桑乔

我心慌意乱，

怎么能走？

对我说明！

是谁助我？

亲切的声音

宣布释放我。

我该向谁感恩？

是谁让我恢复自由？

艾斯特雷丽雅

是那个你钟爱的女人。

我无意中，

碰到了救你的可能。

上帝保佑你，

快走吧！

堂桑乔

我要先知道您是谁，

我要先看看您的脸。

我应该知道是谁救了我的命，

是谁砸断我的锁链。

艾斯特雷丽雅

现在没有时间。

堂桑乔

我想知道，

我欠了谁的情，

是谁给了我自由和生命，

将来我要偿清。

艾斯特雷丽雅

救你的就是那个高贵的女人，

她把心给了你，

可是你没有报恩。

快走吧！

堂桑乔

我不走！

您是谁？

快说吧！

否则我不离开这里。

艾斯特雷丽雅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瞧瞧，

我是谁。

（露出脸来）

堂桑乔

艾斯特雷丽雅！

是你，是你！

我心爱的星！

艾斯特雷丽雅

你把我看作一颗星，

我就象星一样，

支配着你的生命。

我引你走向幸福。

我无限的悲痛，

我的激情，

比死还有力量……

我爱你，

我要当你的指路明星。

堂桑乔

啊，光辉的星，

你闪耀着美丽的光华，

和神灵一般。

你待我多么仁慈！

你宽恕你的仇人。

不必这样，

你还是对我残酷吧。

对我的仁慈比处死还沉重。

处死是对我心灵的仁慈，

这样，

就再没有谴责和诅咒。

把我杀了吧，杀了吧！

不要折磨我，我的圣徒，

不要用宽宏大量蹂躏我，

不要用仁慈把我惩处。

我杀了你的哥哥，

神圣的友谊要求补偿；

我没有权利活下去，

让我拿死来补偿。

杀了朋友的人该死。

我把尘世的生命还给你。

艾斯特雷丽雅

我的爱情，

比你的爱情更牢靠，

更有力；

我把尘世的生命送给你。

堂桑乔

我十分高兴

接受你的赠礼。

但是礼尚往来，

我必须回礼；

你既忠实到底，

我也信守不渝。

艾斯特雷丽雅

为什么要死呢？

堂桑乔

否则，

将来要报复。

艾斯特雷丽雅

向谁报复？

堂桑乔

因为犯了罪，

向自己报复。

艾斯特雷丽雅

真是残酷！

堂桑乔

这不过是赎罪！

艾斯特雷丽雅

这真没有意义！

堂桑乔

这里有爱情！

艾斯特雷丽雅

你真要把我折磨死！

堂桑乔

啊，不是，

我非常爱你！

艾斯特雷丽雅

那么这里有什么爱情呢？

你说！

堂桑乔

爱情就在于我甘心死去。

艾斯特雷丽雅

你给我带来剧烈的痛苦！

堂桑乔

我活着就是痛苦！

艾斯特雷丽雅

你听我说……

堂桑乔

不用再说了。

艾斯特雷丽雅

你到哪儿去？

堂桑乔

我去响应死的召唤。

我不能

用罪恶的生命把你玷污。

艾斯特雷丽雅

你救救你自己吧！

堂桑乔

我不！

艾斯特雷丽雅

我祈求你，走吧，

前面就是生命和自由！

堂桑乔

我没有权利享受生命和自由。

艾斯特雷丽雅

你究竟为什么死呢？

堂桑乔

死是我的英勇行为。

艾斯特雷丽雅

真是残酷！

堂桑乔

也真是光荣的义务。

艾斯特雷丽雅

是谁害了你？

堂桑乔

是你的藐视。

艾斯特雷丽雅

我根本没有藐视你！

堂桑乔

你别再劝了，

我的决心象岩石一样坚硬。

艾斯特雷丽雅

可见你已经失掉理智！

堂桑乔

对于我，

荣誉比什么都高贵，

我要和生命永久分离！

艾斯特雷丽雅

你这个疯子，

你就死吧！

至于我，

也只剩下死路一条。

（两人朝着不同的方向下）

宫廷里的大厅

第 十 场

国王，堂阿里亚斯。

国王

怎么，

塔贝拉为什么被杀？

法官审问好久，

也无办法。

堂阿里亚斯

这个人只责怪自己，

他比钢还硬！

我们的英雄只对我说：

他已完成任务，

只等授意他的人

履行自己的义务。

国王

他想绝对保密。

堂阿里亚斯

他已完全做到保密。

国王

他已实践诺言，

我不由得感到羞惭……

我还没有做到说话算话，

我心乱如麻。

堂阿里亚斯

为什么？

国王的权力无限，

叫谁死，

谁就得死。

国王的心愿，

一经说出，

就成了法律。

无论谁，

在国王的法律面前，

都须恭顺拜倒在地。

国王

法律和理性协和，

法律才是法律。

堂阿里亚斯

保密，

这是纪律。

这个人知道，

另一个人就不必知道。

臣仆不敢指手画脚。

他只该一味顺从，

俯首执行。

只能说：

这是最高职责给我们的命令。

国王可以独断独行。

陛下一旦受辱，

可以格杀勿论，

谁也不敢怪您。

下令把塔贝拉杀死，

也是把您的法律付诸实行。

国王

难道我该承认，

是我主使他杀人？

是我把致死的剑锋

对准无辜的人？

塞维利亚人倘若知道

全部罪咎都在我身，
他们还不议论纷纷？
那时不只加斯提尔
而是到处群情沸腾。
敌人风起云涌！
我的侄子阿朗索，
早想借重强大的罗马
篡夺我的王位，
逞强称霸。
罗马教皇一旦助他起事，
我就完啦！
我的一切梦幻，
都烟消云散。
但是若将奥尔蒂斯处死.
这就是莫可名状的卑鄙行为。
我该怎么办呢？

堂阿里亚斯

陛下！
把他放逐吧！
您将法官召见，
叫他们量刑从宽。
把犯人的死刑赦免，
拿放逐作为掉换。
如此事情可了，
同时保住了体面。
多赐他些金银财宝，

叫他远走高飞，

另寻荣华富贵。

在紧邻异国的边陲，

您委他一个统帅职位。

国王

对，你的主意真好，

对，我得这样办！

可是我担心：

我把戒指给了艾斯特雷丽雅。

桑乔是否面临最后刹那，

她已经把他杀啦？

堂阿里亚斯

不要紧，

一切都会顺利！

我马上去找她，

把她带到这里。

我们让他免于死刑，

您劝她把心软一软。

您给她应得的赏赐，

还让她跟名门贵族匹配良缘。

国王

我后悔，

我难过。

我多么懦弱！

有个哲人曾经说过：

只有能及时冷酷

又能及时慎重的人，
才是真正聪明。
这话说得很对。
但是我软弱，
我糊涂，
所以我深深陷入痛苦。
你赶快去找她，
告诉美人儿说：
良缘，荣誉，爱情，
都给她备妥。
她那明星的光，
可以重新发亮。
必要时候，
我情愿把王位出让。
哥哥和妹妹，她和他，
都该万古流芳。

堂阿里亚斯

（向窗外张望）

宫院前聚了人群，
人群堵塞了宫门。

（下）

第十一场

国王，典狱长。

典狱长

陛下！

我向您跪拜！

国王

佩德罗·德·考斯，

是什么叫你拜倒我脚下？

典狱长

陛下，

这是您的戒指，

上面还有您的王徽，

您瞧是不是？

国王

是呀，

这枚戒指，

对于任何罪犯，

握有生杀特权。

典狱长

有位蒙着脸的女人，

带着这枚戒指到了监狱。

她说陛下有令，

把桑乔·奥尔蒂斯交给她。

狱里的官长

都认出您的戒指，

一致服从您的命令。

我把桑乔交出，

她和他一同离开监狱，

但是不久，
桑乔象疯了一样，
又往监狱里闯。
他大嚷大叫：
“我不要怜悯！
我只要死亡！
杀人的凶犯该死！”
我不让他进去，
他提高了嗓门儿，
吵闹不已。
我只好把狱门打开。
他又进了原来的牢房，
兴高采烈，
等候死亡。

国王

塞维利亚人真了不起！
不能收买，
真高贵！
大理石像和铜像，
都不如他们守信和坚强。

典狱长

陛下，
那个女人对我说，
她到监狱找他，
是给他恢复自由；
可是他认为

他既杀死她哥哥，

他不该从妹妹手里接受自由。

国王

我真惊奇。

他们如此浑厚豁达。

她不报复，

反而饶恕他。

她还给他自由，

他却只求一死，

作为报酬。

倘若他们这种行径持续不断，

应该刻成碑文，

永垂万年。

佩德罗·德·考斯！

你用我的御车，

不要押解的人，

无声无息，

把桑乔·奥尔蒂斯

十分秘密地送到我这里。

典狱长

我马上就去。

（下）

第十二场

仆役，国王；然后佩德罗·德·古斯曼和发尔凡·德·里维拉上。

仆役

陛下！

两位市长求见。

国王

命他们带着权杖进来。

（仆役下）

但愿我能实践诺言。

可是我总得保密。

（堂佩德罗·德·古斯曼和发尔凡·德·里维拉上）

堂佩德罗

陛下，

我们已经查明罪证，

现在只待判刑。

国王

你们是国家的栋梁，

你们判吧！

但是有一件，

请你不要忘记：

宽大可以使法庭显得美丽。

奥尔蒂斯是塞维利亚的市议员，

被他杀死的那个人

也是市议员；

塔贝拉既然要求抵偿，

奥尔蒂斯也可以从宽宣判。

发尔凡

我们既然是塞维利亚的市长，
陛下，塞维利亚的荣誉和信任，
都担在我们肩上。
我们手里的权杖，
是陛下王权的象征。
我们若侮辱王权的象征，
就等于侮辱陛下本人。
我们若把权杖
高高举起，
我们就看见上帝。
倘若我们把它压得弯弯曲曲，
我们就看见凡人和土地，
我们就与天远离。

国王

我不要你
把权杖弄得弯弯曲曲，
我只求法庭主持正义。

堂佩德罗

国王！
我们的事情就是您的事情。
您的“照此办理”①
也包含着我们的心意。
您若把生命给他，
他就不会死啦。

---

① 指皇帝的批示。

谁也不能命令国王，
国王的权是上帝赐赏。
只有上帝能把扫罗的王冠，
戴到被征服的大卫头上①。

国王

你们考虑如何判决，
你们要注意减轻
他的罪名，
然后再予判刑。
堂佩德罗，
你一人留下，
我单独和你谈话。

（发尔凡·德·里维拉下）

第 十 三 场

国王，堂佩德罗·德·古斯曼。

堂佩德罗

陛下有何吩咐？

国王

堂佩德罗，
我的朋友，
你若把桑乔处死，

---

① «圣经»传说：扫罗是古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大卫是他的继承者。

你就不能使他复生。

我想，

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

用放逐代替死刑。

把桑乔放逐到直布罗陀，

或格拉纳达；

让他用战功，

用勇士的自愿的死，

赎他的严重罪行。

你看成不成？

堂佩德罗

我只能说：

我是您的奴仆，

我的剑，我的财产，我的生命，

都由您摆布。

国王

堂佩德罗，

拥抱我！

你的心胸如此宽厚，

我别无他求。

再见。

你叫发尔凡立刻前来。

（旁白）

夸奖哄骗，

可以移山。

（堂佩德罗下）

第十四场

发尔凡，国王。

发尔凡

陛下，我向您跪拜。

国王

发尔凡！

堂桑乔的死，

令我伤心。

我想用放逐，

代替死刑。

放逐的生活，

比死刑还沉重。

这样办，

你看行不行？

发尔凡

不管您叫我干什么，

我都不能和您争论，

因为我是您的忠实仆人。

国王

发尔凡，

你真是朝霞，

真是美德的花朵，

点缀着我们的生活。

你下去吧！

（发尔凡下）

第十五场

国王。

国王

我安排巧妙。

我把桑乔救下了。

我把他遣送边疆，

委他重要职位，

把放逐变成了嘉奖。

神不知，鬼不觉，

我把诺言履行了。

第十六场

两位市长，国王。

堂佩德罗

陛下，

判决书，

我们已签字盖印，

现在只缺您的签署。

国王

贤明的先生们，

我想

判决书会符合我的愿望。

发尔凡

忠诚向我们赞扬。

国王

（读判决书）

“本法庭判决

桑乔斩首示众。”

这就是你们签署的判决书？

这就是你们对国王说话算数？

天呀，

真是粗野家伙！

发尔凡

陛下，

我们答应过，

我们把生命、财产和忠诚

完全交给您。

但是法庭的权杖，

我们必须握紧；

人权，

不许侵犯。

无论天上地下，

任何犯罪言行，

我们决不放松。

堂佩德罗

作为臣仆，

我们唯命是从；

但是作为市长，

不能收买。

您别让我们徇私枉法，

我们办事，

刚直不阿。

对于塞维利亚的法律，

我们信守不渝。

国王

对，对！

你们真令我惭愧！

第十七场

人物同前；堂阿里亚斯，艾斯特雷丽雅。

堂阿里亚斯

（向国王）

艾斯特雷丽雅来到。

国王

哎呀，堂阿里亚斯！

我心慌意乱，

我该怎么办？

你给我出个着儿，

别让我为难。

第十八场

人物同前；典狱长，堂桑乔，克拉林多。

典狱长

陛下，

桑乔·奥尔蒂斯带到。

堂桑乔

陛下！

您为什么

不用死来结束我的苦痛？

不因为犯罪

把我处以死刑？

我杀了塔贝拉·布斯托，

现在就杀我吧。

我祈求您施恩，

叫法庭把我处决！

杀人者该死。

国王

你等一下！

是谁命令你杀他？

堂桑乔

我接受过书面命令。

国王

是谁给你书面命令？

堂桑乔

倘若那个文件会说话，
它能给您明确回答。
无奈我把它撕碎了，
一小片儿也没留下。
现在我还能说什么！
只能说，
为了实践誓言，
我杀死最心爱的人；
现在艾斯特雷丽雅跪在您的脚前，
让我用勇敢的死
来补偿她的损失；
其实死也不足
赎回我的罪过。

国王

艾斯特雷丽雅，
我要把你
配给我宫廷里一个贵族，
他年轻、漂亮、勇武有为，
他是加斯提尔一个亲王出身。
不过有个交换条件，
就是你饶恕堂桑乔的罪过。
我希望你
答应国王这个要求。

艾斯特雷丽雅

陛下！

您若给我主婚，

我就让桑乔得到自由，

我绝不报复。

堂桑乔

因为国王送你一个丈夫，

你终于把我饶恕？

艾斯特雷丽雅

是呀，

因此我把你饶恕。

堂桑乔

可见你还是报复。

艾斯特雷丽雅

我心满意足。

堂桑乔

你既然十分如意，

原先我只求一死，

现在我也同意活下去。

国王

桑乔·奥尔蒂斯！

你已经得到自由。

发尔凡

陛下，

您要当心；

这样办，

塞维利亚人会群情激愤！

奥尔蒂斯是应该处死的。

国王

（向阿里亚斯）

塞维利亚人

真令我发愁，

真令我害怕。

你有什么好办法？

堂阿里亚斯

都说了吧。

国王

塞维利亚人！

我对你们说吧：

你们应该把我处死！

我是罪魁，

我叫他当了凶手。

他没有罪过。

堂桑乔

为了给我自己辩白，

这番话，

我早在期待。

是国王派我行凶，

否则我决不会有此罪行。

国王

我证明这是实情。

发尔凡

这就是向塞维利亚公民

充分说明，

国王不会无故杀人。

国王

我惊佩

塞维利亚人的高风亮节。

堂桑乔

我情愿到放逐的地方。

陛下，

您对我还有过什么许诺，

请您也予以信守。

国王

我一定信守。

堂桑乔

您曾经许诺，

把我最爱的女人

给我作老婆。

国王

好，就这么办。

堂桑乔

那么就请把艾斯特雷丽雅给我。

我要在她美丽的脚前，

请求宽恕。

艾斯特雷丽雅

桑乔！我已许配出去，

现在身不由己。

堂桑乔

身不由己？

艾斯特雷丽雅

是呀。

堂桑乔

我已经死了！

国王

艾斯特雷丽雅！

我是国王，

我对桑乔的诺言，

必须兑现。

（向艾斯特雷丽雅）

现在就看你的回答。

艾斯特雷丽雅

我永远爱他。

堂桑乔

我永远爱她。

国王

那么还缺什么呢？

堂桑乔

只缺您的同意。

艾斯特雷丽雅

我们绝不能生活在一起。

堂桑乔

我也这样认为，

我把你的话交回。

艾斯特雷丽雅

我也把你的话交回。

如果我和杀死我哥哥的凶手，

共同饮食起居，

我会痛苦至极。

堂桑乔

我杀死她的哥哥，

是极端不义行为；

虽然我渴望跟她共同生活，

但是我于心有愧。

艾斯特雷丽雅

那么我们俩现在不都是身不由己？

堂桑乔

对了。

艾斯特雷丽雅

那么再见吧！

堂桑乔

再见！

国王

等一等。

艾斯特雷丽雅

陛下！

杀死我哥哥的凶手，

不能当我的丈夫；

纵然我敬他如神，

纵然我永久爱他，

也是白搭！

（下）

堂桑乔

陛下，

我爱她；

但是这样结婚的决定，

不算公正。

（下）

国王

啊，何等忠贞的气魄！

堂阿里亚斯

多么坚强！

克拉林多

（旁白）

我看这是发狂！

国王

这样的人真令我惊佩！

堂佩德罗

塞维利亚人就是这样。

国王

我想，

他娶她，

她嫁他，

真是匹配良缘。

克拉林多

向诸位献演的这出悲剧，

到此结束。

维加歌颂了塞维利亚之星，

给了她永久的荣光；
她的奇妙事迹，
俨似刻在铜碑上一样，
万古流芳！

——剧终——



园 丁 之 犬

人　物

狄安娜　贝尔弗洛尔伯爵夫人

特奥多罗　狄安娜的秘书

玛尔赛拉
多罗特雅　狄安娜的丫鬟
阿纳尔达

奥塔维奥　狄安娜的总管

法维奥　狄安娜的侍从

费德里科伯爵

鲁多维科伯爵

里卡多侯爵

特里斯坦　扈从

莱奥尼多　仆人

安东奈洛　扈从

弗里奥

李拉诺　仆人

赛里奥　仆人

卡米洛

童仆一名

地　点

那不勒斯

第　一　幕

伯爵夫人官邸里的大厅

第　一　场

特奥多罗和特里斯坦急奔上。

特奥多罗

快跑，特里斯坦，这儿来。

特里斯坦

真是惹了一场大祸。

特奥多罗

她是否认出我们来了？

特里斯坦

我不知道，

我猜她认出我们了。

（同下）

第　二　场

狄安娜。

狄安娜

喂，侍从，来呀！
你们听着，我在说什么：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
你们回来，看一看，听一听。
哎呀，怎么一个仆役也没有！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看见的并不是怪影，
也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幻梦。
哎呀，怎么都睡觉了！

第 三 场

法维奥，狄安娜。

法维奥

是您在呼唤吗？

狄安娜

这样无人管理，
真叫我气破肚皮。
你这个名副其实的蠢货，
赶快去看看，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谁从大厅里
溜了出去？

法维奥

从大厅溜了出去？

狄安娜

赶快去看清楚，

给我回复。

法维奥

我追他去。

狄安娜

要弄清楚到底是谁。

法维奥

这样胡作非为，

搞什么阴谋诡计！

（下）

第 四 场

奥塔维奥，狄安娜。

奥塔维奥

虽然听到了呼唤的声音，

可是在这深更半夜，

如此惊慌喊叫，

没有想到是您。

狄安娜

看你这大模大样！

这么早你就上床！

你慢慢腾腾！

无动于衷！

深夜有人
在我的府邸溜达，
东张西望，
几乎钻进我的闺房。
（奥塔维奥，
我不知道
这种胡作非为，
是从何而起。）
你是我的亲信，
我都要气疯了的时候
你怎么不动声色，
慢条斯理？

奥塔维奥

虽然听到了呼唤的声音，
可是在这半夜深更，
如此惊慌喊叫，
没有想到是您。

狄安娜

睡你的觉去吧，
不睡仿佛你就吃亏，
我气疯了，
我也不再唤你。

奥塔维奥

夫人……

第 五 场

人物同前;法维奥上。

法维奥

我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就象个鹞鹰似地跑走了。

狄安娜

你看见特征了吗?

法维奥

什么特征?

狄安娜

你没看见

一件金线绣花斗篷吗?

法维奥

他跑下楼梯的时候……

狄安娜

你们这些仆役

是美丽的女主人,

一个个都娇滴滴!

法维奥

我用灯光一照,

他三步两步跑过来,

用宽边帽

把灯灭掉。

他窜过庭院，

在黑暗的门廊里

拔出了长剑，

一下子溜走了。

狄安娜

你真是个十足的懦夫。

法维奥

您看该怎么办呢？

狄安娜

真可恶！

你该追上去，

把他杀掉。

奥塔维奥

他若是个骁勇大汉，

我也无力抵挡，

您的门声

岂不受到损伤？

狄安娜

什么骁勇大汉！

骁勇大汉到此有何贵干？

奥塔维奥

在那不勒斯，

谁对您不爱？

谁不想和您结婚？

谁不把您一睹为快？

成千的公子王孙，

不是因为渴望
和您结婚，
弄得丧魄丢魂？
您看到那个潇洒漂亮的男子
用宽边帽扑灭法维奥的灯，
说不定就是一个求婚人。

狄安娜

一定是哪个公子王孙，
爱恋钟情，
想来求婚。
他要用财宝
收买我的仆役。
奥塔维奥，
我的仆役十分忠诚，
他不受贿赂。
但是我想知道，
他到底是谁。
他的宽边帽插着翎毛，
宽边帽一定落在楼梯口。
（向法维奥）
你去找一找。

法维奥

是不是非把他找到不行？

狄安娜

你真是个糊涂虫，
他已经跑了，

还说什么非找到不行。

法维奥

那么，夫人，

我把灯给您拿来。

（下）

第　六　场

狄安娜，奥塔维奥。

狄安娜

我若查出谁在伙同作弊，

我就立刻把谁赶出门去，

决不怜惜。

奥塔维奥

您这样做是理所应该。

因为您把府邸托付他们，

他们就不该叫您担心。

我有几句废话，

在您盛怒的时候，

说出来恐怕是火上浇油：

您不该执意不嫁。

只因您执意不嫁，

才引起爱慕者采取

这类愚蠢的办法。

狄安娜

这样说来，

你是知道一点底细？

奥塔维奥

夫人，我只知道

您是艳如桃李，

冷若冰霜。

再加贝尔弗洛伯爵头衔，

叫许多许多人寝食不安。

第 七 场

人物同前；法维奥上。

法维奥

我找到了宽边帽，

但是比宽边帽还糟糕。

狄安娜

拿给我看。

这是什么？

法维奥

我不知道。

这是那个漂亮的男人扔下的。

狄安娜

是这个？

奥塔维奥

我没见过比这更花哨的东西。

法维奥

可见他已经跑了。

狄安娜

这是你找到的？

法维奥

难道我还骗您？

奥塔维奥

这些翎毛多好啊！

法维奥

他是个贼。

奥塔维奥

一准是来作贼的。

狄安娜

你们把我弄糊涂了。

法维奥

是他扔下这顶宽边帽。

狄安娜

我亲眼看见过这些翎毛。
这么好的翎毛，
叫我怎么办才好？

法维奥

它投向灯火，
它象一团麻絮，
把自己烧掉。
好比伊卡洛斯①
凭借蜡做的翅膀，

飞向太阳，

结果还不是翅膀烧化，

坠入大海白色的泡沫里？

目前这个事儿

跟这篇古代故事一样。

太阳好比灯火，

伊卡洛斯好比这顶宽边帽；

灯火很快就把翎毛烧掉。

我就在楼梯口

找到了宽边帽。

狄安娜

我现在顾不得插诨打趣，

法维奥，

我还有很多事儿挂在心上。

奥塔维奥

时间会叫您知道真相。

狄安娜

什么时间？奥塔维奥。

奥塔维奥

您现在先去睡觉。

明天早晨

还来得及查考。

狄安娜

我不睡觉，

---

① 希腊神话：伊卡洛斯逃亡时因飞近太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不查个水落石出，
我狄安娜睡不着。
把丫头们给我叫来。

第 八 场

狄安娜，奥塔维奥。

奥塔维奥

现在夜深人静，
您最好还是安眠就寝。

狄安娜

奥塔维奥，
我看见一个男人
进了我的府邸，
我满心挂虑，
早已没有睡意。

奥塔维奥

最好等到天亮，
仔细查问真相。
现在先去睡觉，
最为需要。

狄安娜

奥塔维奥，
你倒富有机智，
不管出了什么怪事，

你完全不放在心上，
仍能进入睡乡。

第 九 场

人物同前；法维奥，玛尔赛拉，多罗特雅，阿纳尔达上。

法维奥

我把丫鬟都给您叫来了。
其余的人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的理智已向睡梦投降，
只有您的贴身丫鬟，
即将上床。

阿纳尔达

（旁白）

深更半夜，
海水来潮，
汹涌波涛。

法维奥

我们可以走了吧？

狄安娜

可以，
你们两人一起出去。

法维奥

（向奥塔维奥旁白）

真是地道的审讯！

奥塔维奥

她发疯了。

法维奥

她也怀疑我了。

（奥塔维奥和法维奥下）

第 十 场

狄安娜，玛尔赛拉，多罗特雅，阿纳尔达。

狄安娜

多罗特雅，你往前来。

多罗特雅

您有何吩咐？

狄安娜

你告诉我，
谁常在我门前走动？

多罗特雅

夫人，
里卡多侯爵
常在门前走动，
巴里斯伯爵
有时也来走动。

狄安娜

你要想自己有点好处，
你就得把真情说出。

多罗特雅

我还有什么向您隐瞒的呢？

狄安娜

你看见他们跟谁交谈来的？

多罗特雅

您纵使把我

投入熊熊烈火，

我也只能说

我看见他们，

除了您，

跟这儿谁都没有交谈过。

狄安娜

没有把信交给过你吗？

没有一个小听差进来过吗？

多罗特雅

从来没有过。

狄安娜

站到那边去。

玛尔赛拉

（向阿纳尔达旁白）

真是地道的宗教审判！

阿纳尔达

（旁白）

也是残酷的审判。

狄安娜

阿纳尔达，你听着。

阿纳尔达

您有何吩咐？

狄安娜

刚才出去的那个男人，

是什么人？……

阿纳尔达

男人？

狄安娜

从这个大厅里出去的。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清楚；

你说，

是谁把他带进来偷看我？

是谁受贿，出卖自己？

阿纳尔达

您别以为

我会那样胆大妄为。

您的丫鬟绝不敢背叛您，

把外边的男人

带进来偷看您。

夫人，您千万别这样多心！

狄安娜

你等一等，再往那边站一点。

你既然不居心骗我，

可是你的话引起我的狐疑；

那个男人

是否为了某个丫鬟，

钻进这里？

阿纳尔达

夫人，您若这样推测，

您大发雷霆还有些道理。

虽然有伤我和玛尔赛拉的友谊，

我也应该道出底细。

她正爱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也爱她。

可是我不知道

那个男人是谁。

狄安娜

阿纳尔达，

吞吞吐吐就不对啦。

你既然说出最重要的东西，

最微末的东西又何必藏起？

阿纳尔达

我是个女人，

揭发别人隐私，

叫我十分痛心；

您既知道

他是为玛尔赛拉而来，

就不必往下追问。

您可以安然就寝。

他们只是刚刚开始交谈，

他俩关系还很浮浅。

狄安娜

居然有这样的无耻勾当！

人人夸奖我这年轻寡妇

严肃端庄。

现在出了这样不要脸的人，

恐怕我永远不能拯救

我那亡夫的灵魂！……

阿纳尔达

您放心吧，

我告诉您，

和她交谈的不是外人，

所以他来看她，

您不必担心。

狄安娜

莫非他是我的男仆？

阿纳尔达

是的，夫人。

狄安娜

是哪一个？

阿纳尔达

特奥多罗。

狄安娜

那个秘书？

阿纳尔达

是呀，这一来，

您就不必心惊胆跳。

狄安娜

阿纳尔达，你站到一边去。

阿纳尔达

请您宽恕她吧。

狄安娜

（旁白）

现在知道他不是来看我，

我就有点儿放心了。

（向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夫人……

狄安娜

你听着。

玛尔赛拉

您有何吩咐？

（旁白）

我的心直跳。

狄安娜

你知道

我把我的名誉和心

都付托给你了吗？

玛尔赛拉

莫非您听到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您不知道

我对您是忠诚到底？

狄安娜

　　你忠诚到底?

玛尔赛拉

　　我有什么冒犯你啦?

狄安娜

　　在我的府邸,

　　在我的房里,

　　你和一个男人交谈,

　　难道不是背叛?

玛尔赛拉

　　特奥多罗十分痴愚,

　　不论在哪儿遇见我,

　　总要说两打甜言蜜语。

狄安娜

　　两打?千真万确,

　　你们正在极乐时候,

　　两打甜言蜜语,

　　便出卖了自己。

玛尔赛拉

　　他来来去去,

　　心里想到什么,

　　就脱口而出。

狄安娜

　　"脱口而出"?——好奇怪的词句。

　　那么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玛尔赛拉

我一时想不起来。

狄安娜

你好好想一想。

玛尔赛拉

有一次，他说：
"你的眼睛令人丧魂失魄"；
又有一次：
"我为你那双眼睛活着，
今天夜里我想着你的美丽，
我一夜没有入睡。"
还有一次，
他向我要一根头发，
说把两人的心系在一起。
可是您为什么追问
这些胡言乱语？

狄安娜

他一定令你高兴。

玛尔赛拉

他没有让我痛苦，
因为我知道，
特奥多罗的爱情，
指向诚实正当的目标——
就是跟我结婚。

狄安娜

诚实的婚姻，
是纯洁的恋爱的目标。

你是否愿意我来给你照料？

玛尔赛拉

这真是求之不得！

夫人，我看见

您盛怒里藏着温存，

胸膛里怀着慷慨的心。

我对您实说吧：

我非常爱他，

因为他是这个城市里

最深谋远虑的，

最谨慎和最博学的，

最可爱、

最富有机智的年轻人。

狄安娜

他每天为我干秘书工作，

我早知道他的才能。

玛尔赛拉

他按照谦恭有礼的文体，

替您写信，

是一回事；

谈爱说情，

却与此不同。

狄安娜

玛尔赛拉，

虽然你已长大成人，

我已决心把你出聘，

但是我不能不顾及我的身份；

你也知道，

我得保全我家的名声，

所以让你们二人在我家幽会，

实在不大相称。

（旁白）

我要发泄发泄我的怒气。

（向玛尔赛拉）

既然人们都知道了

你谈情说爱，

你要更加谨慎；

到时候我来帮助你们。

特奥多罗深谋远虑，

一向给我家效力；

至于你，玛尔赛拉，

你知道我有不少亲戚。

玛尔赛拉

您把我一手养大，

我一定听您的话。

狄安娜

你去吧。

玛尔赛拉

多谢您！

狄安娜

你们都去吧。

阿纳尔达

（向玛尔赛拉，旁白）

这是怎么回事？

玛尔赛拉

她发了脾气，

结果对我有利。

多罗特雅

她已经知道你的秘密？

玛尔赛拉

她知道了。

可是她也知道

这个秘密是纯洁的。

（玛尔赛拉，多罗特雅和阿纳尔达向伯爵夫人三鞠躬，然后齐下）

第十一场

狄安娜。

狄安娜

我无数次看到

特奥多罗何等优雅、标致、聪明，

若是我们门当户对，

我们的亲事早已完成。

爱情是天性，

我有心下嫁于他；

但是我还要尊重家声，
不能不考虑我的身份。

我知道我心怀嫉妒，
我若看见他和谁要好，
我便倍加痛苦。

但愿命运有所改变：
或者他能青云直上，
或者我肯委曲求全。

（下）

第 十 二 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奥多罗

我的心一直不能安定。

特里斯坦

这倒不难理解，
因为她若查问出来，
你就完结。
我告诉你：
让她去睡觉，
你什么也甭惦记。

特奥多罗

可是爱情偏偏向自己的目标狂奔。

特里斯坦

你就给他一击，

什么也不要顾虑。

特奥多罗

击剑家都是这样。

特里斯坦

我深知，

你若是个击剑家，

什么危险

你都看得清。

特奥多罗

他认出我没有？

特里斯坦

认出来，

又没认出来：

他没认出你是谁，

可是你惹了很大嫌疑。

特奥多罗

法维奥下楼

追我的时候，

我差点儿叫他一命呜呼。

特里斯坦

我马上把帽子投向他的灯烛，

真叫利落。

特奥多罗

灯烛立刻灭了，
他吓楞了，
不敢再前进一步；
他要再动一动，
我就致他死命。

特里斯坦

我下楼的时候对灯烛讲：
“你要说我们不是家里的人。”
它回答我：“你们在撒谎。”
我立刻摘下帽子投向灯烛，
给它来个报复。

特奥多罗

我看今天我活不成了。

特里斯坦

你总说活不成。
其实只是谈谈爱情，
也不是什么罪恶。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现在我陷入险地，
我该怎样处理？

特里斯坦

别再爱恋玛尔赛拉。
倘若夫人查问出来，
任凭你多么机敏，
也要被赶出大门。

特奥多罗

那么除了忘情，

还有什么别的门径？

特里斯坦

现在我给你上上课，

教你怎样把爱情放过。

特奥多罗

你是否要把糊涂法儿教给我？

特里斯坦

只要使用艺术，

一切都能征服。

现在你的眼前，

摆着一条易走的道路。

首先你要下定决心

忘掉旧情，

而且永远

不再转意回心。

你若还想回头，

那就无法忘旧。

你若站在希望里边，

你的处境还和先前一般。

你说，为什么

一个男人忘不掉一个女人？

就是因为

藕断丝连，

你应当下定决心，

叫幻想不再动弹。

你没见过，
没有链条的表，
轮子不会转？
这好比：
你若不存回头之念，
就能免除一切心烦。

特奥多罗

但是记忆
在千方百计地努力，
情感又不断地
激起我的回忆。

特里斯坦

情感是理智的大敌，
正如那个西班牙诗人的
一首诗里说的——
唯一的妙方
是克服你的幻想。

特奥多罗

怎样克服？

特里斯坦

你想着她的瑕疵，
别想她的美丽；
为了忘记，
你要牢牢记住
她的缺点和最肮脏的东西。
你别想象

她那杨柳细腰
如何配着合体的衣服，
如何迈着轻盈的脚步，
踏上阳台；
这是空洞的建筑术。
从前有个哲人说过，
世界上的美女，
有一半是缝纫师给作成。
为了克服你的麻乱的心情，
把你迷恋的女人
想象成受着病痛折磨、
正在就医的修女。
你不要想她那艳丽的装束，
她那华贵的衣裙。
你经常想着她的缺陷，
这种办法比什么药都灵验。
你若记住
你看见的她某件卑污的东西，
你会倒一个月胃口；
所以你要使劲去想她的瑕疵，
这样，她一钻进你的记忆，
你对她的爱情，
自然不翼而飞。

特奥多罗

多么鲁莽的医生！
多么粗野的治疗！

你的治法，

真是胡闹！

你的药是粗制滥造。

你别教我啦，特里斯坦。

我对于女人

不这样想象：

我把她想象成晶体，

把她们比作透明玻璃。

特里斯坦

玻璃！

你若想把它打碎，

你这话就说得很对；

你若不愿去想她的瑕疵，

我就对你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我曾经

不怕忘掉旧情。

有一次

我年已半百，

就凭我这副面容，

怀着成袋的谎言，

恋爱了一个女人；

她除了成千的缺点，

还有一个大腹便便。

她的肚子好似一间办公室，

能容下许多捆的卷宗；

又好似特洛伊木马，

能容下一百名希腊壮汉。
你听说没有——
有个村子，
村子里有棵胡桃树，
胡桃树有个树洞，
容下一位老师傅
和他的妻子儿女，
还绰绰有余？
她的肚子就和这个树洞一样，
能容下那个织工老师傅
和他的全家。
我急想把她忘掉
（早就到了该忘掉她的时候），
但是记忆仿佛故意跟我为难：
她叫我忽而想到白荷和茉莉，
忽而想到象牙，银子和白雪；
看到窗幔，
便想到她那漂亮的裙边。
但是我决定，
更进一步深思熟虑，
我心里描绘她最象个什么东西：
她象个装南瓜的筐子，
象个破旧的衣箱，
象个邮递员的信袋，
象个驮包和旅行袋；
这样一来，

希望和爱恋
变成了厌倦。
最后连她那幸福的肚子
也完全绝念。
可是你要当心，
正是石榴裙
会隐藏着
意外的纠纷。

特奥多罗

但是玛尔赛拉，
完璧无瑕；
我不想忘掉她。

特里斯坦

你偏要狂恋，
结果是自贻后患。

特奥多罗

她十全十美，
我可怎么办呢？

特里斯坦

但是伯爵夫人的美丽，
更能令你昏迷。

第十三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上。

狄安娜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旁白）

又是她。

狄安娜

你听着。

特奥多罗

听您吩咐。

特里斯坦

（旁白）

她若查出底细，

我们三个都得溜之大吉。

狄安娜

我有一个女友，

托我拟一份信稿，

因为她觉得自己写不好；

我碍于情面，

只好勉强拟了信稿。

可是我对于爱情，

也一窍不通；

特奥多罗，拟写这类信稿，

你确实比我高明。

你拿去念一念。

特奥多罗

既然出于您的手笔，

我拟出来也是白费，
而且显得我傲慢无礼。
我不念，
请您派人送给那位夫人去。

狄安娜

你念一念吧。

特奥多罗

您多么不了解
我的恐惧，
我念一念，
也只是希望学习
一种我不熟悉的文体；
因为我从来没有拟过
关于爱情的东西。

狄安娜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过吗？

特奥多罗

因为我自惭形秽，
对于恋爱，
十分胆怯。

狄安娜

所以你才蒙头盖脸，
不让人看见。

特奥多罗

是我？夫人！

什么时候？
我怎样蒙头盖脸？

狄安娜

昨天夜里，
总管认出了你。

特奥多罗

那是我和法维奥
开个玩笑。
结果引出无数笑料。

狄安娜

你把信稿念一念吧，念吧！

特奥多罗

这象是某个嫉妒者的一封信。

狄安娜

也许是个嫉妒者。
念吧，念下去吧！

特奥多罗

我来欣赏一下
您的奇才。

（念）

“看见别人的爱情，
自己的爱情变成了嫉妒。
爱神十分灵巧，
也猜不透此中奥妙。

“因为爱，我才嫉妒。

我受着不公正的痛苦。
我虽然生得千娇百媚，
他的爱情却另有所属。

“我过着惊疑的日子，
我清楚我没有爱情，却有嫉妒，
我想爱，也想得到爱的安抚。

“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只好沉思默想。
谁知道我的心情，只有暗自神伤。”

狄安娜

你看怎样？

特奥多罗

这些词句，
若是描述渴恋心情，
恰已臻于佳境；
但是我听说，
只有爱情产生嫉妒，
嫉妒不能产生爱情。

狄安娜

我猜想，
这位夫人很喜欢
跟那个美男子见面，
但是她心里尚无情火点燃；
她一听到

他别有所恋，

她就胸怀嫉妒

对他爱慕，

对他渴求。

难道这不可能吗？

特奥多罗

当然可能。

但是夫人这种嫉妒

是由一个主要的东西产生，

这个东西就是爱情。

只有原因产生结果，

结果不能产生原因。

狄安娜

特奥多罗，

我不了解这位夫人的心情；

可是她告诉我，

她十分高兴和他会晤，

只要一见他爱恋别人，

无数疯狂的渴慕

便截断她光荣的道路，

夺走了她一切纯洁念头。

特奥多罗

信稿拟得真好，

我不敢篡改分毫。

狄安娜

你改改看。

特奥多罗

我不敢。

狄安娜

我还是请你改改看。

特奥多罗

既然这样，

我只好献丑。

狄安娜

我在这儿等待，

你快点儿改完回来。

特奥多罗

我走了。

（下）

狄安娜

特里斯坦，你过来。

第 十 四 场

狄安娜，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我急待您的吩咐，

虽然我穿着短裤，

有点儿不安和局促；

我的主人——秘书，

这几天有些难处。

一个骑士若是知道
他的仆从是他的镜子，
他的华盖，他的蜡烛，
就该让仆从衣冠楚楚。
他骑马的时候，
仆从就是阶梯；
要想看看他的脸，
就得蹬着我们的身体。
可见他目前手头很紧。

狄安娜

怎么，他赌博了吗？

特里斯坦

唉呀，天哪！
谁要赌博，
也得有点儿本领，
才能在赌场上取胜。
古时候的国王，
若在战争中和海上
吃了败仗，丢了王国，
都学习
如何养活自己。
从幼年时期，
就学会善赌的，
最能走运。
一文不名，
就坐下来赌，

是一桩高尚的艺术；

毫不费力

就养活了自己。

有过一个大画家，

真是杰出的天才，

他画了一张生动的人像；

一个不学无术的蠢货说：

“这张画不值十枚金币。

但是一个赌徒，

只要运气好，

说声‘来呀’，

当场就赢一百多。”

狄安娜

说起来，他没有赌博？

特里斯坦

他胆小。

狄安娜

他不胆小，

他大概为了恋爱，

忙得不可开交。

特里斯坦

恋爱！

这真是奇谈！

因为他简直是个冰块。

狄安娜

但是象他那样的男人，

那么优雅，那么亲切，

又未结婚，

怎能没有个意中人？

特里斯坦

我只管大麦和麦秸，

不管带话捎书；

白天他在这儿侍候您，

哪里还有闲工夫。

狄安娜

那么他夜间没有出去吗？

特里斯坦

我没有陪伴他。

我一条腿坏啦。

狄安娜

怎么坏的？

特里斯坦

嫉妒引起了

夫妻不睦，

鼻青脸肿

就是答复。

结果我顺着楼梯

往下溜。

狄安娜

往下溜？

特里斯坦

而且是很象样的溜——

简直是用我的肋骨

把梯级数。

狄安娜

倒是应该如此。

可是，特里斯坦，

你为什么突然把帽子投向灯烛？

特里斯坦

（旁白）

唉呀，我的天呀！

她都知道了。

狄安娜

你怎么不说话呢？

特里斯坦

我在想

什么时候……

我想起来了：

昨天夜里，

几只蝙蝠

在这儿乱飞；

其中一只飞向灯烛，

我用帽子打它，

没想到打中灯烛。

这时我刚想溜下楼梯，

我的腿已把我带下楼去。

狄安娜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你可曾知道，

有个古代秘方：

蝙蝠血是脱发灵药。

我要当场试验，

看看能否将头发拔掉。

特里斯坦

（旁白）

我的天呀，事情越来越糟，

我原想钻进蝙蝠窝，

结果是要蹲地牢。

狄安娜

（旁白）

我心里还是多么不安和急躁！

第 十 五 场

法维奥，狄安娜；然后里卡多侯爵和赛里奥上。

法维奥

里卡多侯爵来了。

狄安娜

快把椅子搬来。

（里卡多侯爵和赛里奥上，法维奥和特里斯坦下）

里卡多

我战战兢兢，

忧心忡忡。

为了达到渴望的目的，
我排除万难，
爱情把我引到您的跟前；
也许徒劳往返，
我的对手说我这是梦幻。
他野心勃勃，
没有真实情感。
您是绝代佳丽，
看到一眼就是无上福气。
女人有了健康，
就更加艳丽。
您标致、悦人、婀娜，
只有蠢货和白痴，
才怀疑您的健美，
才不废寝忘食。
您既然这样悦人、娇艳，
倘若我说得合乎分寸，
我想知道
我究竟有多大福分？

狄安娜

您又来显示您的审美能力，
似乎有点多余。
我不过是凡容俗貌，
不配您这样称道。
至于您有多大福分，
我不能下这个结论。

里卡多

您知道我真心诚意，

您的形象已刻在我心里。

您全家都愿意

咱们良缘匹配。

现在只缺您的赞同，

您若不赞同，

我的希望就成泡影。

说起门第，

我也是豪富，

也有名气。

我的领地——

从南方的海岸，

到东方的晨曦；

至于人皆崇拜的黄金，

其数量之多俨似暴雨。

说起东方的钻石，

足够在海上铺出一条道路。

我把这一切都献给您。

夫人，您不要怀疑！

只要是为了您，

我情愿到白天没有太阳的地方，

我情愿投入惊涛骇浪，

到天涯海角，

去夺取您喜爱的东西。

狄安娜

侯爵，我相信您的爱情，
也满意您的高贵门庭，
我们的心意彼此接近，
不知费德里科伯爵是否吃惊。

里卡多

我深知他诡计多端，
什么事都比我抢先。
这就看您的公正判断，
别让他迷住您的慧眼。

第十六场

特奥多罗，狄安娜，里卡多，赛里奥。

特奥多罗

我已遵命改完。

里卡多

您很忙，
我不该侵占您的时间。

狄安娜

没关系，
我要写封信寄到罗马。

里卡多

这一来，
下次拜会就给拖延；
由不得

我心里有痛苦之感。

狄安娜

您真是面面俱到。

里卡多

都是为了取得您的欢心。

（旁白，向赛里奥）

赛里奥，你看怎样？

赛里奥

她对您火热的爱情，

给了十足的奖赏。

（里卡多和赛里奥下）

第 十 七 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

狄安娜

你改完了吗？

特奥多罗

改完了。

虽然毫无自信，

但是出于无奈，

只好遵命。

狄安娜

拿来我看。

特奥多罗

您看吧！

狄安娜

咱们来念吧。

（念）

“谁看见别人爱恋而垂涎，

谁的情火里必有嫉妒狂燃；

谁不给自己决定幸福

谁对别人幸福就十分冷淡。

“倘若心爱的人落到别人手里，

那就不能再保持爱情的秘密；

这时鲜血涌上两颊，

顺口流出激动心弦的话。

“但是我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避免以下犯上，

我不便多讲。

“虽然如此，我还是暴露不少，

忘掉幸福是明智之道，

否则人们会认为我是鬼迷心窍。”

改得好，你保住了自己的荣誉。

特奥多罗

您是拿我开玩笑吧？

狄安娜

天哪，我可没开玩笑。

特奥多罗

那么请说说您的高见。

狄安娜

这两份信稿，

特奥多罗，

你的信稿获胜了。

特奥多罗

唉，我看若是主人

厌恶仆人，

仆人比主人学识广博，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前有个国王，

对他一个宠信的大臣说：

“我拟了一封信，

拟得好坏，我不放心；

我想叫你另拟一份，

然后选其优者留存。”

这位大臣遵命拟信，

结果显出优劣之分。

他一听国王说

他的信拟得更好，

他便溜回家了。

他有三个儿子，

他对长子说：

“咱们得马上出走，

否则大祸临头。”

长子心慌意乱，
不知所措，
问他原由。
他对长子说：
“国王知道了
我比他学识广博。”
现在我的处境，
和这位大臣如出一辙。

狄安娜

不对，不对，
特奥多罗，
我说你的信稿好，
是实事求是的称道。
这并不等于
从今以后
我对自己的手笔
失掉信心。
我是个女人，
难免判断有失全面，
但是你说
“为了避免以下犯上，
我不便多讲”，
这话并不尽然。
因为爱情不是这样：
爱的时候，不管高低上下，
厌的时候，才论身分门庭。

特奥多罗

这倒是理所当然，

但发埃东特和伊卡洛斯

也是前车之鉴：

一个骑着金马

从悬崖摔下；

一个凭蜡翅飞翔，

被太阳融化。

狄安娜

纵然女人是太阳，

她也不会这样。

你若对某个贵夫人有意，

你就对她竭尽忠诚，

此志不移。

爱情最顽强，

女人又不是铁石心肠。

我把你的信稿留存，

高兴的时候就浏览浏览。

特奥多罗

信稿里都是荒诞的语言。

狄安娜

我看没有一句荒诞。

特奥多罗

谬蒙过奖，

我把您的信稿

也妥加保藏。

狄安娜

你就保藏吧……

我的信稿

说不定哪天撕毁最好。

特奥多罗

撕毁？

狄安娜

是啊。

哪天若有更大的损失来临，

损失了信稿也无关紧要。

（下）

第 十 八 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她走了。

谁想到如此高傲拘谨的女人，

会突然不顾一切，

倾吐衷情？

不对，我这种设想

十分荒唐。

她脱口而出：

“哪天若有更大的损失来临，

损失了信稿也无关紧要。”

她这话指何而言，
显然是指她身边的那个姑娘。
这都是废话，
她还是她：
她谨慎聪明，
酷爱虚荣，
她是为别人而生，
那不勒斯的公子王孙，
都向她争献殷勤，
我怎能成为她的夫君。
我已陷入险境。
她知道我爱玛尔赛拉，
她想戏弄我，
想拿我开玩笑。……
但是我的心
依然咚咚直跳。
若是玩笑，
我的两颊就不会热辣辣发烧。
她说“哪天若有更大的损失来临”，
为什么她的眼神和呼吸那么深沉？
她好似初呈红色的玫瑰，
浸着露水，
越发鲜艳美丽，
她在一缕缕的晨曦里，
朱唇微启，
露出含泪的笑意。

她凝视着我，
目不转睛，
两颊绯红，
好似苍白的苹果抹了胭脂。
这一切，
我耳闻目睹，
我该怎样判断？
我判断（或者说我发疯）：
说是真实，未免过少，
说是玩笑，未免过火。
但是，我的幻想呀，你打住吧！
你怎么说这样的胡话！……
不，不，我没有弄错，
她的娇艳使我入迷，
狄安娜的才智，
狄安娜的美丽，
无与匹敌。

第十九场

玛尔赛拉，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

我能跟你谈一谈吗？

特奥多罗

我的玛尔赛拉，

为了跟你见面，

我排除万难，

死也情愿。

玛尔赛拉

只要能跟你见面，

我丢了性命也心甘，

我独自坐了一夜，

象只小鸟儿

等待天亮。

我看见在金光灿烂的天外

晨曦唤醒了阿波罗①的时候，

我就小声说：

“我要看见我的阿波罗啦。”

昨天夜里出了大事：

伯爵夫人没有睡觉，

把丫鬟和仆人，

一个个审问。

关于我的幸福，

心怀嫉妒的女友，

背信弃义，

向她吐露了实情；

今后你不要相信

跟你共事的人。

---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等。

看起来虽有友谊，
其实都是虚伪。
现在咱们的秘密已经泄露出去。
狄安娜① 既是月亮，
就要干预男女私情，
就要出来看咱们幽会。
但是这样一来，
我完全能够证明，
事情越发顺利，
咱们的婚事不久可以完成。
特奥多罗，
我对你实说吧：
我完全拜倒你的脚下，
我赞扬你的品性，
你的辞藻，你的优雅。
伯爵夫人宽宏大量，
对我十分怜惜；
她听说你是真心真意，
立刻高兴至极，
应许咱们良缘匹配。
我原来以为
她会发怒，
闹个天翻地覆，
咱们两人完蛋，

---

①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别人也要受到惩处。
没想到她那高贵明朗的血液
和她的智慧，
发生了作用。
她真是周到谨慎，
认为你值得这桩美满婚姻。
真的，仆人遇到通情达理的主人，
够多么幸运！

特奥多罗

伯爵夫人居然应许你
跟我结婚？

玛尔赛拉

她出身是贵族小姐，
她的话，
你还怀疑？

特奥多罗

（旁白）

我受了自己无知的欺骗。
我竟然认为
伯爵夫人对我有意，
这是多么痴愚！
高翔的大鹞，
永远不会屈身
来捉低飞的小鸟。

玛尔赛拉

你自个儿嘟囔什么呢？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

伯爵夫人刚才对我讲过，

但是她没有明说，

昨天夜里蒙头盖脸

从你房间出去的那个人是我。

玛尔赛拉

因为伯爵夫人想得周到，

对于男女偷情，

不便给予严惩。

伯爵夫人认定，

对于情投意合的男女，

最仁慈的处分，

就是让他们俩结婚。

特奥多罗

你说得对，

而且这是最体面的弥补之计。

玛尔赛拉

那么你同意吗？

特奥多罗

我同意。

我要得到多么大的幸福。

玛尔赛拉

你拿什么保证？

特奥多罗

拿拥抱，

拥抱是爱情的笔迹；
因为拥抱
比签字盖章
更可靠。

第 二 十 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上。

狄安娜

我看你已完全改正，
我也十分高兴。
你虽然不时受到责备，
现在改好，
自己也该十分满意。
你不要心慌，不要焦急。

特奥多罗

夫人，我刚才告诉玛尔赛拉——
昨天夜里我从这儿出去。
我这样胆大妄为，
是由于我朝思暮想，
跟她结为夫妻。
您不要认为
我居心玷辱您的门庭。
后来她对我说：
您宽宏大量，怜惜我们，

应许我们结婚；
我便把她拥抱，
表示永结同心。
我若故意向您说谎，
我会编造无数谎言谎语；
但是对于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说假就远不如说真。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们触犯我的家规，
真是忘恩负义。
我绝未料到，
你们利用我宽宏大量，
胡作非为。
恋爱一搞到
不要脸的地步，
就不免受到惩处。
趁着你们尚未结婚，
我把玛尔赛拉禁闭。
因为我不愿意
叫丫鬟们看见你们在一起，
我不愿意让她们
仿照你们的先例，
在我家里成亲。
多罗特雅，喂，多罗特雅！

第二十一场

人物同前;多罗特雅上。

多罗特雅

夫人……

狄安娜

拿上这把钥匙,

把玛尔赛拉关到我的卧房里,

这些天她可以在那儿做点活计。

(向玛尔赛拉)

你别以为我在生气。

多罗特雅

(旁白,向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这是怎么回事?

玛尔赛拉

这是有势力的暴君和凶星的

肆虐行为,

她为了向特奥多罗报复,

就把我禁闭。

多罗特雅

你不必怕这个监狱,

对于嫉妒之门,

爱情有一把钥匙

把它开启。

（玛尔赛拉和多罗特雅下）

第二十二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真想结婚吗？

特奥多罗

凡是您不乐意的事

我都不想做；

人们说我的罪过严重，

请您相信我的话，

他们的说法未免夸大。

您很明了

嫉妒是用蝎子的毒刺描画；

奥维德① 若知道

效劳是什么意思，

他就不会在荒山旷野

把他那鄙陋的房屋

描写得俨如他的官邸

和他统治的国土。

狄安娜

---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7）：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等。

那么你爱玛尔赛拉，
不是真事儿吗？

特奥多罗

没有玛尔赛拉，
我照旧生活惬意。

狄安娜

可是据她说，
你为了她，都发疯了。

特奥多罗

哪儿来的发疯，
失掉了她，
并不心痛。
请您相信，
虽然玛尔赛拉
值得寄予最细腻的温情，
可是我没有动心。

狄安娜

但是你曾向她情话绵绵，
她那样的女人容易受骗，
难道你尽食前言？

特奥多罗

空话能值几文钱！

狄安娜

你到底对她说过什么话？
特奥多罗，
你们男人怎样花言巧语，

赚取女人的心？

特奥多罗

还不是一味热爱，

一味央求，

一句真话外边，

盖着成千句的谎言。

狄安娜

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用了些什么词句？

特奥多罗

您这样追问，

真叫我十分受窘。

我对她说过：

“你那双美丽的眼睛，

你那双美丽的瞳孔，

凭借它们的光亮，

我的眼睛才能看望；

还有你那嘴里的

珊瑚和珍珠，

俊俏无比……”

狄安娜

俊俏无比？

特奥多罗

夫人，

对于搞恋爱的人，

这些都是入门课本。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的审美力很差，

你不怕

在我眼里

把你自己贬低？

因为我知道，

你若仔细端详，

玛尔赛拉的瑕疵

多于美丽。

除此以外，

她还不爱洁净，

时常受我责怪……

说起来，

话儿长啦。

我不愿意

再在你跟前挖苦她……

美丽也罢，

瑕疵也罢，

我希望你爱她，

我高兴

你们择定吉日良辰，

完成婚姻。

你既懂得爱情，

特奥多罗，

根据你对待玛尔赛拉的经验，

出点儿主意，
帮助帮助我那个女友；
她因为爱上一个卑贱的男子，
天天发愁：
她若嫁给他，
担心有损她的高贵门第，
她若丢弃她，
嫉妒就叫她丧魂失魄。
那个男子十分可爱，
又有才华，
但是胆小，不敢和她往来。

特奥多罗

夫人，
我怎么懂得爱情？
我可不晓得
该怎样给您出谋划策。

狄安娜

难道你不爱玛尔赛拉？
你没对她说过甜言蜜语？
是嘴就有舌头，
是舌头就会说话……

特奥多罗

可是这些嘴
没有可说的事情。

狄安娜

哎呀，你脸红了。

你那舌头否认的事情，

你那脸红却予以肯定。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对您说的，

想必是胡扯。

倒是有一次，

我求她伸手，

我摸了一下，

她立刻缩了回去。

我不知道

这样有什么不妥。

狄安娜

但是有些手，

好似教堂里的神像，

往往吻过之后，

就送回原位。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十分愚蠢。

确实有一次，

我贸然，

但又羞羞惭惭

用我的嘴

暖过她的百合花和雪①。

狄安娜

---

① 指白皙的两颊。

百合花和雪？

我倒很想知道，

这剂药是否沁入心脾。

好啦，你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特奥多罗

您说的那位夫人，

既然爱上一个卑贱的男人，

又怕玷污自己高贵的家门，

那就让她耍个花招，

把那个男人占有。

狄安娜

这个主意真危险，

倘若他识破，

那该怎么办？

把他杀掉是不是更好？

特奥多罗

据传说——

马可·奥勒留[1]，

为了解除妻子福斯丁娜的疾痛，

杀了剑术师，

把血给她饮。

但是这类罗马人的玩意，

只在异教徒中适宜。

狄安娜

---

[1] 马可·奥勒留(121—180)：著名的罗马皇帝。

你说得对，

在我们这个时代，

再没有鲁克莱霞①，

也再没有托尔卡特②和维吉纽斯③；

特奥多罗，

只在那个时代，

才有过福斯丁娜，

梅萨里娜④和波培亚⑤。

你就以此为题，

给我拟件信稿。

再见吧。

唉，天哪！

（晕倒）

我不行了。

你干么看我？

来呀，把手伸给我。

特奥多罗

我对她是必恭必敬，

---

① 据罗马传说，鲁克莱霞是罗马执政官塔基纽斯·柯拉提努斯的妻子，她将自己受辱之事，告诉丈夫，并求他复仇，然后自杀。

② 托尔卡特：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统帅，曾因其子违抗军令，将其子处以死刑。

③ 据罗马传说：罗马公民维吉纽斯为了使女儿避免克劳笛乌斯（古罗马十大执政官之一）的抢亲和凌辱，把女儿杀死。

④ 梅萨里娜是罗马皇帝喀劳狄一世（公元41—54年在位）的妻子，因骄奢淫荡，公元48年由其丈夫下令，自杀身死。

⑤ 波培亚（卒于公元65年），原为罗马暴君尼禄的情妇，后来当了尼禄的妻子，以淫荡著名。

恭敬阻止我把手伸给她。

狄安娜

这是多么文雅的粗暴！

隔着斗篷把手伸给我！

特奥多罗

等到奥塔维奥

陪您去望弥撒的时候，

他会把手伸给您。

狄安娜

他的手，

我不祈求，

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头，

即将穿起寿衣入墓。

好比你看见一个人跌倒，

不赶快把他扶起，

却忙着穿丝织绸衣。

又好比

你的朋友和敌人拚斗，

胜负难分，

你却慢条斯理

穿甲戴盔；

等你到了的时候，

他已一命归西。

为了表示谦恭，

把手包起；

这是矫揉造作，

令人作呕！

手若是纯洁，

就不必藏藏掖掖。

特奥多罗

对于您的恩宠，

我一定予以珍重。

狄安娜

你现在是我的仆从，

向我伸出手来的时候，

当然可以稍加隐藏。

眼下你还是我的秘书，

你若愿意直上青云，

你这个秘书，

就该把我晕倒的事，

绝不吐露。

（下）

第二十三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我能相信这是真的吗？我能相信，

倘若我看到美女是狄安娜。

她祈求我的手，我把手伸给她，

她恐惧的脸庞变作玫瑰花。

我感到她在颤抖，我依然怀疑。
我该怎么办？随着我的好运走下去；
好吧，为了这项毫无把握的事情，
勇往直前，排除一切惊恐。

但是抛弃玛尔赛拉不公平。
女人并未触犯我们，
厌弃她们，于理不通。

但是她们遇到引诱或新欢，
她们也会厌弃我们，
她们若痛苦，我们也熬煎。

第　二　幕

大　　街

第　一　场

费德里科伯爵，莱奥尼多。

费德里科

你看见她了吗？

莱奥尼多

看！

她来了：

她跟曙光一样，

把第一道金光

射到锦毯似的草原上。

您就站在教堂门口。

祈祷时间特别短；

这儿的牧师深知

祈祷最宜简短。

费德里科

我急想和她交谈。

莱奥尼多

您是她的表兄，
您可以强行把她伴送。

费德里科

莱奥尼多，
从我刚想结婚的时候，
我的亲戚
就猜想我对她中意；
我没爱上她的时候，
不懂什么叫畏缩，
什么叫拘束。
一个男人在无意向她求婚时，
只是作为她的亲戚或熟人
随便进出她的家；
现在爱上她了，
反而很少到她家里，
甚至很少和她交谈，
畏畏缩缩，十分胆小。
我和表妹伯爵夫人
就是这般。
爱情令我忧心忡忡，
我失掉了许多幸福；
从前和她随便交谈，
现在不敢和她见面。

第 二 场

里卡多和赛里奥站在离费德里科和莱奥尼多较远的地方。

赛里奥

我告诉您，

她徒步来了，

还带着仆人。

里卡多

她已走到教堂前面，

她在顾影自怜；

她想给大街

增添光彩。

赛里奥

您是否看见

清晨已从东方出现，

万道金色阳光

把翠绿田野照遍？

有个诗人

把这叫作红霞初现。

纵使出现两个这样的太阳，

也比不了

贝尔弗洛尔伯爵夫人——

最美丽的狄安娜，

千娇百媚，

仪态万方。

里卡多

你这样描绘清晨，

令我感到欢欣；

你说得对，

太阳运行的时候，

发出各种预兆，

表示求爱者的命运。

啊，费德里科来了，

他在等待她的万道金光。

赛里奥

且看你们二人

今天哪个走运？

里卡多

他虽然是她的表兄，

还是第一个向她求婚，

这个权利也不见得

落在他的手中。

我要顶替他，

我虽然透露情意较迟，

我将扮演天上的雄师。

费德里科

那是里卡多侯爵吗？

莱奥尼多

是他。

费德里科

咱们在这儿碰见侯爵，

当然不算稀奇。

莱奥尼多

侯爵的外表倒还不坏。

费德里科

你说这样的话，

是否有点儿嫉妒？

莱奥尼多

那么您嫉妒不？

费德里科

你直赞扬他，

我哪能不嫉妒。

莱奥尼多

狄安娜也许

把你们两个都甩掉。

您又何必嫉妒。

费德里科

我嫉妒的是

她也许突然爱上他，

因为她究竟是个女人。

莱奥尼多

但是她十分自负，

她谁都不看在眼里，

作什么都只顾自己。

费德里科

美女总是目空一切。

莱奥尼多

但无情却不是美丽。

赛里奥

老爷，狄安娜来了。

里卡多

这下子，

我心里的黑夜消逝，

白昼又大放光明。

赛里奥

您到她跟前去吧。

里卡多

倘若我的情敌同意，

我当然到她跟前去。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奥塔维奥，法维奥，跟在后边的玛尔赛拉，披着斗篷的多罗特雅和阿纳尔达上。

费德里科

（向狄安娜）

我在这儿等候您，

急想看见您。

狄安娜

我很高兴和您见面，伯爵老爷。

里卡多

夫人，我也很高兴，

前来陪伴您，侍候您。

狄安娜

侯爵老爷，

您这样真令我感到幸福。

多谢您。

里卡多

您的爱情，

给我下了这样的命令。

费德里科

（向仆人）

我相信，

我得不到青睐

和热烈的接待。

莱奥尼多

大胆些，去跟她说，

不要手足无措。

费德里科

唉，莱奥尼多！

谁若知道自己的话，

人家不爱听，

谁就不由得心慌意乱，

默默无声。

（齐下）

伯爵夫人府邸里的大厅

第　四　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我的新幻想，
我注视着你——
你怎样随风飞向天际；
你停一停吧，我的幻想，
你狂妄地往高处飞翔，
我和你一样狂妄。
头彩虽然到处都有，
勇敢的人却很稀少。
可是你一味高高飞腾，
你的欲望便没有止境。
幻想，幻想，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你把脚跟立在什么地方。
你爱上了侍候你的人，
你对他说：
"只要你相信你的眼睛，
你就有娶我的可能。"

那么，你居然决定，
在低贱的刍草上
建造一座金刚石别墅。
结果若不圆满，
我就把你埋怨；
其实我们俩都有责任，
不该单单怪你一人；
在我衷心赞美你
而高翔令我惊恐的时候，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你的出身本来十分低微，
是爱情使你飞得这样高。”
谁受到攻击，
谁就要自卫，
这完全正确。
你受了伤，
也不要退让，
偏要显出无畏和勇敢。
纵然我们两个一齐失败，
我们还可以这样辩解：
你是为我而失败，
我要跟着你，
一齐奔往
随便什么地方。
虽然随时有失败的危险，
还要勇往直前。

这样漂亮的失败，
就不能叫做失败。
对于别人的胜利
予以祝贺；
幻想，
对于你的失败，
我也准备予以赞扬。
敌人的嫉妒，
产生这样光荣的覆亡。

第　五　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玛尔赛拉终日悲叹，
渴望早日出监牢和你见面。
她写了一纸便笺
托我带来，
我不要一分跑腿钱；
这类宫廷规章习惯，
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到一边。
一个人权居高位的时候，
（你就很象这个样子！）
成群的拜访者把他纠缠，
弄得他非常厌烦。

他的厄运临头，
地位一变，
那时候人们纷纷离开他的门口，
好似躲避瘟疫一般。
这纸便笺是否需要消毒，
然后再给你看？

特奥多罗

你这个傻瓜，
真惹我生气，
便笺既然经过你的手，
我就不怕传染，
拿来我看。

（读）

“交我的丈夫特奥多罗。”
丈夫？多么愚蠢！
多么愚蠢的事！

特里斯坦

是的，她很愚蠢。

特奥多罗

我这样冒险，
是为了高翔，
把这些蝴蝶欣赏欣赏。

特里斯坦

象你这美妙的人物，
读读这纸便笺有何不可？
醇酒不厌蚊子缭绕，

而且我知道，

你说玛尔赛拉是蝴蝶的时候，

她已成了大鹞。

特奥多罗

我的心

已飞到金色辉煌的太阳跟前，

你虽然赞扬她，

我仍从高处把她往下看。

特里斯坦

你的话既堂皇、又简单，

可是这纸便笺该怎么办？

特奥多罗

就这么办。

特里斯坦

把它撕毁？

特奥多罗

是呀。

特里斯坦

您这是为什么？

特奥多罗

因为这是最干脆的答复。

特里斯坦

我看这是不公正的粗暴行为。

特奥多罗

你不要惊奇，

我已是另外一个人。

特里斯坦

好吧，

你们都是恋爱药剂师喜欢的人物。

他们开药方，

你们乱写信，

两样分别插在扦子上。

对于残酷的嫉妒，

须服紫罗兰水。

对于无情，

须服黄瓜糖浆，

加点儿供神的血，

以保证治愈创伤。

对于离家的人，

给他胸部贴一张膏药，

让他走在路上

更有力量。

对于合法的结婚，

要服甜蜜的饮料，

十天之后，

须空腹服点儿泻药。

大犄角山羊

是个神方。

对于病得要死的人，

须向珠宝服装店

购服珍珠、丝绒和绸缎；

同时服点儿补气的片剂，

来恢复体力。
过了整整一年，
扦子上便厚厚一团。
到了清算的时候，
病人有的痊愈，
有的死去；
药方都一下撕毁。
你未免胆大粗心，
撕了玛尔赛拉的药方，
却不知道药方里
写的是什么东西。

特奥多罗

你再来的时候，
你要带来一瓶美酒。

特里斯坦

你一心想高攀，
弄得自己头晕目眩。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人人都有走运的一天。
只有不听幸福召唤的人，
才不懂幸福。
或者至死不悟，
或者成为贝尔弗洛尔伯爵。

特里斯坦

先生，

从前有过一个老爷，
他是个专横的公爵，
他在纹章上写道：
“或者当国王，
或者一无所有。”
结果是适得其反。
你的话的含义，
也是“或者当国王，
或者一无所有”。
你的结局是——
当了国王，
就一无所有。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我还是要冒险，
至于命运之神怎样安排，
那就随她便。

第 六 场

玛尔赛拉和多罗特雅，没注意到特里斯坦和特奥多罗。

多罗特雅

我们都在
侍候伯爵夫人，
但是对于你的不幸

真表同情的只我一人。

玛尔赛拉

在我禁闭的时候，
你对我这样热情，
我的多罗特雅，
有件事情，
我该向你说明：
你找不到比玛尔赛拉
更忠实的朋友。
阿纳尔达认为我不知道
她怎样爱上了法维奥，
所以她对我诋毁，
把我和特奥多罗的爱情，
都告诉了伯爵夫人。

多罗特雅

特奥多罗在这儿。

玛尔赛拉

我的亲爱的！……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你别往我跟前来。

玛尔赛拉

怎么？我的亲爱的，
我崇拜你，
我多么想见到你，
真是望眼欲穿！

特奥多罗

你要当心你的言行。

官邸里的壁毯

有时也会发声。

你知道壁毯上

为什么绘制人物，

为的是劝告人们

注意一言一行。

哑王子看见父王被害，

会找到适当的无生物，

讲出一切密谋。

玛尔赛拉

你看了我的便笺吗？

特奥多罗

我没有看就把它撕了。

我真该罚——

连我的爱情也一起撕了。

玛尔赛拉

这就是撕了的碎纸片吗？

特奥多罗

是呀，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那么你把我的爱情也撕了？

特奥多罗

这样岂不比坐等大祸临头更好？

你若和我意图一致，

为了避免遭难，

我们不必再谈。

玛尔赛拉

你说什么？

特奥多罗

我打算，

从今以后，

不再惹伯爵夫人生气。

玛尔赛拉

看看你的眼神，

我早就瞧出，

你对我不敢忠心。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

再见吧。

从今以后，

咱们俩的爱情结束，

友谊如旧。

玛尔赛拉

特奥多罗，

这是你对玛尔赛拉说的话！

特奥多罗

我所以说这话，

是为了我心情安定，

是为了尊重

把我自小养大的

伯爵夫人的门庭。

玛尔赛拉

你等一等。

特奥多罗

你别纠缠啦。

玛尔赛拉

你就这样处治我吗？

特奥多罗

真是愚蠢！

（下）

第　七　场

玛尔赛拉，多罗特雅，特里斯坦。

玛尔赛拉

啊，特里斯坦，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你怎么啦？

玛尔赛拉

这是怎么回事？

特里斯坦

这是个小小变化，

特奥多罗想向女人们

模仿一下。

玛尔赛拉

向什么女人们？

特里斯坦

向那些既是糖又是蜜的女人们。

玛尔赛拉

对他说……

特里斯坦

别对我说。
我是这把剑的剑鞘，
我是那纸便笺的图章，
我是这顶帽子的帽盒，
我是那个旅客的毡帽，
我是跳舞者的姿态，
我是各种反刍动物的食道，
我是这个躯体的影子，
我是那个信使的驿站，
我是那个彗星的尾巴，
我是夏天的暴风雨；
最后，我是那个指头的指甲，
剪我的时候，
我就不能说
我和指头在一起。

（下）

第 八 场

玛尔赛拉，多罗特雅。

玛尔赛拉

他说的话，

你觉得怎样？

多罗特雅

我不知道，

我不敢说。

玛尔赛拉

你不敢说？

那么我来说吧。

多罗特雅

我还是不敢说。

玛尔赛拉

还是我说吧。

多罗特雅

玛尔赛拉，

你要注意，

关于壁毯的劝告是有用的。

玛尔赛拉

遭受嫉妒的爱情

奋不顾身。

伯爵夫人若不过分高傲，

特奥多罗可能暗怀野心；

这些天他大概

受到她一些宠信。

多罗特雅

别说啦，你有些赌气。

玛尔赛拉

我不是个大傻瓜，

不懂得他那套诡诈。

我不能饶他。

第　九　场

人物同前;法维奥上。

法维奥

秘书在这儿吗?

玛尔赛拉

你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法维奥

天哪,我到处找他，

我的女主人等着他呢。

玛尔赛拉

你去问多罗特雅，

我现在已经忘掉他。

咱们这个秘书——

这个讨厌的蠢物，

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随便你到哪儿去找。

法维奥

你们蒙哄我！

你们俩做好了圈套，

叫我莫明其妙。

你们这样安排，

是你们二人预先商量好。

玛尔赛拉

我们商量好？这才奇怪呢！

法维奥

哎呀，我想你们是骗我。

玛尔赛拉

我对你坦白地说，

法维奥，

特奥多罗对我粗暴无比，

可是我还没有把他丢弃。

不过我心里另有所属，

那个人非常象你。

法维奥

象我？

玛尔赛拉

难道不象你？

法维奥

象我，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法维奥，

倘若我对你花言巧语，

一味骗你；

倘若你这个人不令我心荡神移，
你的仪表不令我十分欢喜，
倘若我不是你的，
我的法维奥，
我的爱情就不足重视，
你把我杀死，也死有余辜。

法维奥

这显然是个骗局。
倘若你要死，
就是因为你想
把你夺走的灵魂给我归还。
可是你这些胡言乱语，
到底有何用意？

多罗特雅

法维奥，
鼓起勇气，
切勿坐失良机；
今天玛尔赛拉一心爱你，
是她迫不得已。

法维奥

只有出于自愿的爱情，
才是真实的爱情。

多罗特雅

特奥多罗飞黄腾达，
玛尔赛拉另找人家。

法维奥

玛尔赛拉，
我还要找他去。
他瞧你不起，
我得了便宜。
爱情好比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交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不在家，
就委托给法维奥。
这虽有失体面，
我可满不在乎。
我对你忠实到底，
至死不渝。

（下）

第　十　场

玛尔赛拉，多罗特雅。

多罗特雅

你怎么办呢？

玛尔赛拉

我不知道，
我十分气愤。
阿纳尔达爱法维奥吗？

多罗特雅

她爱。

玛尔赛拉

我要向他们两人报复。

爱情能够主宰嫉妒和侮辱。

第十一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阿纳尔达上。

狄安娜

(向阿纳尔达)

事到如今,

你就别再怪我。

阿纳尔达

您把我宽恕,

我越发不知所措。

夫人,

玛尔赛拉在此,

她在和多罗特雅谈话。

狄安娜

我今天心里特别高兴。

玛尔赛拉,

你到外边去吧。

玛尔赛拉

多罗特雅,

咱们离开这儿吧。

(旁白)

你看，

她不是跟我生气，

就是对我有什么怀疑。

（玛尔赛拉和多罗特雅下）

第 十 二 场

狄安娜，阿纳尔达。

阿纳尔达

我可以跟您说几句话吗？

狄安娜

可以。

阿纳尔达

刚才走开的那两个姑娘，

对您非常爱戴；

可是您对她们

总是冷酷无情。

您比阿纳克萨莱特① 还冷淡，

比鲁克莱霞② 还坚贞。

您对她们别太轻视。

狄安娜

---

① 据希腊传说，赛普鲁斯岛少女阿纳克萨莱特与伊菲斯相爱，后来摈弃伊菲斯，伊菲斯在绝望中到她家门前自缢身死。她对伊菲斯自杀，漠然处之。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把她化为石像，以示其铁石心肠。

② 参阅第 403 页注①。

你这些话，

我都听腻了。

阿纳尔达

您想跟谁结婚呢？

里卡多侯爵，

难道还不够漂亮大方？

谁还比得过他的权势与豪富？

最高贵的夫人小姐，

哪个不想嫁您的表兄费德里科？

您为什么一点儿也看他们不起，

都把他们赶走？

狄安娜

他们一个是傻瓜，

一个是疯癫；

阿纳尔达，

你不了解我的心愿：

我爱的不是他们二人，

因为我爱，

所以我不爱他们；

因为我爱不到手，

所以我爱。

阿纳尔达

哎呀，您到底是爱不爱呢？

狄安娜

难道我不是个女人？

阿纳尔达

对呀，您是女人，

但是您冷若冰霜，

甚至天上的太阳

也不能挨近您，

更不能融化您。

狄安娜

阿纳尔达，

我那些冰块

都放到一个卑贱男子的脚边。

阿纳尔达

那个男子是谁？

狄安娜

“玷污”二字令我畏缩，

可是我没失掉勇气。

他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我只能让你知道，

我若嫁给他，

就会玷污我的荣誉。

阿纳尔达

古时候有过两个皇后，

一个爱马，一个爱牛，

为了保持她们的荣誉，

别的我就不提；

现在您爱的又不是牲畜，

爱个男人，不论是谁，

又怎能玷污您的荣誉？

狄安娜

凡是会爱的人，

就会厌倦，

最好的办法

是让情丝时续时断。

阿纳尔达

您办得到吗？

狄安娜

我乐意的时候，

就暂时爱一爱；

不乐意的时候，

就不再爱下去。

（后台奏乐声）

谁唱呢？

阿纳尔达

法维奥和克拉拉。

狄安娜

唉，歌儿，

听起来我也厌烦。

阿纳尔达

爱情和音乐最和谐，

在歌声中互相调节。

（后台歌声）

“但愿能够做到，

但愿做到

不再随心所欲地爱下去！
为什么，为什么做不到——
不能随心所欲地弄到手，
就不再爱下去！"

阿纳尔达

您听见了吧？
好象歌儿不同意您。

狄安娜

我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了解自己。
我知道我会象爱一样，
也会永远厌下去。

阿纳尔达

谁有这种力量，
谁就超越了人的限度。

第十三场

人物同前；特奥多罗上。

特奥多罗

夫人，
法维奥告诉我，
您叫我来。

狄安娜

我等了你几个小时啦。

特奥多罗

我遵命赶来，

如有罪过，

请您饶恕。

狄安娜

你已经看见

对我爱慕的那两个人……

他们都来向我求婚。

特奥多罗

我知道，夫人。

狄安娜

他们两个

风度都好。

特奥多罗

而且很好。

狄安娜

我不和你商量，

我就不愿意决定。

你说我该嫁给哪一名？

特奥多罗

夫人，

这就全凭您的口味，

我能给您出什么主意？

您挑哪名作我的主人，

哪名就是更好的。

狄安娜

我看得起你，

才叫你对我这么重大的事情

出出主意，

你却不识抬举。

特奥多罗

夫人，

关于这种事，

问问老年人岂不更好？

您的总管奥塔维奥，

年高德劭，

经验丰富，

对于这种事

非常娴熟。

狄安娜

我想让你

给自己挑选一个主人，

你看侯爵的风度，

是否比我的表兄更好？

特奥多罗

是，夫人。

狄安娜

那么我就选中侯爵吧。

你赶快去送吉讯，

向他领赏。

（伯爵夫人和阿纳尔达下）

第十四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谁遇到过这样的不幸？
谁见过这样仓促的决定？
谁经过这样巨大的变化？
这完全由于我忽然妄想高翔。
啊，太阳，
请你把我的翅膀烧毁，
然后再用你的光线
把我那支胆大妄为的笔烧烂，
我不该用那支笔引逗美丽天仙！
狄安娜也陷入错误里，
唉，我怎么不顾一切，
信了温存的一言半语！
富贵与贫贱之间，
没有美满姻缘。
她的眼睛足以勾引
机智的尤利西斯①，
把我欺骗，

① 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机智勇敢，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

难道还算稀奇！
我不能埋怨别人，
只能埋怨自己。
那么我究竟受了什么损失？
我曾一度热情迸发，
现在这股热情尚未散去，
所以我在狂言乱语，
我的损失如此而已。
高傲的幻想，
赶快放弃
你那成为贝尔弗洛尔伯爵的愿望，
把船头转向原来的海岸，
跟往日一样，
去爱你的玛尔赛拉；
对于你，
玛尔赛拉足足配得起。
夫人们总是去找老爷们，
门当户对才产生爱情。
你既然生在风里，
就该留在风里；
不配高飞的
偏要高飞，
结果是坠毁在地。

第十五场

法维奥，特奥多罗。

法维奥

你和夫人谈过了吗？

特奥多罗

谈过了。

法维奥，

我非常高兴，

因为伯爵夫人

已经摆脱痛苦的处境，

她的婚事已经确定。

那二位都十分爱她，

但是她凭着

她那罕有的才智聪明，

最后把侯爵选中。

法维奥

选得高明！

特奥多罗

她叫我亲自去给侯爵道喜，

但是我想你是我的朋友，

法维奥，

我愿意把这个美差转给你，

你赶快动身领赏去。

法维奥

你对我这样关照，

我不会把你忘掉。

我要飞似地跑去，

飞似地跑回，

把赏赐分给你。

侯爵真叫走运，

他争得了伯爵夫人的欢心；

也是他拿出了绝大的勇气，

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下）

第 十 六 场

特里斯坦，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我急急忙忙来找你。

我听说的，

难道是真的？

特奥多罗

唉！特里斯坦，

你听到的是千真万确，

这是我受了一次痛苦的教训。

特里斯坦

特奥多罗，我看见了

椅子里坐着两个擀呢子工人，
他们把狄安娜擀揉；
最后是谁被选中，
到现在我才弄清。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现在我看出来：
她是多变的向日葵，
她是玻璃，
她是风信旗。
她是通往海洋的江河，
然而她倒流。
绝代佳人狄安娜是月亮，
是女人，是魔影，
是个水性杨花的妖精；
只因害怕玷污她的胜利，
就把我置于毁灭的境地。
她让我说，
那两位里，
我喜欢哪一位；
因为我若不表示意见，
她就不想结婚。
我听见她的话，
我难受得象死人一样。
我没回答她的胡言乱语，
因为我已神志昏迷。

最后她对我讲，
她喜欢侯爵，
并且叫我亲自去报喜领赏。

特里斯坦

她终于“有了丈夫”了吗？

特奥多罗

那就是里卡多侯爵。

特里斯坦

我想你不要作出
十分可怜模样，
也不要在忧伤之上
再加忧伤。
现在我告诉你：
你别再想高攀，
别再追求伯爵的头衔。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我因为妄想高飞，
现在才跌得粉碎。

特里斯坦

你完全是自作自受。

特奥多罗

这我承认。
我太轻信
女人的眼睛。

特里斯坦

我告诉你，
特奥多罗，
对于凡人的感情，
最毒的酒，
莫过于女人的眼睛。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我真害羞，
羞得抬不起头；
这些事已成过去，
现在补救的办法
是把虚荣和爱情
一起埋入遗忘中。

特里斯坦

你既这样后悔，
这样埋怨自己，
就该回到玛尔赛拉跟前去。

特奥多罗

我们很快就会言归于好。

第 十 七 场

玛尔赛拉，没有注意到特奥多罗和特里斯坦。

玛尔赛拉

（自言自语）

故作迷恋之态多么难堪！
忘却旧情多么困难。
我越努力把它引开，
它越使劲往我心里钻。

为了顾全名誉，我应该忘记，
而且必须把我病痛的灵魂治愈！
用别人的爱治疗我的心，
就让热情去治疗热情。

但是千万别让自己打算
在别人爱得流血的时候你才去爱，
不可这样报复，这样反把自己陷害。

最好是等待，一切都能回转，
过去的一切虽然砍断，
爱情的花朵又灿烂争妍。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谁呀？

特奥多罗

是我。
难道你把我都忘了？

玛尔赛拉

完全忘了。

为了不去想你，
我心神迷离。
因为我若恢复知觉，
立刻就想到你；
为了永远不想你，
我的心另有所许。
你的嘴唇还有什么勇气
把我的名字提起？

特奥多罗

我只是想试验试验
你的爱情是否坚定，
这个试验过于生硬。
流言蜚语说——
我的心已被人霸占，
对你的恋情已烟消云散。

玛尔赛拉

特奥多罗，
聪明人从不试验女人，
因为女人不是玻璃。
你用不着说什么试验，
这完全是假冒为善。
特奥多罗，
我看透了你：
某种黄金梦
曾经令你发疯。
你现在怎么样？

你是否凌云驾空？
你的幻想是否实现？
你那个妙人儿
是否美丽空前？
出了什么意外？
你遭到什么不幸？
特奥多罗，
你慌慌张张地来了，
是否风向已变，
你又来找同等地位的女人？
或者是你又拿我开心？
我直说吧，特奥多罗，
我很愿意知道，
我的苦恼
终于会得到什么补报。

特奥多罗

你若心怀报复，
我的玛尔赛拉，
你还要多大的报复？
你要知道：
爱情是宽厚之子，
你不要过于严酷。
胜利者不屑于
向失败者报复。
你胜利了，玛尔赛拉，
现在我如梦方醒，

我回到你的身边。
你若对我还有情意，
就请你原谅我狂妄无礼。
这倒不是因为
我的幻想已经破灭，
而是因为无常的变化
使我想起从前的一切。
你也抚今思昔，
想想你的幸福的日子，
因为我承认了你的胜利。

玛尔赛拉

你千万别让我
毁坏你光荣的基础。
你要敢作敢为，坚持下去，
再从头做起，不要泄气，
别让她说你胆小鬼。
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我已经把幸福捞到手。
你也不要难受，
特奥多罗，你既然把我扔掉，
我只好设法补救。
法维奥虽然不是宝物，
可是我借此报复，
也就心满意足。
再见吧，
我已经谈得厌倦，

而且别让法维奥看见，
因为我和他就要匹配良缘。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她要走，
你拦住他。

特里斯坦

小姐，小姐，我看
破镜重圆，
并非爱情有了中断。
负咎的心灵
会努力赎一切罪行。
玛尔赛拉，你听我说。

玛尔赛拉

特里斯坦，你要干么？

特里斯坦

你等一等！

第十八场

狄安娜，阿纳尔达上。特奥多罗，玛尔赛拉和特里斯坦没看见她们。

狄安娜

（旁白）

我又遇见他们俩在一起！

阿纳尔达

（向狄安娜）

我看，您碰见他俩在一起，

您又生气了。

狄安娜

阿纳尔达，

把门前的垂幔放下来，

别让他们看见。

（旁白）

我是又妒又爱。

（狄安娜和阿纳尔达藏起来）

玛尔赛拉

别拦我！

特里斯坦，

让我走吧。

阿纳尔达

（向狄安娜）

特里斯坦给他们俩讲和呢，

可见他们俩吵嘴了。

狄安娜

这个拉皮条的仆役，

真要把我气疯了。

特里斯坦

女人的美丽，

没有什么意义，

它好似天空闪电，

只是在你眼前忽然一现。

富贵荣华只是浮云，

最可贵的是你那标致斯文。

你要把那种爱情，

看做瞬间飞逝的彗星。

到这边来，特奥多罗。

狄安娜

（旁白）

这个仆役对于这种事儿

真是能说会道。

特奥多罗

倘若玛尔赛拉

已经属于法维奥，

她说她爱他，

特里斯坦，

我该怎么办？

特里斯坦

那你就气死吧。

特奥多罗

好吧，

就让他们结婚吧。

特里斯坦

你不是一样也可以结婚吗？

鼓起勇气，

别硬装做狠心的样子，

把手伸过来，

两人言归于好吧。

特奥多罗

不，你即使强迫我，

我也不伸过去。

特里斯坦

小姐，我求求你，

这一回，

你先把手伸过去。

特奥多罗

什么时候

我曾对玛尔赛拉说过，

我谁都不爱？

她对我说……

特里斯坦

因为你太无情，

她就要拿你出气；

这不过是做戏。

玛尔赛拉

不是做戏，而是事实。

特里斯坦

别说啦，傻姑娘，

你们都不懂彼此留点面子

你们两个都糊涂至极！

特奥多罗

我请求她伸过手来，

但我决不需要她的友谊。

玛尔赛拉

雷劈了我，我也不伸。

特里斯坦

别赌咒。

玛尔赛拉

（旁白，向特里斯坦）

虽然我对他怒气冲冲，

可是我心里恍惚不定。

特里斯坦

你就定一定吧。

狄安娜

（旁白）

这个仆役

真是诡计多端，

精明强干！

玛尔赛拉

放开我，特里斯坦，

我还有事呢。

特奥多罗

让她走吧，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怎么，让她走吧？

特奥多罗

拦住她。

玛尔赛拉

我走不了啦，

我的亲爱的。

特里斯坦

怎么又不走啦？

我又没拦你。

玛尔赛拉

唉，我的亲爱的，

我不能走啦。

特奥多罗

我也不能走啦，

因为我象海里岩石那么坚定。

玛尔赛拉

我愿意把两只胳膊伸给你。

特奥多罗

我就握住你的两只胳膊。

特里斯坦

看来现在你们已用不着我，

可是你们为什么

把我弄得精疲力竭？

阿纳尔达

（旁白，向狄安娜）

您喜欢他们这种样子吗？

狄安娜

我看出来，

男女之间，

没多少信义可言。

特奥多罗

哎呀，你真把我数落得够呛！

特里斯坦

我看见你们

牢牢系起两颗心。

对于一个经纪人，

如果买卖不能成交，

总是觉得倒运。

玛尔赛拉

亲爱的，

倘若在我心里，

让法维奥或任何人代替你；

你就把我骂死，

我也愿意。

特奥多罗

玛尔赛拉，

从今以后，

我对你的爱情重新燃起。

我发誓：

我若再忘掉你，

我就遭到天罚，

我就让你倒在法维奥的怀里。

玛尔赛拉

你愿意洗掉你的罪过吗？

特奥多罗

你说怎么洗吧。

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玛尔赛拉

你说，

所有的女人都是丑八怪。

特奥多罗

当然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要求？

玛尔赛拉

咱们虽然是亲密的朋友，

我心里还有点儿嫉妒。

特里斯坦在此，

我不好意思说，我有点儿拘束。

特里斯坦

说吧，

即使说我，

也没关系。

玛尔赛拉

你说，伯爵夫人是丑八怪。

特奥多罗

我看她简直是个母夜叉。

玛尔赛拉

她不是个傻婆子吗？

特奥多罗

简直傻透了。

玛尔赛拉

她不是个碎嘴子吗？

特奥多罗

她整天喊喊喳喳。

狄安娜

(旁白,向阿纳尔达)

我想去搅散他们,

可是我怕于事无补;

我虽然是块冰,

他们把我气疯。

阿纳尔达

夫人,

您可别这么干。

特里斯坦

谁想挖苦

伯爵夫人和她的体态,

就得听我道来。

狄安娜

(旁白)

这样无耻的话,

我不能再听下去。

特里斯坦

第一……

狄安娜

(旁白)

我不能等待第二了,

再等就太愚蠢。

玛尔赛拉

我走了,特奥多罗。

（狄安娜和阿纳尔达出现。玛尔赛拉向伯爵夫人行一请安礼，下）

特里斯坦

（旁白）

哎呀，伯爵夫人！

特奥多罗

（旁白）

伯爵夫人！

狄安娜

我正找你呢，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夫人，请相信……

特里斯坦

（旁白）

现在晴天霹雳，

我走为上策，

免遭雷殛。

（下）

第十九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阿纳尔达。

狄安娜

阿纳尔达，

搬个小桌来，

我要叫特奥多罗

为我笔录一封信。

特奥多罗

（旁白）

我心里直打颤，

她说什么，

我是否还能听见。

狄安娜

（旁白）

嫉妒充满了我的眼睛，

我的情火气势熊熊，

他又爱上玛尔赛拉，

我跟他一样，

能够取得他的心灵；

现在他的行为是把我玩弄。

特奥多罗

（旁白）

她低声诅咒。

在宫廷里

真是应该学会沉默，

因为墙壁都有舌头，

壁毯都有耳朵。

阿纳尔达

我把小桌拿来了，

文具也带来了。

狄安娜

来吧，特奥多罗，

拿起笔来。

特奥多罗

（旁白）

我看今天不是把我杀死，

就是把我赶走。

狄安娜

写吧。

特奥多罗

您说吧。

狄安娜

等一等，

跪在地上你膝头不舒服，

阿纳尔达，给他拿个枕头。

特奥多罗

我舒服。

狄安娜

赶快去拿呀，傻丫头。

特奥多罗

（旁白）

我正遭受愤恨和怀疑，

这种关照，我不欢喜，

我的膝头受到怜惜，

可是我的脑袋要被砍去。

（向狄安娜）

我在等您口述呢。

狄安娜

我就口述下去。

特奥多罗

（旁白）

求上帝保佑！

（伯爵夫人坐在一个高椅上，她口述，他笔录）

狄安娜

“一个望族仕女

向一个贫贱的男子

倾诉她的情意，

他若再向别的女人讨好，

就是极端卑鄙。

谁不珍惜自己的幸福，

谁就糊涂到底。”

特奥多罗

您口述完了吗？

狄安娜

还有什么可口述的呢？

特奥多罗，装到信封里吧。

阿纳尔达

（旁白，向狄安娜）

夫人，您这是怎么回事呀？

狄安娜

这是出于女人的一片痴心。

阿纳尔达

到底是谁勾起您的痴心？

狄安娜

你这个笨丫头，

你还不知道？

连我家房子的石头

都早就低声嘀咕。

特奥多罗

信已封好。

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没写上。

狄安娜

这信是写给你的，

别让玛尔赛拉知道。

你先保存起来，

你一个人慢慢地看。

（狄安娜和阿纳尔达下）

第 二 十 场

特奥多罗，然后玛尔赛拉上。

特奥多罗

这真叫我大惑不解！

怎么那个女人爱我

还有间歇！

好似放血，

她把爱情的脉搏，

控制得十分严格。

（玛尔赛拉上）

玛尔赛拉

啊，亲爱的，

伯爵夫人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在门幔后边直打哆嗦。

特奥多罗

她说，她愿意

把你嫁给法维奥，

这是她写的一封信，

赶快送到花园，

去领购置嫁妆的钱。

玛尔赛拉

你说什么？

特奥多罗

但愿你十分幸福。

不过你当了新娘之后，

无论当真，还是作戏，

你的嘴别再把我的名字提起。

玛尔赛拉

你听我说！

特奥多罗

现在说已经晚了。

（下）

第二十一场

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不，我不能相信
事实就是这样。
那个疯女人的垂青，
又使他变了心；
他象个水桶，
刚一下去，
她立刻给他灌满温情之水，
他刚一上来，
她立刻把他倒得空空如也。
伤心啊，特奥多罗，
她的荣华富贵一触到你的心，
你立刻把我忘怀！
她爱你的时候，你把我丢开，
她丢开你的时候，你又把我爱。
谁能有这么大的忍耐？

第二十二场

里卡多，法维奥，玛尔赛拉。

里卡多

法维奥，
我急着去吻她的双手。
一分钟我都难熬。

法维奥

玛尔赛拉，

马上去禀告夫人——

侯爵驾到。

玛尔赛拉

（旁白）

嫉妒，你多么残酷，

你令我何等痛苦。

狂想已经落空，

你还怎样逞凶？

法维奥

你不去吗？

玛尔赛拉

我去。

法维奥

你去禀告——

我们的新主人兼她的丈夫驾到。

（玛尔赛拉下）

第二十三场

里卡多，法维奥。

里卡多

喂，法维奥，

明天清早到我府里，

我送你一匹骏马和一千金币。

法维奥

从今以后，

我对您永远忠心侍候。

里卡多

这只是开始，

狄安娜把你当作仆役和从属，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法维奥

我吻您的脚。

里卡多

这不算报酬，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第二十四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上。

狄安娜

侯爵，您来了！

里卡多

我怎能不来呢？

我先前见弃，

如今您派了法维奥送了口信说——

您选中了我

作您的丈夫和奴仆。

伸出脚来让我吻吧！

这样的时刻
不可错过。
我若是发疯，
就是因为我过于幸福欣欢，
我的心如同火焰一般。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狄安娜

我不明白你的话，
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是我派法维奥去叫您来？
没有。是谁跟您开玩笑吧？

里卡多

法维奥，这是怎么回事？

法维奥

怎么？
是特奥多罗派我去送信，
否则我怎会想起去请您。

狄安娜

里卡多，
这全是特奥多罗的过错。
因为他曾听我说——
您的人才超过
我的表兄费德里科，
他虽然也慷慨巨富，
我认为应该向您伸手。
特奥多罗的罪过，

事出有因，

请您宽恕他的愚蠢。

里卡多

若不是身在贵府，

连法维奥我也不肯饶恕。

让我吻您的脚吧，

我仍然希冀，

我的满腔真情

能争得您的回心转意。

（下）

狄安娜

你这个傻瓜，

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法维奥

这您怎能怪我呢？

狄安娜

立刻给我把特奥多罗找来。

（旁白）

正在我对特奥多罗的嫉妒

要把我杀死的时候，

这个讨厌的家伙突然跑来了！

法维奥

我损失了一匹骏马和一千金币。

（下）

第二十五场

狄安娜。

狄安娜

爱情，你要把我怎样？
我已准备把你遗忘！
但是你的影子
又来折磨我的心肠。

啊，嫉妒，你怎么这样顽固？
你对女人十分恶毒，
谁若听了你的话，
谁的荣誉连一天也保不住。

我十分爱他，但是我想起
我是海，他是一叶扁舟，
世界上海怎能沉底。

爱情的心冒着风险登上扁舟，
这时荣誉若把纤绳拉得太紧，
荣誉的拱门也要倾覆。

第二十六场

特奥多罗，法维奥，狄安娜。

法维奥

（向特奥多罗旁白）

侯爵要杀我，

这倒没什么难过；

可惜的是一千金币没有到手。

特奥多罗

我给你出个主意。

法维奥

什么主意？

特奥多罗

由于侯爵要和伯爵夫人结婚，

费德里科伯爵万分焦急。

你去告诉伯爵这场婚事已经作罢，

他会马上给你一千金币。

法维奥

我要闪电似地跑去。

特奥多罗

快去吧。

（法维奥下）

第二十七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您叫我来吗？

狄安娜

那个傻瓜走了，

我心里痛快了。

特奥多罗

我把您的信，

整整看了一个钟头，

夫人，我深深寻思

字里行间的含义，

我发现，

只因对您尊重，

我才不敢；

您对我多次示意，

我毫无声息，

这都怪我痴愚。

现在我大胆对您说：

我爱您，

而且是敬爱相混。

您看现在我还哆嗦，

您不必惊愕。

狄安娜

特奥多罗，

我相信你。

我这个女主人

在你眼里十分善良，

你在我眼里

比别的佣仆高尚，

你怎能不爱我呢？

特奥多罗

我没听懂您的话。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为了不越雷池一步，

你必须了解我。

你在抑制感情，

你觉得自己的地位卑微，

一个如此高贵的女人，

给你一点小恩小惠，

你就一辈子心满意足，

感到幸福。

特奥多罗

请原谅我胆大无礼，

我要向您直言不讳：

您虽然聪明多才

但在判断事理的时候，

往往神志不清。

您何必引起
我爱情的幻梦，
给我过重的
幸福的负担，
让我整整一个月
病榻缠绵？
为什么您看见我心冷的时候，
您立刻把我燃烧，
您看见我心如烈火的时候，
您立刻象块寒冰一样？
把玛尔赛拉给我吧，
否则您就象俗语所说：
园丁之犬①，
不吃甘蓝，
别人若吃，
它就阻拦。
您因受嫉妒之火的燃烧，
不愿我和玛尔赛拉结婚；
您看见我不爱她的时候，
您又把我折磨。
您若自己不吃，
就让别人吃吧；
我不能倚靠
这令人疲惫的希望

① “园丁之犬”意为“占着毛坑不拉屎的人”。

维持生命；

您若不想吃，

我就回到

原来爱我的人儿那里。

狄安娜

特奥多罗，

这个办不到：

我知道

玛尔赛拉已不是原样，

你的眼睛转向别处吧，

玛尔赛拉已无法挽回。

特奥多罗

无法挽回？

她爱我，我爱她，

难道您硬要从中阻挠？

难道我必须违背自己心愿，

去迎合第三者的爱好？

我非常喜爱玛尔赛拉，

她也非常喜爱我；

我们的爱情光明正大。

狄安娜

无赖，不要脸！

我该立刻把你们杀掉。

特奥多罗

您要怎么着？

狄安娜

你这样粗野，
这样下流，
我打你几个嘴巴。

第二十八场

人物同前；费德里科，法维奥上。

法维奥

（向费德里科）

您别忙。

费德里科

法维奥，
你说得对，
虽然进去好，
咱们还是不必忙。

（向狄安娜）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

狄安娜

没有什么，
不过是主仆之间的吵嘴。

费德里科

告诉我，
您有什么需要。

狄安娜

我只是想和你谈点儿私事。

费德里科

最好改个时间，

等您高兴的时候再谈。

狄安娜

费德里科，

我现在正高兴，

你别为这点小事心里不安。

你进来，

我把关于侯爵的事跟你谈谈。

（下）

第二十九场

费德里科，法维奥，特奥多罗。

费德里科

（向法维奥）

法维奥……

法维奥

老爷……

费德里科

我看

她的不高兴里，

藏着一种秘密的高兴。

法维奥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不过我真奇怪，伯爵老爷，
夫人这样责骂特奥多罗，
这事从来没有过。

费德里科

他的手帕上有血呢。

（费德里科和法维奥下）

第三十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对于这种大发脾气的愚行，
说它不是爱情，该给它什么命名？
名门望族的女人若是如此恋爱，
我只能叫她们复仇悍妇，不是女人。

显贵和高度的快乐不能相容，
但是高度的快乐不分门庭。
你为何这样残忍，
要杀你十分爱慕的人？

啊，你那只杀我的有权力的手，
我愿意亲吻，
我希望你给我甜蜜的惩处！

啊，美丽的手，
倘若你打我只是为了摸到我的脸，
那就是你的嫉妒里含有爱抚。

第三十一场

特里斯坦，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事情一完，
我就跑来，
我倒象一柄胆小鬼的宝剑。

特奥多罗

唉，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唉呀，这是怎么了？
手帕上有血！

特奥多罗

嫉妒喜欢用血
把爱情书写。

特里斯坦

我的天呀，
嫉妒是多么愚蠢。

特奥多罗

这不奇怪。
伯爵夫人由于爱情的痛苦，

神志不清。
但是恋人刚要到手，
她又把恋人小看。
她打我的脸，
因为我的脸是一面镜子，
她照出自己的名声，
看出它的丑恶，
于是把镜子打破。

特里斯坦

比如胡安娜或鲁西亚，
曾经由于嫉妒跟我吵架。
比如说把衣领撕了，
或者揪下一绺头发，
或者抓破了脸；
我知道起因是某种欺骗。
她们本来就粗野，
既愚蠢，又饶舌；
但是如此高贵的女人，
不怕失掉自己身分，
居然打起人来，
这是龌龊行为。

特奥多罗

我自己也不明白，特里斯坦，
我看见她爱我，就头脑发昏，
这时她又突然把我憎恨。
她既不要我，

又不许我爱玛尔赛拉；
我一不把她理睬，
她立刻找些温情话
把我网起来。
她真是园丁之犬，
不吃甘蓝，
别人要吃，
她又阻拦。
她既不站在旁边，
也不钻到里面。

特里斯坦

我听说：
有过一位博士，
既博学，
又受人尊重。
他雇用一个男仆和一个女管家，
这两个人经常吵架。
午饭时候吵架，
晚饭时候也吵架，
甚至夜间高声大闹，
闹得博士无法睡觉；
博士研究不出补救之道。
有一天他正在讲课，
忽然想起一件事，
必须立刻回家。
刚一走进书房，

就看见男仆和女管家
一块儿躺着叙说情话。
于是他说：
"感谢上帝，
我总算看见他们一次安静。"
虽然你们现在经常争吵，
我期待有一天你们也会和好。

第三十二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上。

狄安娜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夫人……

特里斯坦

（旁白）

这个女人简直是魔鬼。

狄安娜

我来，
就是想知道你怎样。

特奥多罗

您自己看看吧。

狄安娜

你还好吗？

特奥多罗

还好。

狄安娜

你别再说
"愿意为您效劳"了。

特奥多罗

您这样对待我，
我就不能为您多多效劳。

狄安娜

你太不明白了。

特奥多罗

我太不明白，
我只会感觉，不会听，
我听不懂您的话，
却感觉到您的巴掌。
我若不爱您，
您就烦恼；
我若爱您，
您就生气。
我忘记的时候，
您给我写信；
我想起的时候，
您就发脾气。
您没法叫我懂得您的心意，
我懂得的时候，
我又显得痴愚。

您或者叫我死，或者让我活，

不死不活，

我实在受不了。

狄安娜

我把你打流血了？

特奥多罗

是呀。

狄安娜

你的手帕呢？

特奥多罗

在这儿。

狄安娜

给我看看。

特奥多罗

干什么？

狄安娜

因为我想要这血。

特奥多罗，

你去找奥塔维奥，

说我命令他

马上给你两千金币。

特奥多罗

为什么？

狄安娜

为了多做些手帕。

（下）

第三十三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奥多罗

这简直是胡闹！

特里斯坦

这是什么妖术？

特奥多罗

她给了我两千金币。

特里斯坦

你很可以按照这个价码，

再挨几个嘴巴。

特奥多罗

她说这笔钱是为了做手帕，

可是连我的血一起拿走了。

特里斯坦

她给你的是你的血钱。

这下子叫你先闻到新婚的香甜。

特奥多罗

狗把人咬疼了，

现在要表示一下亲昵。

特里斯坦

这一切极端现象，

正跟博士的女管家一样。

特奥多罗

这样倒也无妨！

第　三　幕

大　　街

第　一　场

费德里科，里卡多；赛里奥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

里卡多

当时您看见了吗？

费德里科

看见了。

里卡多

是她亲手打了他嘴巴吗？

费德里科

我从来没有见过
女主人怒打男仆嘴巴，
作为责罚。
但是象我表妹这样多才的女人，
举手批打男人的面颊，
是情不自禁。
你要知道他挨了打，
后来他受到垂青，

一切又突然起了变化。

里卡多

然而她是女主人，他是仆从。

费德里科

她也是自作自受。
古时有个哲人，
编了一篇寓言，
描写两个罐子，
正和这两个人一般：
一个罐子是瓦的，
另一个是铜的或铁的。
两个罐子给扔到
山脚下的河里。
瓦罐怕被铁罐碰碎，
就躲在一边。
这篇寓言，
对许多人都有教益：
男人和女人相比，
男人好似铁罐，
只要稍微用力一碰，
结果铁的完整，瓦的完蛋。

里卡多

狄安娜对我
极端傲慢无礼，
那天把我气得
两眼昏迷。

但是骏马、仆役，
荣华富贵，不久
就属于特奥多罗。
仆役、黄金、华服这些珍宝
还能生出新的翅膀。
伯爵夫人这样慷慨大方，
不能说对我们的荣誉无妨。

费德里科

在那不勒斯，
现在尚未闹得满城风雨，
此时动手还来得及。
管它是假是真，
必须把他斩草除根。

里卡多

当然，
纵使她知道，
也把她杀掉。

费德里科

怎样杀呢？

里卡多

怎样杀？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那不勒斯，
这种人容易雇到，
找个胆大的，
立刻把他杀掉。

费德里科

我已经是急不可待。

里卡多

他既丝毫不讲体统，

今天就结果他的性命。

费德里科

(看见特里斯坦和另外三个人来了)

看，他们大概就是胆大的。

里卡多

一准是。

费德里科

老天爷也动怒，

所以派他们来相助。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特里斯坦穿着新衣服，弗里奥，安东奈洛，李拉诺上。

弗里奥

你当了中介人，

得了这身漂亮的衣服，

应该破费破费，

请我们吃顿酒。

安东奈洛

特里斯坦很知道这是应该的。

特里斯坦

诸位，这我十分乐意。

李拉诺

这身衣服你穿起来真神气。

特里斯坦

若和即将到来的东西比较，

这身衣服实在微不足道。

命运女神若不跟我捣蛋，

明天我就是秘书的秘书。

李拉诺

特里斯坦，你的主人

在伯爵夫人面前很吃得开呀。

特里斯坦

他是她的宠信，

他是她的右手，

他是她进入幸福的必经之门。

咱们现在抛开幸福和命运之神。

咱们喝酒吧。

弗里奥

我猜想，这儿酒店里还有

出名的马尔瓦西亚酒。

特里斯坦

咱们尝尝希腊名酒，

一面喝，

一面用希腊语胡扯。

里卡多

（向费德里科）

那个干瘦的、脸上没有血色的黑家伙，

我看他是胆子最大的，

因为其余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

十分尊重。

赛里奥……

赛里奥

老爷。

里卡多

把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叫来。

赛里奥

（向特里斯坦）

喂，那位骑士，

在你走进神庙之前，

我们侯爵老爷想跟你谈谈。

特里斯坦

（向他的朋友们）

伙伴们，那儿有个大人物叫我，

我要去看看他叫我干什么。

你们先进去，要七、八升酒，

再要点儿干酪。

我到那儿去看看他有什么吩咐。

安东奈洛

快去快来。

特里斯坦

准保飞快。

（弗里奥，安东奈洛和李拉诺下）

第 三 场

里卡多，费德里科，特里斯坦，赛里奥。

特里斯坦

您有何吩咐？

里卡多

看见你的雄赳赳的面貌，

我和费德里科想知道，

你能不能把一个人杀掉。

特里斯坦

（旁白）

我的天哪！

原来这两个追求我女主人的人，

陷入什么纠纷。

我只好假装应允。

费德里科

我在想，

您是否跟我开玩笑。

我生有一双致命的手，

在那不勒斯，

只要提到我的名字，

哪把宝剑敢不发抖。

您听说有个赫克托① 吗？

我的暴怒之手所到之处，

赫克托也得退避三舍。

不过赫克托是特洛伊人，

我是意大利人。

费德里科

（向里卡多）

侯爵，这正是咱们要找的人，

（向特里斯坦）

我们两人保证，

我们不开玩笑。

你既然素有威名，

你若同意把某人杀掉，

你要多少钱，

我们就给你多少。

特里斯坦

二百金币，

我就心满意足，

我就当这个凶手。

里卡多

我给你三百，

但是今天夜里

你就得把他杀掉。

特里斯坦

请您把姓名告诉我，

---

① 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军事领袖之一。

还得先把定钱给我。

里卡多

你认得贝尔弗洛伯爵夫人狄安娜吗？

特里斯坦

认得。

她家里有我的朋友。

里卡多

你能杀掉她家的一个仆人吗？

特里斯坦

我能杀掉她家所有的男仆和女仆，

甚至杀掉她拉车的骏马。

里卡多

既然如此，

你就把特奥多罗致死。

特里斯坦

老爷，

这可另当别论，

因为我知道，

特奥多罗夜不出门，

恐怕冒犯您。

请您同意，

随便哪个夜里，

这个可怜虫高枕无忧的时候，

我一准悄悄把他杀掉。

我这个办法，

岂不更妙！

费德里科

在那不勒斯，

简直找不到更稳妥的人。

你去盯住他，

随便哪天把他杀掉，

然后藏到我家去。

特里斯坦

我现在就需要一百金币。

里卡多

这是五十金币。

等我在狄安娜家里见到你，

我马上再给你一百……

以至几百金币。

特里斯坦

几百金币，我倒不需要。

再见吧，二位老爷。

牛蒡、破墙、

铁手和鬼见惊①，

他们都在那儿把我等；

我不愿意让他们等急了，

说我闲话。

里卡多

你说得对，再见吧。

费德里科

① 这些都是特里斯坦的朋友的绰号。

真是一帆风顺。

里卡多

现在特奥多罗就算完蛋。

费德里科

这个家伙，体格魁伟，

真够神气！

（费德里科，里卡多和赛里奥下）

特里斯坦

我先给特奥多罗送个信。

再见吧，希腊酒和我的朋友。

我回家去，

急于和特奥多罗见面，

这段路怎这么远。

第 四 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先生，你到哪儿去？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我的朋友，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心灵的创伤没有痊愈，

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

我的心灵痛苦，

好似乌云遮蔽，

我完全看不见太阳的光辉。

你听见了

昨天狄安娜跟我讲什么话？

今天她又变卦。

我们几乎视同路人，

玛尔赛拉高兴万分。

特里斯坦

回家去吧。

千万别让人看见

咱们两人在一块儿。

特奥多罗

这是怎么回事？

特里斯坦

一会儿在路上

我要告诉你，

有人要把你置之死地。

特奥多罗

把我置之死地！

为什么？是谁？

特里斯坦

把声音放低！

里卡多和费德里科刚才找我，

一致叫我把你置之死地。

特奥多罗

是他们？把我置之死地？

特里斯坦

他们认为，

伯爵夫人打你几个嘴巴，

是醉翁之意。

他们认为我有匹夫之勇，

雇我来杀人行凶，

为了购买你的性命，

他们已付我五十金币的定金，

事成之后再给我几百。

我对他们说：

我趁今天侍候你的时候，

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把你杀掉。

然而实际上，

我是来给你保镖。

特奥多罗

我很高兴把性命给你，

用死解除我的痛苦。

特里斯坦

你怎么啦？你疯了？

特奥多罗

我欢迎死亡。

特里斯坦，你知道

狄安娜若不碍于富贵门庭，

早就和我结婚。

在她情火狂燃的时候，

她因害怕富贵门庭，

又对我冷若寒冰。

特里斯坦

我若给你想个补救办法，

你看怎么样啊？

特奥多罗

你真比尤利西斯①

还足智多谋。

特里斯坦

假若我出点儿智谋，

把一个望族的老头

引到你的家里，

让你和伯爵夫人身分相齐。

这样你是否愿意？

特奥多罗

毫无疑问，

当然愿意。

特里斯坦

鲁多维科伯爵，

已经是个白发老翁，

他的儿子也叫特奥多罗，

二十年前把他的儿子——

武士团长的外甥，

打发到马耳他。

---

① 参阅第440页注。

这个青年被比赛塔的摩尔人俘虏
迄今渺无音信，
不知是死是活。
现在叫这位伯爵当你的生父，
你作他的亲子；
我在其中巧作安排。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你可要想好；
不然、咱们俩的名誉和脑袋
都会丢掉。

（同下）

伯爵夫人府邸里的大厅

第　五　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咱们到家了。
祝你平安！
明天不到中午，
你就成为狄安娜的丈夫。

（下）

第 六 场

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他说的办法不好，
我要选个自救之道；
我深信两个人天南地北，
爱情就烟散云消。

我出走国外，
痛苦就会忘怀。
爱情好似闪电般燃起火焰，
但是仍要熄灭在广阔大海。

爱情，谁要跟你火热，
谁就为你受尽折磨，
只有到了海外才能把你忘怀。

小舟把我载入遗忘之国，
只有把心灵抛入海浪的人，
才能复活。

第 七 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

狄安娜

你好多了吧？特奥多罗，
你不太伤心了吧？

特奥多罗

伤心给我很多幸福，
我一时还不想把它丢。
我受了这么多温柔的苦，
我挨了这么多甜蜜的蜇；
这样才能治好我的病。
病人，病得快死的人，
渴望更多的痛苦，
他认为痛苦会抚爱他，
使他百倍幸福。
只有一件事令我发愁，
就是我不得不和这种痛苦
永久分离。

狄安娜

分离？为什么？

特奥多罗

因为有人要杀我。

狄安娜

真的吗？

特奥多罗

因为您打了我嘴巴，

引起了大人物嫉恨。

我恳求您让我出走西班牙。

狄安娜

这是合乎理智的办法，

这是光明磊落的行为；

虽然我将以泪洗面，

你在异乡不要忧愁，

你保全我家的门声。

自从我打了你嘴巴，

费德里科就显出嫉妒，

尽力把咱们挑拨离间，

设法让我把你赶出。

你到西班牙去，

我给你六千金币。

特奥多罗

我走了，千万不要声张。

让我吻您的脚吧。

狄安娜

去吧，特奥多罗，

把我扔下吧。

我究竟是个女人。

特奥多罗

（旁白）

她哭了，我怎么办呢？

狄安娜

你到底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要走吗？

特奥多罗

是，夫人……

狄安娜

你等一等……

不，你走吧……

你听我跟你说。

特奥多罗

您有何吩咐？

狄安娜

没有，没有，

我没话说，

你去吧。

特奥多罗

我走啦。

狄安娜

（旁白）

现在我心慌意乱，

莫非是剧烈的情火燃烧我的心，

使我痛苦不堪？

你还没走吗？

特奥多罗

我立刻就走。

（下）

狄安娜

这一刹那我何等难受，

世俗的荣誉真可诅咒！

这个荒谬的杜撰，

与爱情不共戴天。

是谁把你捏造出来？

有时你也不坏，

因为我们到了绝壁边缘的时候，

你能叫我们勒马悬崖。

（特奥多罗回来）

特奥多罗

我回来想知道一下，

今天我是否就可以出发？

狄安娜

唉，特奥多罗，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见你回转，

我心里无限难受。

特奥多罗

夫人，

我回来是为了自己，

眼下我还在您跟前，

可是一会儿就要离去。

我来请求您，

把我的心还给我。

狄安娜

我不还给你，

你不要请求，

你去吧，

我的爱情

正和我的荣誉斗争；

你别来碍手碍脚，

去吧，特奥多罗，

我不能还给你；

倘若你的心留在这里，

你就能把我的心带到那儿去。

特奥多罗

愿你幸福！

（下）

第　八　场

狄安娜。

狄安娜

名门望族的荣誉，

你真是可诅咒的东西，

你剥夺了

跟我心爱的人一起生活的权利！

你使我孤苦伶仃，

你把我的眼睛
用乌云遮蔽；
但是眼泪由不得令人想到：
谁看不清，
谁就得恸哭。
眼睛，
因为你的光辉
投向身分低微的人物，
你就该得到报应；
但是我没有罪咎。
别哭啦，
忍住眼泪，
眼睛在泪里能够得到安慰。
但是眼泪由不得令人想到：
谁看不清，
谁就得恸哭。
你当然会立刻找到借口：
太阳也看卑劣的东西，
甚至看得很尖锐。
我的眼睛，
现在女主人派给你另一项任务。
但是眼泪由不得令人想到：
谁看不清，
谁就得恸哭。

第 九 场

玛尔赛拉，狄安娜。

玛尔赛拉

我忠心耿耿，
侍候您多年；
我现在恭恭敬敬，
求您给个公正的判断。
我如有什么对您不起，
希望今后您再看不见
我这令人不快的嘴脸。

狄安娜

玛尔赛拉，
什么公正的判断？
我不明白你的话。

玛尔赛拉

特奥多罗为了躲避危险，
今天就到西班牙去。
我求您允许，
作为一对夫妻，
我和他同去。
所以您不再看见我，
就是搭救我。

狄安娜

你说的是这件事吗？

玛尔赛拉

我来求您，

还不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狄安娜

他同意吗？

玛尔赛拉

是他这样要求我的。

狄安娜

（旁白）

我怎么这么倒运！

玛尔赛拉

他和我思考周密，

路上应需物品，

都已备齐。

狄安娜

（旁白）

唉，愚蠢的荣誉！

你饶了我吧。

爱情会走极端，

我不怕玷污；

我能找到办法，

克服这新的困难。

玛尔赛拉

您准许我吧，夫人。

狄安娜

没有你，我不能生活，

玛尔赛拉，你这样

是伤我的心，

也伤法维奥的心；

我知道他非常爱你，

我要让你和他成亲。

你就让特奥多罗走吧。

玛尔赛拉

我讨厌法维奥，

我非常爱特奥多罗。

狄安娜

（旁白）

她向我这样宣布，

真够残酷。

疯狂的爱情的心，

你别这么跳动。

（向玛尔赛拉）

你最好还是爱法维奥。

玛尔赛拉

夫人……

狄安娜

不许你反驳。

（下）

第 十 场

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我能否傲然挺胸
顶她这无理的决定？
嫉妒的暴君眉头一皱，
对眼泪和苦诉无动于衷。

幻梦呀，你已跑到悬崖绝壁，
快点儿回来，回来；
不幸的恋爱好似树木，
遇到冰霜，花儿就枯萎。

灿烂的花朵正使心灵欢欣，
暴君却给它盖上丧服，
暴君的幻梦冻坏了我的幻梦。

啊，你徒然期待，
果子未结好，
春色已经消退。

（下）

鲁多维科伯爵府邸里的大厅

第 十 一 场

鲁多维科伯爵，卡米洛。

卡米洛

您再找不到别的办法
传宗接代？

鲁多维科

这些年我孤苦伶仃，
真是凄零。
虽然我老年再婚，
也无可厚非；
但是经过冷静考虑，
还是不再婚为宜。
即使再婚，
也未必生育；
而且老夫少妻，
好似榆树和常春藤，
常春藤用各种圈套，
把榆树紧紧围抱，
日久榆树枯萎，
常春藤枝叶繁茂。

这些事使我
回忆起从前，
我由不得老泪涟涟，
就这样二十七年已经过去，
我无日不在盼望跟特奥多罗重见。

第 十 二 场

人物同前；童仆，然后特里斯坦和弗里奥上。

童仆

有个希腊商人求见。

鲁多维科

让他进来。

（童仆下，去通知商人；特里斯坦和弗里奥着希腊装束上）

特里斯坦

让我吻您的手。
老天爷凭借神力，
现在要用最大的欢畅
来满足您多年的渴望。

鲁多维科

您来了，
我非常高兴。
是哪股风
把您刮到这么遥远的国土？

特里斯坦

我从君士坦丁堡
乘船到塞浦路斯，
然后从塞浦路斯到威尼斯，
船上满载波斯名贵的织品。
我除了做生意，
还顺便游览名胜古迹。
我一面想看看
那不勒斯这个宏伟瑰丽的城市，
一面叫我的伙计销售货物。
您瞧，我到这儿，
是为了用那不勒斯的宏伟瑰丽
来饱我的眼福。

鲁多维科

是呀，那不勒斯是个宏伟瑰丽的城市。

特里斯坦

您说得对。老爷，
我父亲是在希腊做生意的大商人，
他贩卖奴隶，
颇有盈余。
有一次在阿斯台克里亚集市，
他买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十分俊美，
简直是天上的金童
下降人间。
原来这个男孩
搭乘一艘马耳他人的船，

在卡伐洛尼亚附近

被一个土耳其大官儿劫虏；

后来这个大官儿把他卖掉。

鲁多维科

卡米洛，

我透不过气儿了。

特里斯坦

我父亲很喜欢这个男孩，

就把他买下，

带到亚美尼亚；

把他和我的妹妹

在一起教养。

鲁多维科

朋友，你等一等，

等一等.

你的话刺痛我的心。

特里斯坦

（旁白）

真搞对了！

鲁多维科

你说，

他叫什么名字？

特里斯坦

特奥多罗。

鲁多维科

天呀！

你的话多么真实，

多么有力，

我由不得流下眼泪。

特里斯坦

我的妹妹赛巴里托尼亚，

和那个十分俊美的男孩

在一起成长，

他们两小无猜，

互相喜爱。

他十六岁的时候，

我父亲有事出外，

他们俩便恋爱起来。

我妹妹怀了孕，

特奥多罗害怕事情泄漏，

便抛下她，

偷偷溜走。

我妹妹生了一个儿子，

我父亲卡提包拉托斯当然生气，

但是特奥多罗的逃走，

更使他焦急。

我父亲懊恼过度，

就一命呜呼。

至于特奥多罗的儿子，

我们给他行了洗礼。

您知道

在我们亚美尼亚那个地方，

虽然教会跟您这儿不同，
但是信仰一样。
我们给这个漂亮的婴儿
起了个名字叫台里马康尼奥，
现在成了
台贝卡斯全城最标致的孩子。
我来那不勒斯
游览名胜古迹，
还带着特奥多罗的身份证，
顺便打听他的下落。
旅馆里一个希腊女婢，
突然和我谈起：
“说起来，
这不是鲁多维科的儿子吗？”
她往我心里闪了一道光亮，
所以我立刻向您拜访。
但是行路人给我指错了路，
我误入了贝尔弗洛尔伯爵夫人的府邸。
我一进门，
正巧遇到……

鲁多维科

我的心直跳。

特里斯坦

遇到特奥多罗。

鲁多维科

遇到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

他很想避开，
但是已经来不及；
因为他长了胡髭，
面貌有点儿变化，
我当时也有点儿怀疑。
我跟在他后面，
他虽然局促不安，
终于和我交谈；
他要求我
把他的身世隐瞒。
他不愿意让人知道，
他曾被当作奴隶卖掉。
我对他说：
“倘若我发觉
你是这儿一个贵族的后代，
你当过奴隶，
又有何妨碍？”
他把我狠狠嘲笑了一番。
我想看看他的身世
是否和我说的相符，
所以我来到贵府。
倘若这个人真是您的儿子，
我请求您，
把孙子一齐承认；
我还请求您

许可我的妹妹和您的孙子，
一同来到那不勒斯。
虽然她也出身高贵，
但是此来不是为了结婚，
而是为了叫台里马康尼奥
拜见显贵的祖父。

鲁多维科

让我拥抱你一千次。
我十分欢欣，
我证明你说的完全是真。
啊，儿子，我的心肝，
离别了这些年，
现在找到了你，
我真幸福无限！
卡米洛，
你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让我快去看他，认他吧！

卡米洛

这还有疑问吗？
我马上飞奔前去。
您受了这些年苦痛，
你们在拥抱里，
可以得到再生。

鲁多维科

朋友，你若愿意
同我们一起去，

那是我加倍的惬意；
倘若你累了，
你就在这儿休息休息。
在我家里你随随便便。
我现在就必须去，
我一刹那也忍耐不下去。

特里斯坦

我有些金刚石放在旅馆里，
我把它取出；
您回来的时候，
我也回来了。
美伽波纽斯，
咱们暂时离开这儿吧。

弗里奥

咱们走吧，老爷。

特里斯坦

这个圈套，
他真钻进去了。

弗里奥

钻得蛮不坏呢。

特里斯坦

咱们走吧。

（特里斯坦和弗里奥下）

卡米洛

好个能说会道的舌头。

鲁多维科

跟我来呀，卡米洛。

（齐下）

大　　街

第十三场

特里斯坦在一座房子里，房子的门关着；弗里奥在外面，房子门口。

特里斯坦

（开个门缝儿）

他们走过去了吗？

弗里奥

老头儿飞似地走去，

没坐车，

也没有仆人跟随。

特里斯坦

倘若弄假成真，

这个特奥多罗，

不就成了那个特奥多罗了吗？

弗里奥

编的虽是一篇谎话，

突然间几乎跟真事儿一样。

特里斯坦

把这身古里古怪的衣裳拿走。

我必须脱掉，

否则被这儿的熟人看见，

真是不妙。

弗里奥

快脱吧。

特里斯坦

父爱真了不起呀！

弗里奥

我在哪儿等你呢？

特里斯坦

你就在榆树旁边，

那座小房子里等我吧。

弗里奥

再见。

（下）

第 十 四 场

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

机智带来多大的财富！

（从门里走到街上）

现在我换的这件斗篷，

好似神甫的圣衣；

因为缠着亚美尼亚的头巾，
穿着希腊的长上衣，
出门进门，
会惹嫌疑。

第 十 五 场

里卡多，费德里科，特里斯坦。

费德里科

这真是个勇士。

特奥多罗准死无疑。

里卡多

啊，骑士，

难道很多人

都信守约言吗？

特里斯坦

老爷……

费德里科

我们希望你

说话算话。

特里斯坦

您让我说几句话：

您这样怪罪我，

实在不公正。

我侍候着卑鄙的特奥多罗，

他一定死在我这只愤怒之手；
欲速则不达，
不到他血染我宝剑的时候，
就不必贸然行动。
古时候人们把谨慎
视为最高的美德。
他已受我监视，
算是和死了一样。
白天他愁眉苦脸，
天一黑就钻进他那小小房间。
有些痛苦的幻梦
占据了他整个心灵。
咱们等一等，
到时候无情的一击，
就结束了他的呼吸。
这种事不可操之过急，
我知道什么时候杀死他
最为相宜。

费德里科

侯爵，我看这个人很有智谋。
他既然侍候他，
就让他选择时机，
你不用怀疑，
他一定把他置之死地。

里卡多

事情已成定局，

特奥多罗就算断气。

费德里科

你听见我们说了吧？

特里斯坦

杀人之事就这样安排。
老爷，你们是否带着
五十个金币？
我想买匹驽马，
以便杀人之后，
当天逃之夭夭。

里卡多

我这儿有五十金币，
你拿去，
事成之后，
余数一定补齐。

特里斯坦

我冒着生命危险，
为好人效劳死也心甘。
再见吧，别让人看见，
免得引起嫌疑。
我保证从伯爵夫人的凉台上
和您二位晤谈。

费德里科

你要谨慎。

特里斯坦

行事的时候，

您二位就会看到我多谨慎。

（下）

费德里科

这个人真勇。

里卡多

而且有谋。

费德里科

一定会把他杀得干净利落。

里卡多

当然。

第 十 六 场

赛里奥，费德里科，里卡多。

赛里奥

您瞧，大概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费德里科

赛里奥，

怎么回事呀？

你到哪儿去？

等一等。

赛里奥

出了一件大事，

真令您二位惊奇。

您看那儿有多少人

进入鲁多维科伯爵府里！

里卡多

是伯爵死了吗？

赛里奥

请您听我说，

伯爵找到了他丢失的儿子，

人们正去给他道贺。

里卡多

他丢过儿子。

听起来我们也有点儿难过。

赛里奥

我看现在狄安娜

能够轻易谢绝求婚者；

因为伯爵的儿子，

就是他的仆人特奥多罗。

费德里科

你把我的心搅乱了。

里卡多

伯爵的儿子？

他怎样认出来的？

赛里奥

说起来，话儿长啦，

而且千变万化，

现在既没有时间说，

也没有全记住。

费德里科

我真是倒霉透了。

里卡多

我所期待的光荣变成了痛苦。

费德里科

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卡多

伯爵，我跟你去。

赛里奥

您二位一看就知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下）

伯爵夫人府邸里的大厅

第十七场

特奥多罗已整装待发；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

特奥多罗，你终究要走啦？

特奥多罗

我出走全该怪你，

身分不等的竞赛，

永远没有好的结局。

玛尔赛拉

你倒推得一干二净，

你支吾搪塞，不守信用。

你腻烦我，

你爱狄安娜，

结果你的希望落空，

现在你只好用出走治你的心病。

特奥多罗

我爱狄安娜？

玛尔赛拉

你现在否认已经晚啦。

特奥多罗，我看到，

由于懦弱和鲁莽，

你那狂恋才完蛋：

你若不懦弱，

你就不顾家声荣誉；

你若不鲁莽，

他就不会自视太高。

荣誉与爱情之间，

有许多雪山。

我虽然还爱你，

我仍要报复。

因为我若忘掉报复，

也就忘掉了爱情。

你若怀念我，

你就设想：

因为你爱我，

我才把你忘掉。
谁知道自己已被忘怀，
谁才能重新恋爱。

特奥多罗

你嫁给法维奥就得啦，
何必这样没完没了地吵闹。

玛尔赛拉

你把我出嫁，
你这种蔑视
令我怒火迸发。

第 十 八 场

人物同前；法维奥上。

法维奥

时间紧促，内心愁苦，
特奥多罗又在这里，
玛尔赛拉，看你的眼神，
你又把自己委身别人。

特奥多罗

你怎么还能嫉妒
远涉重洋的人？

法维奥

你真要走吗？

特奥多罗

你还没看出来吗？

法维奥

等一等，

我的女主人来给你送行。

第十九场

人物同前；狄安娜，多罗特雅，阿纳尔达上。

狄安娜

怎么，特奥多罗，

你真要走啦？

特奥多罗

我真想

把我的脚装上马刺。

狄安娜

路上的东西都给他准备好了吗？

阿纳尔达

都准备妥当了。

法维奥

（向玛尔赛拉，旁白）

他终于走啦。

玛尔赛拉

到了这时候你还嫉妒哪！

狄安娜

（向特奥多罗）

你来，我跟你说。

特奥多罗

是，我听您吩咐。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走了，

我要忍受多大痛苦！

我非常爱你。

特奥多罗

因为你冷酷，

我才出走。

狄安娜

你还不知道

我是什么人？

我该怎么办呢？

特奥多罗

您哭了？

狄安娜

没哭，

只是有什么东西掉进眼里。

特奥多罗

大概是爱情吧？

狄安娜

应该是。

不过与其掉进去，

不如流出来。

特奥多罗

我走啦，我的女主人，

我走了，我的心没走。

我没有带着心走，

在辽远的国度里，

我的心忠于您那高贵的美丽。

您有何吩咐？

自管说吧，

因为我是您的。

狄安娜

这是多么伤心的日子！

特奥多罗

我走啦，我的女主人，

我走了，我的心没走。

狄安娜

你哭了？

特奥多罗

没哭，象您一样，

有什么东西掉进眼里。

狄安娜

该是我的痛苦吧。

特奥多罗

我很乐意把这种痛苦带走。

狄安娜

我把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

装在一个衣箱里。

箱子里的东西，

是暴虐的胜利品。

你打开箱子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地说：

“这些东西上

洒了狄安娜的伤心泪。”

阿纳尔达

（向多罗特雅旁白）

两个人都完了。

多罗特雅

爱情很难掩盖自己！

阿纳尔达

也就是到此为止。

现在还能握手、交换戒指？

多罗特雅

狄安娜变成了

园丁之犬。

阿纳尔达

现在捉他的手，

为时已晚。

多罗特雅

她自己不吃，

只好让给别人吃。

第 二 十 场

人物同前;鲁多维科,卡米洛上。

鲁多维科

我这把年纪,

再加我的狂喜,

娇艳的狄安娜,

不用通报,

你就该许可我闯入你的府邸。

狄安娜

伯爵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呀?

鲁多维科

那不勒斯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怎么只有您一个人还不知道?

消息一来,马上不胫而走,

我费了挺大劲才挤出人群,

跑到这里看我的儿子。

狄安娜

什么儿子?

您为什么这样高兴?

鲁多维科

莫非您没有听说,

二十年前我打发

我的儿子和他的舅舅到马耳他,

半路上被一个土耳其大官儿劫走。

狄安娜

仿佛有人跟我说过
您这件伤心的事。

鲁多维科

现在老天爷
把儿子给我送还，
让他避开了死亡和危险。

狄安娜

伯爵，您送来这样好消息，
我该多么欢喜。

鲁多维科

夫人，为了和好消息交换，
您须把儿子给我归还；
我的儿子侍候您，
在您府里当差。
唉，他的母亲现在若是没死多好啊！

狄安娜

您的儿子在侍候我？
是谁呀？
大概是法维奥吧？

鲁多维科

不是，
夫人，不是法维奥，
是特奥多罗。

狄安娜

特奥多罗！？

鲁多维科

是呀，夫人。

特奥多罗

这是怎么回事呀？

狄安娜

你说吧，特奥多罗，

伯爵是你的父亲吗？

鲁多维科

这还能错。

特奥多罗

伯爵老爷，

您想一想……

鲁多维科

还想什么呢？儿子，

你是我的亲儿子，

若不是，

我就死在你怀里！

狄安娜

真是怪事！

阿纳尔达

哎呀，夫人，

特奥多罗是这样出身高贵的骑士吗？

特奥多罗

老爷，

我心慌意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是您的儿子吗？

鲁多维科

你是否真是我的儿子，
只要看看你的脸就行了。
你长得跟我年轻的时候
多么一样啊！

特奥多罗

我吻您的脚。
我请求您……

鲁多维科

什么话都不用说啦，
我已乐得忘其所以。
多么标致！
多么端庄！
上帝保佑你。
特奥多罗，大自然
把高贵的东西
在你脸上描绘得多么出色！
咱们离开这儿吧！
你马上，马上来接管
我的府邸和财产；
走进那些装饰着
这个王国里最高贵的徽志的门栏。

特奥多罗

我现在必须到西班牙去，

这件事对我关系重大。

鲁多维科

干吗到西班牙去呢！

好啦，

我的怀抱就是西班牙。

狄安娜

伯爵，我求您

让特奥多罗暂时留在这里，

别让他穿着这身衣服

到您府邸去行父子之礼；

我也不愿意

让他在人声嘈杂中，

这样走出我的府邸。

鲁多维科

您言之有理，

我和他转瞬之间的分离，

也感到悲凄。

但是，免得再引起哄声四起，

我先回去；

我请求您一件事：

就是天黑之前，

让他到我家里。

狄安娜

我保证做到。

鲁多维科

再见，

我的特奥多罗。

特奥多罗

我一千次吻您的脚。

鲁多维科

卡米洛，

我现在死也安心啦。

卡米洛

您的特奥多罗，

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鲁多维科

我看还是少想为妙，

担心我乐得神魂颠倒。

（鲁多维科和卡米洛下）

第二十一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玛尔赛拉，多罗特雅，阿纳尔达，法维奥。

多罗特雅

老爷，让我吻您的手吧。

阿纳尔达

您现在是个大老爷啦。

多罗特雅

您该关照关照我们啦。

玛尔赛拉

殷勤是个秘诀，

它能征服人的意志，

老爷，您拥抱我们吧。

狄安娜

你们到一边去，

给我腾出地方，

别再跟他胡说八道。

特奥多罗，

请您把手伸给我。

特奥多罗

我最珍视您的脚，

从今以后，

您越发是我的女主人。

狄安娜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和他呆一会儿。

玛尔赛拉

（向法维奥旁白）

法维奥，你说怎样？

法维奥

简直不可思议！

多罗特雅

（向阿纳尔达旁白）

你看怎样？

阿纳尔达

我看我的女主人，

不愿意再当园丁之犬。

多罗特雅

那么她终于想吃喽？

阿纳尔达

恐怕不容易吧？

多罗特雅

她不吃也不行了。

第二十二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

狄安娜

现在你不必去西班牙了吧？

特奥多罗

我？

狄安娜

您别再说：

“我走啦，我的女主人，

我走了，但是心没走”了。

特奥多罗

您这是看见幸运女神关照了我，

就拿我开玩笑吧？

狄安娜

您高兴吧，快乐吧！

特奥多罗

现在咱们的身分地位

已经相等，

您不该再把我讥讽。

狄安娜

我看您变了。

特奥多罗

我相信

您不大喜欢我。

咱们身分相等，

您觉得难过。

您喜欢我当您的仆人，

因为恋爱惯例

喜欢比她低微、由她支使的人。

狄安娜

您错了，

因为现在您已经是我的，

今天夜里，

咱们就举行结婚典礼。

特奥多罗

您把一切都给了我，

幸福女神，

您等一等。

狄安娜

我相信，

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幸福的女人。

你换衣去，

我等着你。

特奥多罗

我去看看

我要继承的财产，

和那位来路不明的父亲。

狄安娜

那么，再见，我的伯爵老爷。

特奥多罗

再见，伯爵夫人。

狄安娜

等一等！

特奥多罗

有什么事？

狄安娜

“有什么事？”

这是仆人对女主人的答话？

应该是“您有什么事？”

“您”这个字到哪儿去了？

特奥多罗

这种文字游戏已告完结，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个老爷。

狄安娜

从今以后，

无论您怎样惋惜，

也该永远把玛尔赛拉忘记。

特奥多罗

老爷不能把身分降低

去爱婢女。

狄安娜

说话要当心呀。

特奥多罗

这是不体面的词句。

狄安娜

你看我到底是谁？

特奥多罗

我的妻。

（下）

狄安娜

听见特奥多罗这句话，

我只有一心爱他，

没有其它任何愿望。

幸福女神啊，你站住，站住，

你千万别再溜走。

第二十三场

费德里科，里卡多，狄安娜。

里卡多

这样欢笑喧闹，

就忘掉了朋友。

狄安娜

您二位怎么认为我忘了你们呢？

费德里科

您这个仆人，

原来是这么个大人物，

怎么不告诉我们？

狄安娜

我想，

特奥多罗是伯爵和我的丈夫，

您二位一定早已知道。

（下）

里卡多

你觉得怎样？

费德里科

我气疯了。

里卡多

赶快把那个坏蛋杀掉才好！

费德里科

你看，他来了。

第二十四场

特里斯坦，费德里科，里卡多。

特里斯坦

（旁白）

一切都很顺利，

而且其妙无比！

一个小小扈从的智慧，
把那不勒斯搞得满城风雨。

里卡多

喂，特里斯坦，
我们该给你起个什么名字？

特里斯坦

我的真名字叫“要命鬼”。

费德里科

这是一望可知！

特里斯坦

我声明，
我要杀死的，
不应该是个伯爵。

里卡多

管他伯爵不伯爵，
你杀死他还不是一样。

特里斯坦

咱们讲价的时候，
讲妥三百金币；
只是为了杀死仆人特奥多罗，
不是伯爵特奥多罗。
杀死特奥多罗伯爵，
是另外一桩交易，
需要另外加钱。
杀死一个伯爵，
比杀死十个仆人

要贵得多；

因为仆人经常挨饿，

遭受空想和嫉羡的折磨，

没死也差不多。

费德里科

你要多少钱？

但是今天夜里必须把他杀掉。

特里斯坦

一千金币。

里卡多

我答应下来。

特里斯坦

先给我点儿定钱。

里卡多

把这条金链拿去。

特里斯坦

把钱预备好吧。

费德里科

我去取钱。

特里斯坦

我去杀他。

还有……

里卡多

你还要什么？

特里斯坦

对谁都不要说！

（里卡多和费德里科下）

第二十五场

特奥多罗，特里斯坦。

特奥多罗

我看见你在这儿

同两个凶手谈话。

特里斯坦

在那不勒斯，

这两个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

他们给我这条金链，

还许下了一千金币，

雇我来杀你。

特奥多罗

你要搞什么把戏？

特里斯坦，我心里直发抖。

特里斯坦

你听我说希腊语的时候，

特奥多罗，

你一定以为

这两个傻瓜给我更多。

其实希腊语并不难说：

把元音交替一番，

听起来就十分悦耳；

阿斯台克里亚斯，

卡提包拉托斯，

赛巴里托尼亚，

希巴托斯，

阿台卡斯，

菲力莫克里亚……

这就是希腊语。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你就可以当希腊语去卖弄。

特奥多罗

我忧心忡忡，

百般苦痛。

你这里设下骗局，

我只好等待

人头落地。

特里斯坦

现在你还想这些？

特奥多罗

你真是个魔鬼。

特里斯坦

让一切都自然消逝，

你单等美满的结局。

特奥多罗

伯爵夫人来了。

特里斯坦

我藏起来，

别让她看见我。

（藏起来）

第二十六场

狄安娜，特奥多罗，特里斯坦（藏着）。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怎么没去看你父亲？

特奥多罗

一桩重大的伤心事

把我阻拦，

所以最后我又来求你

允许我仍旧完成我到西班牙去的心愿。

狄安娜

若是玛尔赛拉

又打动了你的心，

倒很可以这样办。

特奥多罗

我？玛尔赛拉？

狄安娜

否则，为什么呢？

特奥多罗

我的嘴不敢拿这件事

惊动你的耳朵。

狄安娜

特奥多罗，

你说吧。

纵然有损我的荣誉一千次，

也没关系。

特奥多罗

特里斯坦用骗术

塑造了形象，

用巧智编写了诗行。

把克里特岛变作迷宫。

因为他看到

我的爱情，我的无穷苦痛；

因为他知道

鲁多维科丢了一个儿子，

他便把我编了一篇故事——

说我是鲁多维科的那个儿子，

但是我不承认这个父亲，

我只承认我的智慧，

我的笔，我的学问。

我是平民之子，

伯爵相信我是他的儿子。

我虽然能成为你的丈夫，

而且能享受富贵荣华；

但是我的光明正大的天性，

不允许我把你骗哄。

我是老实人，

所以我又来求你
准许我到西班牙去。
我不愿意欺骗
你的美德，
你的血统，
你的爱情。

狄安娜

你这种行为又聪明又愚蠢：
聪明在于
你表现出光明正大；
愚蠢在于
你认为我若发觉你出身卑贱，
我会把你摈弃；
其实我最喜爱的
不是荣华富贵，
而是真情实意。
我一定和你
结成终身伴侣。
为了不让
特里斯坦泄密，
我派人，
在他酣睡的时候，
把他抓起来，
扔到井里。

特里斯坦

（从隐藏的地方出来）

先别忙。

狄安娜

这是谁呀？

特里斯坦

是谁？

是我特里斯坦，

我理直气壮

控诉女人忘恩负义；

我自愿给您安排了幸福，

您反而要把我扔到井里！

狄安娜

怎么，你听见了？

特里斯坦

休想抓我！

我是不容易抓到的。

（想走）

狄安娜

回来。

特里斯坦

回来干吗？

狄安娜

回来，

我要给你奖赏。

你在世界上找不到

比我更可靠的朋友；

但是关于这套编造的东西

你必须保密，

因为这是你一手搞的。

特里斯坦

既然这套编造的东西与我有关，

您是否也愿保密从严？

特奥多罗

那儿怎么了？

那么多的人！

那么嘈杂的声音！

第二十七场

人物同前；鲁多维科，费德里科，里卡多，卡米洛，法维奥，玛尔赛拉，阿纳尔达，多罗特雅上。

里卡多

（在后台）

我们也来陪送您的儿子。

（鲁多维科，费德里科，里卡多，男仆女婢上）

费德里科

（向鲁多维科）

漂亮的那不勒斯的人们

聚在门口，

急待一睹您的儿子特奥多罗。

鲁多维科

（向特奥多罗）

承蒙狄安娜同意，
特奥多罗，
一辆华丽的马车
在门口等你。
还有那不勒斯的贵族，
都骑着骏马，
想陪送你回家。
走吧，我的儿子，
回到阔别多年的自己家里，
看看你的出生地。

狄安娜

趁着人们都在这里，
伯爵，
我向您宣布：
我是他的妻。

鲁多维科

幸运女神！
你用金钉把轮子
钉得更牢靠些！
我原来想领走一个儿子，
没想到又捎了一个儿媳。

费德里科

来呀，里卡多，
向他们祝贺。

里卡多

我同时祝贺

特奥多罗幸免丧命。

因为我出于嫉妒，

曾收买这个懦夫，

（指特里斯坦）

除了我的金链，

还许了他一千金币，

要他杀死特奥多罗。

马上把他拘捕，

他是个隐蔽的骗匪。

特奥多罗

他不是骗匪。

凡是卫护主人的，

都不是骗匪。

里卡多

不是骗匪？

那么这个伪勇士是什么人呢？

特奥多罗

他是我的仆人

因为保全了我的性命，

加上其他忠诚的言行；

作为奖赏，

狄安娜同意

让他和多罗特雅结为夫妻，

法维奥和玛尔赛拉也援例办理。

里卡多

我送给玛尔赛拉嫁妆。

费德里科

我送给多罗特雅嫁妆。

鲁多维科

我该怎么办呢，

当然拿我的儿子和府邸，

作为嫁妆

送给狄安娜。

特奥多罗

高贵的观众，

我求你们，

关于特奥多罗的秘密，

不要泄漏出去；

同时请诸位同意，

著名喜剧《园丁之犬》，

到此就算演完。

——剧终——

暂缺封面